#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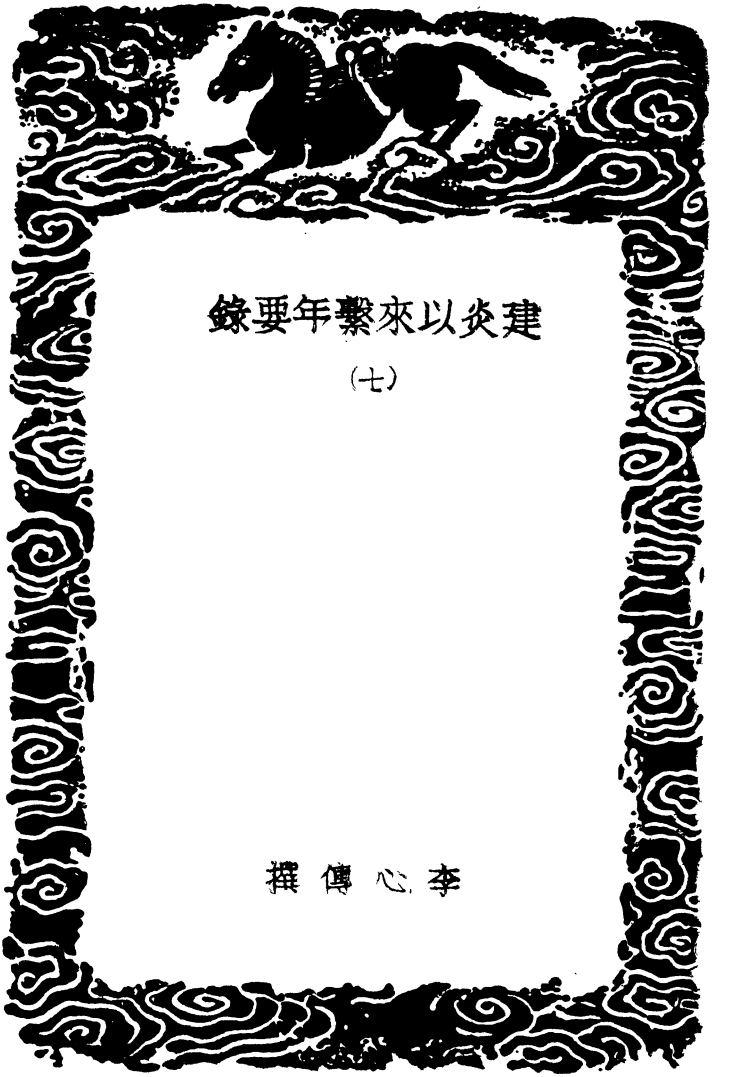
七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七）

李心傳撰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三

【紹興三年】二月丁亥朔陞桂州爲靜江府以上嘗領節度故也工部尚書兼權吏部侍郎席益言魏晉而下甄別人物專任選曹至唐而銓法密矣然不盡拘以微文激濁揚清時出度外故人俺表表四十餘人後多知名韋思謙坐公事負殿高公輔遷擢爲監察御史國初猶存舊制乾德四年詔四員共選人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材可擢者具名送中書引驗加獎則得倘或任人不專任法也其後官制釐改典選者一切不得以意從事振拔幽滯無復聞焉望稽用乾德詔書凡常調中材行可取者許長貳具名以聞從之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守湖州用例敷羅軍糧於民戶而士居左朝請郎通判無爲軍顏經投匭訟藻廢格赦令跋扈不臣事下宣諭官胡蒙蒙具以聞經坐貶二秩經言不已停其官經停官在三月己未詔禁箭幹往山東犯者抵死官吏失察流三千里不以原赦右諫議大夫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用左氏說父在故名上謂俯曰魯桓公篡立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故書名以貶之戊子俯乞編之記注

己丑言者論軍中虛費四事一曰冗兵二曰虛券三曰廣作名目以收使臣四曰招集遊手以充效用大略謂或有一軍不過三二千而使臣至五六百又效用之給倍於上禁軍今乃以供雜役望詔統兵之臣

與應副錢糧官同心體國愛惜財用立定使臣員數選汰效用詔樞密院申嚴行下　右承事郎徐端益知漢陽軍端益陽翟人此乃本中之父建炎元年四月先見者自是一人自分鎮後漢陽未曾除守至是始命之是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權邦彥薨於位上將臨其喪其家辭而止特贈七官爲左奉政大夫輟視朝一日賻銀帛千匹兩邦彥無子有女適右承事郎韓穰乃詔所得恩賜皆以三分之一給其女邦彥秉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充位而已

庚寅詔以法惠寺爲同文館初議以臨安府學館高麗使人言者奏雜在兵閒不可無學且恐爲麗人所窺乃改除館以待之既而麗人言至洪州洋內風敗其舟卒不至　知鼎州程昌寓遣將攻夏城寨寨據芷江東西北各阻陂湖惟西南半面有平地賊設重城重壕其外設陷馬坑官軍屯於寨下以守之

辛卯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徐俯爲翰林學士　尚書考功員外郎任申先試監察御史　都督府統制官王進改充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以所部二千自饒州移江西屯駐　初置廣西提舉買馬司於賓州俸賜視監雜司凡買馬事經略司毋得預仍命撥本路上供封樁內藏錢合二十七萬緡欽州鹽二百萬斤爲買馬費先是提舉峒丁李棫與帥臣許中有隙坐停官中遣屬官任彥輝代領其事移司賓州至是雍州效用蒙賜投匭上書以爲賓州去橫山寨十二程道遠不便又鹽綵價高公私多弊故良馬不可得上納其言遂以左朝請大夫新知建昌軍李預提舉廣西買馬仍召見遷官而後遣行預江陰人也　戴撥買馬

錢在此月甲午蒙賜上書在辛丑除李預在甲辰置使賓州在庚戌撥鹽在壬子預遷官在三月癸亥今聯書之熊克小厤云撥本路上供錢七萬緡爲本案日厤所撥乃上供錢七萬緡提刑司封椿錢及韶州歲額內藏庫錢各十萬緡十一月壬申預奏內藏庫封椿錢並無現在乞改撥贍學經制錢十萬許之仍詔通其餘見取窠各計三十一萬應副買馬支用案鹽二百萬斤約計二十四萬緡又有錢十七萬緡實計四十一萬克蓋誤也

國子監丞蘇良治爲尚書都官員外郎良治與呂抗善故頗浩用之　是日陝西都統制吳玠與敵遇於眞符縣之饒風關先是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陷卽遣統制官田晟守饒風關拒敵來路且馳檄召玠時宣撫司未有行下玠曰事迫矣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直祕閣主管機宜文字陳遠猷請曰敵舉國而來其鋒不可當宣撫旣命分守各有守地何苦遠赴萬一不勝悔之無及玠不聽自河池一日夜馳三百里中道少止子羽移書曰敵旦夕至饒風嶺下不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子羽當往玠卽復馳與敵遇玠軍纔數千人益以洋川義士萬三千人玠先以黃柑遺薩里干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薩里干大驚以杖擊地曰吳玠、爾來何速也張同撰吳玠傳誤補遺金帥薩里干最好釋氏僧午長老者最所尊禮至得與其妻妾雜坐飲食而仙人關尼某少畜於是僧忠烈於是置尼私第日已施利厚給已而使尼手書言忠烈所以待已意惟汝可報及密許高爵且啗以金午喜諾吾諜之往者皆館於方丈往來不絕薩里干不疑也於是金人情僞凡至密之事吾舉得之貿士殘蜀口用兵錄亦載此事且云至是玠知金將犯金洋云云案史金人以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趙金商而玠以今年二月五日至饒風關相距且四十日不得云先知今姑附此更須詳考時金房鎭撫使王彥自西鄉以八字軍來會諸軍見援至稍弛玠怒欲斬壕寨將而壕寨將走降金人告以虛實且言統制官郭仲荀地分雖險而兵寡弱易敗乃縱所掠婦人還山寨而自蟬溪領遶出

關背夜以輕兵襲取之仲荀果退走敵既得山寨遂乘高下闚饒風以精兵夾攻王師之背王師盡卻玠斬之不能止凡六日關陷

壬辰起居舍人黃龜年進起居郎尚書左司員外郎張綱爲起居舍人　尚書右司員外郎李與權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吏部員外郎王庭秀守左司員外郎劉岑爲右司員外郎

癸巳都司檢詳官奏下營田法於諸路行之悉以陳規條畫爲主其江北無牛之地仍用古法以二人拽一鋤凡授田五人爲甲別給菜田五畝爲廬舍稻場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悉以歲課多寡爲殿最　左通直郎揚揆直祕閣知楚州楚州自殘破後久不置守樞密院言揆才可用遂除職而命之　此可見王明清所云揆欲斬秦檜事譌誤已見建炎三年十一月丙午注仍令都督府以兵千人授揆之官尋詔兼沿淮安撫司公事　揆兼沿淮安撫在此月丁未勒停人謝亮復右朝請大夫知筠州以奉使之勞也左司諫唐煇奏亮庸謬不才又法當討論後旬日遂罷其命

甲午降授武功郎樞密院聽候使喚耿進特送處州羈管先是韓世忠奏進有反謀下大理法寺當進對其徒有下海歸鄉語比私罪徒追一官罰金使臣李明聽聞不審誤告世忠當死罪杖世忠上疏言無以懲後遂遷明一官而繩進　世忠奏進反事見二年十月乙巳

丙申乾化縣士兵作亂先是閽門祗候劉瑾以禦寇之勞就知縣事瑾日縱士兵剽掠人甚苦之會瑾改除江西兵馬副都監安撫大使司以右承事郎黃象先爲代象先與瑾不協每裁抑之是日象先出郊飲酒士兵有盜民園蔬者象先執以屬吏其徒篡取以去象先怒後八日密遣士豪鄧密等以兵掩士兵纂盡殺其孥焚其居而去時岳飛討虔寇朝廷命瑾以所部六百人爲鄉導在虔吉間守臣侯延慶以象先屬吏言於朝象先坐罷去

丁酉饒風關陷吳玠收餘兵趨西縣王彥收餘兵奔達州彥潰兵走通明縣破之四川大震王彥奔達州吳玠功績記云爾

彥潰兵破通明惟劉昺源奏議及之蓋他書無有也

戊戌詔要郡次要郡守臣帶兵馬鈐轄路都監者並罷以言者論虛文無補也

己亥御筆臨安自兵火後民地爲官司軍營所占者其預買絹皆除之翌日輔臣言上戶往往以免下戶不能自陳宜遵詔旨蠲放上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四者凡施惠當先及下彼豪家雖立法抑之猶能侵細民不可不察也是日薩里干入興元府經略使劉子羽焚其城而遁初饒風關陷子羽與吳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子羽亦退屯三泉縣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牙噉食之遺玠書曰子羽誓死於此與公訣矣時玠在興州之仙人關爲守備得書而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等亦舍節使去玠乃從麾下由閒道與子羽會於三泉敵游騎甚迫玠夜視子羽方酣

寢。旁無警呵者。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子羽慨然曰。吾死命矣。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子羽約玠共屯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金人所以不敢輕入者。恐玠議其後耳。若相與居下。敵必隨入險反守。徐取閒道。則吾勢日蹙。大事去矣。今經略既下。玠當由興州、河池遶出敵後。褒斜山谷。如行鼠穴。敵見玠遶出其後。謂將用奇設伏。邀其歸路。勢必狼顧。吾然後據險邀擊。可使遁走。此所謂善敗者不亡者也。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凡十六日而成。其衆稍集。既而統制官王浚又以五千人至。於是軍勢復振。張同傳誌補遺曰。劉子羽自漢中西遁。謂忠烈曰。今漢中失守。公不若與子羽同至閬州。調兵以出。破之未晚。忠烈不從。則又曰以羽書邀促。約入共兵。（案）子羽留玠。當是共守蜀口耳。非欲同趨閬中也。不然。子羽胡爲留三泉耶。諸書毀子羽太甚。今不取

庚子。詔伯宗特除和州防禦使。賜單名從王。令學士院擬二十八字進入。自擇瑗字以名之。　吏部員外郎權監察御史江南東西路宣諭劉大中言。昨岳飛提兵洪州。頗有紀律。人情恃以爲安。業今盜賊未息。而飛既去。則民不安。農務失時。欲望速賜選兵前來。免致盜賊滋蔓。詔以湖南安撫司統制官韓京爲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將所部千五百人。自衡州移吉州屯駐。　詔官兵所過州縣。並具人數及所敷錢米與支用實數申尚書省。尋命官軍所過毋得調夫。此月壬寅。皆用江東西宣諭劉大中奏也。　左迪功郎梅汝能爲進武校尉。汝能初以注列子授官。法當審量。用權丹徒縣日。常有捕盜功而改命。　詔三省都錄

事自今不許赴御史臺。故事。通直郎以上遷官。皆赴臺謝。惟兩省侍從官則否。至是御史臺令省史皆謝。而朝請大夫中書門下省都錄事魏彥弼等言。舊例無之。但文案散失。不見故事。遂有是旨。蓋呂頤浩開陳。欲以抑御史也。其後頤浩去位。卒改之。九月丙子衡改。

辛丑。詔天章閣神御二十五位。旦望節序。帝后生忌辰。依舊逐位排設。內應用羊肚者。以他物代之。上以每位嘗用一羊。故有是旨。且諭大臣曰。祖宗以仁覆天下。豈欲多殺物命。呂頤浩曰。陛下奉先盡禮。而仁恩及於微物。天下幸甚。詔廣東諸郡盜賊所過。被掠之家。捐其稅。用中書舍人趙思誠請也。

壬寅。宗室瑗爲桂州防禦使。此據當時告詞所書。

癸卯。樞密院言。自來軍賞轉資。禁軍副都頭廂軍副指揮使以上。給降宣命。禁軍十將以下。三衙給帖。今統兵去處。既許軍前給據。補轉資級。欲並申朝廷改給付身。方行支破請受從之。

甲辰。詔諸州經總錢並委通判拘收。用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孫近請也。舊委守臣椿管。而常爲侵占移用。至是始革之。

乙巳。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謝克家知泉州。詔諸路漕司移用錢。每季具支使科名申戶部。本部察其違法之甚者。案劾以聞。仍令諸州季具漕司取撥之數申戶部。用議者請也。是日。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僞齊兵於伊陽。初。孟邦雄既爲鎮撫使翟琮所執。而邦雄之黨梁進者。復爲劉豫守襄

琮所寓治鳳牛山寨。琮設伏擊之。盡殪吉、端氏人也。梁進事不得其日（案）史吉以二月十九日敗孟邦傑於伊陽故繫此吉七月庚申補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

丁未。知成都府王似始受川陝宣撫處置副使之命。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見似除書上疏言都統制吳玠、參議軍事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與似連姻。聞浚論似非才。不悅。或告右僕射朱勝非以浚起義平江時。常有斬勝非之語。勝非又毀之。浚由是得罪。時浚承制以子羽爲宣撫判官。與似同治事。大事多與子羽謀之。似充位而已。日厤二年九月丙戌知興元王似爲宣副十二月甲辰又除知夔州盧法原成都續記似二年閏四月自成都移興元六月還成都十二月遷顯直再任今年二月始爲宣副張深代似知成都五月到任蓋道阻除命不時至故似二月始聞命子羽爲宣判見於常同劾疏而浚子羽行狀墓誌皆不書惟宣撫司案牘有之今掇取附見。

虔賊周世隆率衆犯循、梅、汀州。己酉。詔統制官趙詳、韓京申世景、王進合兵捕之。

庚戌。襄陽鎮撫使李橫爲神武左副軍統制。京西招撫使。初。橫既進兵僞齊。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添差鄭州兵馬鈐轄牛皋武德大夫知汝州彭玘各以所部兵與橫會。橫以便宜命皋爲蔡唐州鎮撫使。玘知汝州。言於朝。故有是命。仍賜橫武翼郎以下告三百。遂以皋爲左武大夫安州觀察使。賜檄空名告在此月壬寅今并附於此。

橫又言。臣已起兵撫定。克復神京。請命重兵宿將進屯淮西。按兵勿動。以揚聲援。詔同都督江淮荆湖諸軍事孟庾、淮東宣撫使劉光世、江東宣撫使韓世忠措置。　徽猷閣待制盧壽鎮撫使兼知盧州胡舜陟改充淮西安撫使。應本路鎮撫司並受節制。時論者以爲鎮撫兵皆烏合之徒。其帥守與夫僚屬率多肆

貪殘之威。無子惠之德。故民之復業者少。宜稍選沿江諸郡長民之官。責以勞徠勸相之任。於是淮東已復置帥臣。故改命舜陟。初。集英殿修撰葉煥知池州。募官兵得三千人。號曰敢勇。分爲五軍。然所募多烏合不逞之徒。煥不能制。是日。左軍反。右軍環甲將應之。兵馬都監華旺大呼令釋甲。左軍以諸軍不相應。遂焚天王樓而遁。煥檄池州統制官王進以所部追擊叛兵。過江而潰。事聞。上謂大臣曰。此事雖由小人喜亂。亦守臣馭之失宜。呂頤浩曰。請先抽出過敢勇。且分汰其餘衆。乃議守臣之罪。於是煥坐落職奉祠。事聞在三月戊午。煥奪職在六月甲申。劉忠餘黨犯分寧、武寧二縣。江西大帥司遣統領官武經郎高道、修武郎司全合兵討平之。後各遷一官。二人遷官在十一月戊午。

辛亥。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兼侍講席益參知政事。新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徐俯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書下執政一等。至是特詔鈞禮。又例外賜以金帶。

壬子。降授右朝散郎提舉浙東茶鹽公事王然罷。仍貶秩一等。先是宣諭官朱異論然置明州三縣鹽場將沿海下戶一例拘籍。其間有不願結甲。及雖結甲而不願貸本錢。至有憂畏而自縊。或持仗而逐保正者。言者亦論其擾民。故有是命。

甲寅。詔自今守臣到任半年。先具民間利害或邊防五事來上。因以察其材能。翰林學士綦崇禮兼侍讀。給事中胡松年兼侍講。集英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檀倬、祕閣修撰邵溥並復徽猷閣待制。

倖、建德人。宣和末。嘗爲給事中。坐王黼黨廢。至是始復之。直祕閣提舉江州太平觀馬咸召對。請申嚴鞫獄於本狀外別求他罪之禁。頒之中外。上納其言。遂以咸試大理卿。右中散大夫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罷。仍貶秩二等。先是康國獻羨錢十萬緡。上不受。宣諭官朱異、左司諫唐煇論康國拋羅民戶米麥。踰年不償。故有是命。王明清揮麈後錄云。韓璜叔夏爲司諫。奉使江外回。赴堂白事。徐康國爲兩浙漕。亦以職事入謁中書。康國自謂歷已久。率多傲忽。既詣省。候於廊廡。以待朝退。一綠衣少年已先在焉。天尚未辨色。康國初不知爲叔夏也。貌慢之。偃然坐胡床。雙屨兩足於火爐子之上。目視雲霄。久之。始問曰。足下前任何處。綠衣曰。乍脫州縣。時方事之湖外。方以獻利害得審察之命。因以求任使者。康國疑爲此輩易之。曰。朝廷多事之際。隨材授官。乍脫州縣者。未易遽干要除。堂吏過與之揖。康國且詫於綠衣曰。此某中奉也。某在此。儻非諸公調護。亦焉能久安耶。語未終。丞相下馬。遣直省吏致意康國曰。適以韓司諫奉使回。得旨有所問。未及接見。吏引綠衣以登。回首揖康國。始知爲諫官。驚愧恐怖。腳躃踏子翻空。灰火滿地。皇灼而退。越數日。竟爲叔夏彈其結交堂吏。臣所目覩而罷。洪遇夷堅丙志。紹興初。韓叔夏璜以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歸。有旨令詣都堂以職事白宰相。時朝廷草創。官府儀範尚疏略。兩浙副漕徐大夫者。素以簡倨稱。先在客次。視韓綠袍居下坐。殊不顧省久之。乃問曰。君從甚處至此。韓答曰。自湖外來。徐曰。今日差遣不易得。雖見廟堂於事亦何所濟。少焉朝退。有省吏過廡下。徐見之。拱而揖曰。前日指揮某事。已即時奉所戒。吏方愧謝。望見韓。乃驚而去。徐固不悟。纔復一人至。其語如前。俄有趨避而丞相下馬。直省官抗聲言請察院。徐大駭。急起欲謝過。方冬月。燎爐在前。袖拂湯餅。僕衝夾蔽室。因不暇致一語。韓既退。除右司諫。即具以所見劾之。以爲身任使者媚事胥徒。遂放罷。（案）韓璜以建炎四年九月除監察御史。是年出使湖南。治鍾相獄事。紹興元年四月除右司諫。十一月送吏部。當康國罷浙漕時。璜去言路久矣。（又案）康國紹興二年五月因進銷金屏風事降二官。乃中丞沈與求所劾。與璜殊不相關。邁累年爲史官。不知何以差誤如此。

左承議郎襄陽鎮撫司參謀官趙去疾來獻捷。上召見。以去疾爲左朝散大夫。直龍閣。圖仍命有司以米五千斛餉橫軍。朝廷未知金房鎮撫使王彥之敗。亦詔彥以軍

食給橫。時宣撫處置使張浚念非王庶不可修葺興元。庶以左通議大夫責江州未行。乃復起庶爲參謀官。使詣巴州措置梁、洋一帶。庶至巴。急散梱梁、洋境上。招其軍民。不數日。遠近來會。巴之北境。卽米倉山下。視興元。出兵之孔道。始敵破金商。無所得。已失望。撤離喝至金牛鎭。不見兵。疑有伏。自以深入。恐無歸路。又聞庶在巴州。吳玠陽爲軍書會諸將。欲斷敵歸路。敵遽得之。懼。會野亡所掠食稍盡。乃引兵還興元。

詔劉光世、韓世忠赴行在奏事。以將易鎭也。

乙卯。劉光世遣統制官酈瓊等以萬人屯泗州。爲李橫聲援。僞齊劉豫葬僞太后翟氏於東平。是月。豫開貢舉。得進士羅誘以下四十八人。誘、海州人也。

三月丙辰朔。禮部尙書洪擬兼權吏部尙書。

丁巳。浙西提舉茶鹽公事夏之文言。去歲賣鹽增鈔錢五十萬餘緡。所煎鹽增八百七十餘萬斤。詔之文與其屬官皆遷官。

戊辛。賜貴州防禦使印。初。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鎭江府劉光世言。本軍月費錢二十七萬緡。朝廷及漕司纔應副十六萬七千有奇。雖有取撥鎭江一郡財賦之名。而兵火之後。所入微細。欲盡撥歸漕司。祇乞貼數應副。都省言。浙西提刑司具到鎭江酒稅課利田賦。以紹興元年計之。總爲乙百餘萬貫石匹兩。兼本府水陸要衝。商賈輻輳。若諸色稅課。悉歸公上。則比之前日。不無增羨。乃如光世所奏。財賦並令漕司拘收。酒稅令兩通判措置。遣入內東頭供奉官睿思殿祗候趙愿往京西勞李橫軍。詔兩浙諸州和

買物帛。聽以三分折納見緡。用戶部請也。

己未。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州縣武臣添差甚衆。一郡有至三四十人。貪汙不法。民受其弊。望自今惟忠義及有功勞於國之子孫。朝廷特加優卹者。許添外差。餘並禁止。若以員多缺少。自當稍清入仕之門。以息官冗民貧之弊。詔除宗室外。令吏部開具申尚書省。　中書舍人洪炎兼權直學士院。初。炎因朔日轉對。言趙姓出於少昊。而原廟之祀。止及於黃帝。黃帝子孫。蕃衍盛大。王天下者。蓋非一姓。獨少昊及太祖開基以來。未有大顯者。望命諸儒討論。一正禮典。以盡尊祖之義。事下禮部。後不行。炎章疏以辛酉降出。今併附此。

庚申。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隨州李道領榮州團練使。以樞密院言道能察軍情。不受鎮撫之命。理宜褒賞故也。

初命神武後軍統制兼都督府都統制巨師古以所部萬人屯揚州。壬戌。孟庾奏酋之不許。　名湖州唐太子太師顏眞卿廟曰忠烈。用守臣汪藻請也。　召布衣蘇庠赴行在。庠、丹陽人。父堅。元祐中爲太府卿。庠少能詩。不事科舉。徐俯薦其賢於上。令赴都堂審察。固辭。又命鎮江以禮敦遣赴行在。庠喪明不至。

淮西安撫使胡舜陟至廬州。時潰卒王全　王全初見正月辛未。踩境上。督府檄召之。全拒不從。聞舜陟入境。遂與其徒來降。詔以全爲承信郎。擇其少壯之士五百人隸淮西軍籍。王全以是月戊寅補官。前郡將王享籍官遣之在民者。

亡慮數萬緡。舜陟盡蠲之。享又託名贍軍。令市販輸金物物苛斂。民擾且怨。行旅幾絕。舜陟亟罷之。流民稍稍自歸。舜陟發粟貸民。俾濟農事。俟秋登乃償。會歲大穰。所收至倍。公私皆給焉。

癸亥。詔前降鎮撫司差官按察郡縣指揮並罷。以殿中侍御史曾統言。分鎮之地。平時既無監司按察。而一旦遽加繩劾。則將不可勝誅。乞俟戍馬既平。定更選屬使。布宣德意。故有是命。　詔權貨物都茶場除提領官幷左右司外。其餘官司並非所隸毋得句喚吏人及取索文字。以提轄官張純言。本務係朝廷庫務。依法不隸省寺故也。於是權貨事戶部不得預。日曆無此敕旨。以今年十月壬辰戶部勘當狀修入。以見當同論。讞法事張本。

甲子。資政殿學士江西安撫大使知洪州李回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回老而慢。其下多縱弛。帥司屯兵數萬。皆招收潰賊。既無所憚。又軍食不足。恣其所爲。郡民夜不解衣。惟恐生變。宣諭官劉大中至江西。奏回專權廢法。且縱其子右宣教郎澡預政。受金及多辟親黨攝官。凡二十餘事。朝廷初疑太多。再下大中審實。大中言十中之一二事耳。事有大於此者。於是江西轉運副使吳革、韓瓊並罷。而澡勒停。回素與呂頤浩不諧。由是不復而卒。　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趙鼎爲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鼎過信州。舉人汪洋方志學之。歲裁書謁鼎。鼎喜。遂與偕行。洋、玉山人也。　京西招撫使李橫傳檄諸軍。收復東京。是日。以其文來上。略曰。僞齊僭號。自速亂平。國運中興。王師已進。西壓淮泗。東接海沂。馹騎交馳。羽書疊至。我則兼收南陽。知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又曰。金、商之兵出其先。荊湖之師繼其後。若

能納款。則悉仍舊貫。執迷不悟。則後悔難追。朝廷嘉之。後五日。詔橫自武功大夫袁州防禦使特遷右武大夫忠州觀察使。

丙寅。詔讀書習射童子求試者九人。惟習射者令召見。餘賜帛罷之。上因謂大臣曰。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蓋繇昨嘗推恩一二童子。欲求試者雲集。此雖善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惡。不可不謹也。直祕閣知江州兼主管沿江安撫司公事孫佑言。本州對岸自舒州至蘄、黃數千里間。盡爲荒榛。既非所統。稍有動息。別無斥堠。甚非控守之計。請蘄、黃二州軍期控守事務。並從本司措置。從之。仍詔大事聽江西帥司處置。

寇賊令湖北帥司應援。其岳州係長江長流緊要控扼之地。守臣亦令帶沿江安撫。俟盜賊寧息如舊。

丁卯。省沿江三大帥官屬員。詔自今臣僚上殿毋得輒論私事。及有僥求。對畢仍申閤門照會。時直龍圖閣呂源自浙東使還。賜對。乞改正過名爲言者所劾。故有是命。襄陽鎮撫使兼京西招撫使李橫獻金人之俘二十有二。詔女眞達呼拉等四人處死。其渤海、漢兒分隸神武諸軍。

己巳。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李擢試尚書工部侍郎。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黃唐傅試給事中。祕閣修撰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孫近爲祕書少監。並限三日赴行在。是日。潁昌捷奏至。詔李橫再進翊衞大夫。加賜空名告身二百。令京西山寨並聽橫節制。劉豫聞橫入潁昌。遣使詣左副元帥宗維求援。橫等軍本羣盜。雖勇而無紀律。見敵所遺子女金帛。乃縱掠數日。置酒高會。敵聞而易之。豫遣其將李成以二萬人迎敵。金遣左都監宗弼援之。敗皋於京城西北羊馳岡。橫等軍無甲。皆敗走。敵亦不敢深逐也。潁昌

復陷。參議官穀城譚世則爲賊所執。令其臨漢江招橫。橫不答。世則遇害。

庚午。右承事郎陳正彙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正彙、黨人瑾長子也。崇寧中上書訟蔡京罪。流海島者十餘年。上聞其名。召見。將用之。正彙稱疾求去。乃有是命。　初。大理正劉藻乞借官許用蔭贖刑部請係朝廷許便宜從事。實因功勞先次擬補官之人。犯贓私罪杖。非重害者。及公罪徒並贖從之。

辛未。故直徽猷閣知應天府淩唐佐以死事贈徽猷閣待制。上命其從孫閣門祇候憲往潁昌津致其家。且賜金五十兩爲道路費。先是唐佐妻子皆爲劉豫所囚。李橫入許。始知其狀。言於朝。遂命收卹之。而道已梗矣。　初。命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督捕虔寇。而飛言軍無春衣。乃出戶部帛萬五千賜之。仍令吉州榷貨務就賜錢三萬緡爲行軍費。於是飛有衆二萬四千餘人。詔江西、廣東、湖南三漕臣濟其軍食。　武德大夫知汝州彭玘爲武功大夫高州刺史。

壬申。閤門宣贊舍人神武中軍右部統領韓世良帶御器械。　詔貴州防禦使瑗育在宮中。不可與諸宗室比。特給眞俸。從內東門司供納。

癸酉。命起復鎭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朝謁昭慈獻烈皇后攢宮。以將再期也。　左承務郎通判潭州張拯坐與孔彥、馬友交通。下吏計贓抵死。以昭慈外親免編配。送韶州收管。拯妻趙氏、宗室女。有美色。彥舟之敗也。掠其妻以去。至是抵罪。　東流令王鮪坐贓抵死。除名編管新州。自是贓吏罕復黥配矣。

甲戌。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庭秀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沈於下僚者。望命五使所至。以廉潔清修可以師表吏民者。具名來上。參以公議。不次陞擢。以厲士風。從之　直祕閣主管萬壽觀呂抗、呂摭並改在外宮觀。任便居住。以其父頤浩言。京祠當奉朝請於班列閒。不免與百官相見。恐致嫌疑也　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劉子羽、吳玠、王彥饒風嶺勦殺金人。

丁丑。進士聞人武子特補從政郎。孟庾之使閩中也。武子以客從軍幾奏。至是得官　江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言。近旨諸軍不得互相招收。請自今官兵已受宣敕者。並於紙背書寫軍號。用印以爲照驗。詔從其請。自今批勘官吏失察者徒二年　初。惠州獄囚黃四等七人。有司以爲強盜當死。司士曹兼管左推勘公事孟師尹錄問駁正無罪。及是上聞之。特遷右宣教郎知營道縣。既而有司言師尹嘗平反死囚五人。復命遷一秩。師尹遷秩在明年正月乙亥　左朝奉大夫知藤州侯彭老獻賣鹽羨錢千萬。上批其奏付三省曰。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或恐妄有刻剝。取媚朝廷。特降一官。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翌日。徐俯又以爲言。彭老遂罷。彭老、延慶兄也　詔衢州守臣汪思温追捕事魔爲首之人。重寘於法。毋得張皇搔擾。先是衢州妖民余五婆居開化之九里坑。傳習魔法。新除祕書少監孫近在浙東。恐其爲變。請命衢、嚴州守臣捕治禁止。故有是命。時江、浙州縣溪山深僻之民。更相傳教。各有主首。願爲徒侶之人。即輸錢上簿。聽其呼率。私置軍器。羣起舉事。里正恐其累己。匿不告官。由是其徒轉熾。既而近又言。江、浙山谷

之民。平時食肉之日有數。所以易於食菜。今者一概株連黨與。則其衆不可勝治。乃命爲首者取旨論罪。其餘皆釋之。御史曾統亦言。開化連接徽、嚴二州之閒。地險而僻。其人勇悍喜鬬。不可不早爲之圖。望捕爲首三人。法外行遣。自餘徒黨。一切出榜釋其罪戾。免致反側生變。從之。而亂已作矣。統奏在四月庚子。今附書之。此爲今年五月總羅事始。

戊寅。內侍賈翊責監英州宜安鎭鹽稅。日下出門。親衞大夫寧州觀察使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韋淵提舉亳州明道宮。以淵引疾有請也。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言。家無居第。乞令臨安府葢屋十五閒爲皇后宅。上不許。命以官屋假之。

辛巳。詔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兼知泰州張榮、兼知承州王林並以所部聽帥司節制。以湯東野有請也。

壬午。太尉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江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朝廷聞李橫進師。議遣大將。以劉光世兵不練。而世忠忠勇。故召見而遣之。仍賜世忠廣馬七綱。軍士甲千副。激賞銀帛三萬匹兩。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斛。爲半歲之用。命戶部侍郎姚舜明往泗州總領錢糧。賜世忠甲在三月甲戌。支錢糧在癸未。賜綱馬在四月辛卯。王辰遣孫逸在丙申。倉部郎官孫逸詣平江府、常、秀、饒、信、撫州督

發軍食。直祕閣提舉廣南市舶宗穎添差都督府參議官。右宣教郎通判和州賈直清提舉淮西茶鹽公事。兩淮舊爲分鎭地。至是始命監司。言者論軍屯所至。發掘冢墓。及借取平民首級之弊。詔以付武神諸將。宣撫處置司同統制官楊政率兵入僞地。因糧攻討。是日至水洛城與賊遇。乃還。

癸未。左朝奉大夫提舉建州武夷山沖佑觀胡世將復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直徽猷閣知靜江府許中降職一等。時中原士大夫避難者多在嶺南。上數詔有司給其廩祿。中言本路諸州賦入微薄。請禁寄居官毋得居沿邊十三郡。見寓止者皆徙之。仍毋給其祿。上惡之。乃有是命。詔今後賊吏依祖宗舊制斷訖。令刑部鏤板行下。以兵部員外郎劉景眞有請也。大理正劉藻請諸路獄案情犯未圓者。除命官外。更不取會。令刑寺悉行兩斷。委憲司遣官審問。定歸一斷。事下本寺。本寺奏如所請。其不可定歸一斷者。卽上朝廷酌請處斷施行。從之。

甲申。右承議郎新通判温州陳棫直祕閣。賜五品服。棫爲韓世忠所厚。故上召對而申命之。詔自今進士策問。及銓試選人時議。並以七書爲題一首。既而言者以爲文具。遂不行。四年二月辛亥禮部侍郎陳與義申請不行。今并附於此。初。江西安撫大使司將官李宗諒、燕筠以所部叛於筠州。引兵侵瀏陽諸縣。李綱爲湖南安撫使。遣兵擊降之。詔宗諒、筠戮於市。其衆分隸諸軍。（案）宋史繫壬午日。江東轉運判官陳敏識黜監嶺南諸州市征。以言者論其頃在分寧。首欲降敵也。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四

【紹興三年】夏四月丙戌朔。李橫奏已還軍汝州。有邊機事。欲輕騎詣行朝奏稟。詔俟邊事稍定日赴行在。是日端明殿學士江西安撫大使趙鼎至境上視事。鼎言。臣本由拙直。受知於陛下。亦以招怨於人。昨蒙陛下除臣知建康。外鎮責任之劇。無逾於此。然足食足兵。帥司之事也。而臣無生財之長策。但以漕司應副不繼。屢匄於朝廷而已。勞來安集。守臣之職也。而臣無及民之實利。但以豫買價小不均。疊聞於陛下而已。至於僚屬所取。皆州縣無聞之人。郡政所先。唯臨米聽斷之物。此皆臣已試之效也。何足取哉。臣素苦腳疾。而江西最號卑溼。萬一浸加。卽不能支。惟陛下憐臣孤忠。除一宮觀。詔不許。

丁亥。直徽猷閣和州無爲軍鎮撫使趙霖、右宣教郎知無爲軍王彥恢並罷。先是霖奉詔遣歷陽令荀紳至無爲軍宣諭。遂案彥恢不法。而彥恢亦劾霖姦贓。淮西安撫使胡舜陟言霖本贓吏之魁。今已老病。而彥恢年少妄作。兩州吏民。皆不安居。請悉免官治罪。從之。然議者以霖爲鎮撫。而彥恢以屬郡案之。非也。其後獄具。霖坐率民出防城錢。有司當公罪杖罰金。事遂已。（霖罰金在十二月丁亥日。）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知虢州董震爲武節大夫貴州刺史。權商虢陝西鎮撫使。用李橫請也。震又言。敵僞犯蜀。臣見調本軍三千人。自豐陽而西。絕敵糧道。萬一四川將帥不能堅守。墮敵姦計。思之寒心。今山東富庶如昔。金人重兵亦不在

彼望朝廷乘此機會、興師深入、可以破僞齊之巢穴、兼牽制金人取四川之兵矣。時震以貢士黨尚友爲幹辦官、遣來奏事、詔特補文林郎、而荆南鎮撫使解潛言、橫已還鎮、而四川總領財賦趙開遏糴、將士飢餓、望下湖南、北濟師、保護蜀口、乃詔宣撫司應副軍食。潛奏在此月壬辰。尚友、河南人也。江東西宣撫司統制官中衞大夫成州團練使杜琳、翊衞大夫昌州團練使劉寶、拱衞大夫文州團練使岳超等八人並進遙郡二官、先是琳等以平寇功各進二階、韓世忠言、但得虛名、不增廩祿、故皆改命。尚書左僕射朱勝非以母魯國太夫人楊氏憂去位。日厤、四月己丑、中書門下省奏、朱勝非母憾氏今月二日身故、丁亥、初二日也、熊克小厤、勝非去位在二月壬寅、（案）勝非以七月乙亥起復舊官、若在二月丁憂、則不應半年方起復、熊克恐誤。特詔賻卹如舊禮、出殯日、令太常卿都門贈祭。

戊子、上謂大臣曰、沈與求、席益前爲吏部長貳、甚有能聲、今乃不如。凡注擬吏牽沮難、以邀賄賂、今員多闕少、又重以水火盜賊去失士大夫失職者衆、倘非痛戢吏姦、安得注擬無壅、可召洪擬等諭之。翌日上又言、議雖累歷、亦恐失於濡緩、益曰、擬甚用心、前此與求爲尚書、有所覆實、責保待報、迂久不決、擬白罷之、人以爲悅。上曰、治吏以法、使之畏威、乃不敢舞文、呂頤浩曰、其次莫如猛、誠如聖訓。尚書省言、浙中去歲大豐、近年未始科率、今韓世忠移軍泗上、恐饋餉不繼、欲給空名官告、勸誘大姓廣蓄之家、博糴米五十萬斛、料十五萬斛、委江、淮等路都轉運使張公濟、兩浙轉運副使梁汝嘉措置。尋命戶部員外郎徐

玭、通判臨安府兼權倉部員外郎邵相偕行。公濟等言。米直總爲二百五十萬緡。詔空名官告內改給銀帛二十七萬緡。品搭充糴本。其後纔糴四十萬斛。相宜與人也。（遣兩郎官在此月甲午品搭銀紬在丙申今聯書之。）是日。百官入朝。以近昭慈獻烈皇后大祥。權罷舞蹈。

己丑。韓世忠言。近被旨措置建康府江南北岸荒田。以爲屯田之計。沿江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以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議。乃蠲三年租。田主自訟則歸之。滿五年不言。給佃人爲永業。於是詔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尋又免科配徭役。　駕部員外郎韓膺胄轉對。論刑罰輕重。國祚短長繫之。望追法仁祖舊章。凡獄官失入死罪者。終身廢之。雖經赦宥。永不收敍。上曰。此仁祖之事也。其仁民詳刑如此乎。乃命有司申嚴行下。膺胄、肖胄弟也。（熊克小曆以膺胄爲刑部郎中。蓋誤。）　給事中黃唐傅言。承流宣化。責在守令。今郡守之任。患在不久。縣令之選。失之太輕。乞自朝廷立法。自今郡守未終更。非實有故者。不得輒清宮觀。凡大邑非歷官有顯績及曾經朝廷陞擢者。不許除受。以次小邑。亦令吏部先選通判以上資序次選。曾任知縣無過犯人。既重其選。必假之權。凡文移自上而下。有不便於民者。聽以己見立議申監司郡守。卽有沮抑。徑申尚書省。兩更大邑有善狀者。得選除郡守。兩更小邑有善狀者。得選除通判。凡守令治行尤異者。並不次擢用。庶人思自奮。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不然。徒責州縣奉行詔書。而望其治效。臣未見其可。輔臣進呈上曰。縣令於民最親。今多非其人。呂頤浩言。漢以九卿爲郡守。郎官宰百里。今縣令但以資格差

注上曰豈在官資崇卑唯在得人乃詔吏部看詳申省其後權吏部尚書洪擬等言歷官有顯績即無定法其朝廷陞擢之人若非責降無緣卻歸部注擬又如小邑須選嘗歷縣無過人即新改官未歷縣人無可入差遣亦與舊法相妨議遂寢吏部看詳在五月庚午

庚寅徽猷閣直學士安復鎮撫使陳規爲顯謨閣直學士知池洲兼沿江安撫使規守德安七年賊不能犯至是召還入對首乞罷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遂以右通直郎鎮撫司幹辦公事韓之美爲直祕閣知德安府仍以安復二郡隸湖北帥司自是不復除鎮撫使矣規入對在三月癸未熊克小曆載規赴召於七月末閒實誤也

詔神武諸軍將統領官闕依已降旨保明具奏給降敕劄如直行差填及額外增置當重寘典憲以樞密院有請也右奉直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郭康伯爲淮南轉運副使兼權淮東提刑填復置闕康伯以寓居揚州辭詔勿避日曆康伯除淮漕在四月庚寅而免避本實在三月甲戌且附此必有一誤

辛卯起復寧武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劉光世爲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屯鎮江時光世與韓世忠更戍世忠至鎮江城下而姦細入城焚其府庫光世擒而鞫之皆云世忠上所遣於是訴於江東統制官王德請於光世曰韓公之來獨與德有隙耳當身往迎見之其下皆不可

或請以騎行。德不聽。入謁。世忠大驚。謂德曰。公誠烈丈夫。曩者小嫌。各勿介意。因置酒結懽而別。熊克小厯庚寅浙西大帥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於池州置司。世忠已至鎮江。而奸細入池州城。潛燒倉庫（案）日厯光世制命卽云建康府置司。九月方移池州。此時光世自鎮江卽至建康。世忠何爲焚池州倉庫。蓋光世未離鎮江。而世忠先至城外。是以遣姦細入城也。今從趙甡之遺史修入。

是日。金人去與元。自金人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劒南諸州皆爲徙治之計。宣撫處置使張浚亦下令移潼州。軍聞之皆憤。或取其榜毀之。利州路經略使劉子羽遺浚書。爲言己在此。敵必不南。浚乃止。薩里千留屯中梁山。踰月始自斜谷去。與元子羽與吳玠謀以兵邀之於武林關。不及。斜谷路狹。惟可單行。故凡所掠獲。悉棄之於路。熊克小厯三月壬午。子羽與玠謀遣兵邀敵於武林關。而敵棄輜重以去。擊其後軍。敗之。楊氏編年。敵去與元在此日。張浚奏狀亦云。四月九日訓練官杜福遇敵於南龍潭。小厯恐誤。浚遣統制官王俊復洋州。與元府。時新罹兵革。軍食益艱。浚命取糧於內郡。什邡丞眉山孫坦當督運。請發常平倉以行。遂先諸郡而至。薩里千既還。鳳翔。乃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子羽、玠。子羽盡斬之。惟留一人使還曰。爲我語之。欲來卽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玠亦遺薩里千書。以大義責之。薩里千乃止。

壬辰。移都督府於鎮江。照應江、淮兩軍機務。於是建康府榷貨務都茶場亦移於鎮江。時朝廷以韓世忠將出師。聽之妙簡僚佐。乃以徽猷閣待制知處州宋伯友爲徽猷閣直學士。充參謀官。直祕閣湖南提點刑獄公事呂祉陞直徽猷閣。與直祕閣陳桱並充參議官。始世忠之過括蒼也。伯友待之甚密。故薦用之。既而世忠不渡淮。伯友、祉皆改命。浙東宣諭朱異薦左宣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

義烏縣令閭邱昕、右承議郎知龍泉縣汪汝則、左奉議郎知瑞安縣熊彥詩、右從事郎知嵊縣姜仲開政績。詔並進一官。呂頤浩言仲開、臣之外親。乞勿賞。上曰。此所以爲公。使有罪。雖卿之親亦不當貸。昕、松陽人也。九成彥詩已見

是日。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以大軍次虔州。

癸巳。執政奏事。上色不怡。久之。曰。昨夕暴雨。朕通夕不寐。恐於蠶麥有傷。徐俯曰。暴雨不傷蠶麥。久則爲害矣。上色稍和。詔禮官重別討論昭慈獻烈皇后謚號。時登仕郎鄒浩上書。言其兄浩直諫事。且乞雪慈后元符之誣。前二日。上諭輔臣曰。此哲宗朝事。言之毋傷乎。徐俯曰。陛下毋事昭慈。追崇極典。天下共知其誣已矣。上曰。昭慈勳臣之家。當時備禮而納正后。此本朝盛事。俯曰。宣仁聖烈太后尤重家法。欲正后生元子。繼萬世之統。以哲宗少年戒之在色。不欲其多近嬪嬙。小人陰連宮掖。因是得行謀孽。遂至廢后。上曰。皆當時大臣不諫之罪。是日。上又以爲言。遂詔有司更定謚號。翌日。詔浩引對。上曰。浩之弟故欲擢之。俯曰。浩自有子柄。呂頤浩曰。柄嘗爲李綱客。然朝廷要當以其父故湔拂用之。不然。則終陷於綱黨。不能自拔。上曰。直臣之子。復擢用之。爲御史。使言事聳動四方。亦足爲國家之光也。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洪炎以足疾不能朝。罷爲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俸賜如舍人例。既而言者謂爵祿公器。人主不得而私。若炎文采可用。候其疾愈造朝。再加進擢。執曰不宜。今乃越等而予之祿。士大夫竊議以爲乃有不釐務中書舍人兼炎博通典故。能以廉節自守。必不敢受此無名之祿。上乃寢前命。炎再乞外祠。許

之。詔炎請給人從以舍人。在此月庚子。臣僚上言。在壬寅炎改崇道。在五月庚申。慶遠軍承宣使神武前軍統制王瓊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兼淮南宣撫司都統制。仍詔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御前忠銳將崔增、李捧等並受韓世忠節度。於是世忠始去神武左軍都統制。專爲宣撫使。世忠解都統制。不見月日。（案）世忠三除宣撫使。並帶都統制。入御自此卻不兼帶。當以與王瓊巨師古官稱相犯故也。今且附此。責受昭信軍節度副使徐秉哲卒於漳浦縣。詔令歸葬。詔自今三衙管軍並給全俸。

甲午。詔神武中軍官兵並進秩一等。以其扈衞四年而無出入功賞故也。於是統領起復武顯大夫康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朱師閔等六千九百九十四人皆遷官。師閔等遷官。在五月丙寅。（案）楊沂中奏。中軍見官五將。更於水軍內選五百人爲第六將。去此未久。不知何以紹興二年已前到軍人。乃有此數也。賜知唐州胡安中敕書撫諭。先是安中以勢孤援絕。附於僞齊。至是知隨州李道招來之。故有是賜。左奉議郎知嚴州顏爲條上便民事。乞嘗得解及應免解人並免丁役。許之。其後太學生亦免。免太學生丁役。在十五年二月戊子。

乙未。詔博羅補官人不作進納。仍與免試注官。用戶部尚書黃叔敖請也。是日。宣撫處置司訓練官杜福邀敵於興元南龍潭。降女眞、漢兒軍四百。六月辛卯奏至。

丙申勒停人陳杭復朝請大夫知泗州杭爲韓世忠所愛故起廢用之世忠又言浙東兵馬副鈐轄劉綱淮泗土人熟知地利乃命綱以所部聽世忠使喚　是日僞齊將李成以衆二萬攻虢州陷之鎮撫司統制官謝皋與敵遇舉刃示敵曰此吾赤心也汝宜視之遂剖心以死權鎮撫使董先率餘兵二千奔襄陽皋開封人也

戊戌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所遣統領官劉深以兵至鼎州時鼎寇楊幺衆益盛僭號大聖天王旗幟亦書此字且用以紀年又以兵二萬入寇公安縣彥質言幺之勢不減曹成望朝廷勿輕此賊乃命彥質督潭鼎荆南兵討之是日湖北統制官顏孝恭亦以千九百人至鼎州之城外

己亥昭慈獻烈皇后大祥命參知政事席益祭告於几筵殿上素服親行撒几筵之祭用牲幣

庚子百官集議改謚曰昭慈聖獻用癸巳詔書也既而議者以爲本朝諸后謚號皆連帝謚今昭字與宣祖昭憲皇后謚號相犯請命禮官改正朝廷難之事遂止　臣僚見議在五月辛未　詔復五帝日月之祀用祠部員外郎鄭士彥請也其禮祀四方帝以四立日黃帝以季夏之土王春秋分朝日夕月禮如感生帝　湖南宣諭使辟徽言奏彬道州桂陽監去年旱民乏食詔戶部劄刷本路諸州米二萬斛付提刑司充賑濟命未至徽言即諭漕臣發衡永州米賑糴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民賴以濟　五月己卯放罷

修武郎閤門祗候知孝感縣韓遹進一官知復州　詔陳瓘孫大方言政可采以爲右迪功郎大方正彙子閤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七將徐文以舟師屯明州謀爲變朝廷命神武中軍中部統領宮朱師閔以兵二千往襲之日麻但書朱師閔往福州屯駐代申世景赴行在此據趙甡之遺史修入五月乙丑詔世景依舊福州屯泊丙寅詔師閔發歸本軍可見二人初非更戍也辛丑幸政殿學士知泉州謝克家移知平江府　監察御史任申先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集英殿修撰都督府參謀官歐陽懋充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徽猷閣待制新知建康府胡世將移知鎮江府充浙西安撫使　是日荆南統制官羅廣以所部三百五十人至鼎之城西而軍食不繼於是潭將劉深鄂將顏孝恭皆引所部去後二日廣亦引兵北還由是不克討然賊徒屢抗官軍多被殺人心頗搖乃肆僞赦立鍾相少子子義爲太子自楊太以下皆臣事之

壬寅詔昭慈聖獻皇后同姓親遷秩二等異姓一等甲辰封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醴泉觀使孟忠厚爲信安郡王制曰載考濟陽之始王雖由元舊顧如隆祐之盛烈特鮮近親蔽自朕心用作爾祉丙午封哲宗美人慕容氏魏氏並爲婕妤皆用后大祥推恩也　入內東頭供俸官幹辦御藥院陳永錫爲武顯大夫入內內侍省押班　尚書右司員外郎劉岑請訪四方遺書以實三館從之　童子彭興祖五歲能誦書劉穀五歲能騎射二人皆神武右軍小校子也都統制張俊以聞上召見於內殿以興祖爲右迪功郎穀爲進武校尉皆賜袍笏二人召見在三月辛未錄故太師文彥博孫緯世等三人並爲迪功郎緯世父

太僕卿維中建炎中從上渡江至湖州而死至是用守臣汪藻請而命之。

丁未工部侍郎李擢言昨知平江府所聞民間利病五事東南有逃田皆湖浸相連塍岸久廢無人耕墾者且以平江言之歲失租米四萬三千餘斛願委官相視可以疏導耕墾者招誘東北流徙之民給本施工與免三歲之租其決不可施工者監司復案除其舊額平江陷敵之民所棄田之萬六千餘畝多有舊佃戶主之諸縣悉已立定租課除常賦外餘以三分爲率一給佃戶一以上供一拘籍在官俟其歸業併田給還二年不歸卽依戶絕法今三年矣陷敵之民豈不願歸顧力未能脫耳望且更展二三年以俟之平江水鄉不可植桑柘故祖宗舊法無和預買絹帛舊本府租米歲三十四萬餘斛既取其所有不責其所無往因毛友陳請分臨安之數抑令歲輸數萬匹逮今累年未嘗敢斂於民今戶部裁定其數乃欲始自今歲使之輸納實可矜憫惟睿斷盡罷之平江去歲租米十六萬五千八百餘石悉充上供不許輒用然兵食吏祿月費七千餘石所不可闕望借撥漕司移用錢三二萬緡造酒取贏充收糴軍糧錢本圭田多瘠薄有司拘以舊籍民已告病願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損其已定過多之額後皆以次施行惟和買如故。擢此奏見平江田租事甚詳著此爲李椿年經界張本或可削去繁詞附入。

僞齊登萊沂密都巡檢司劉忠在懷仁縣爲其部下王林等所殺傳首行在詔以林爲修武郎閤門祗候充樞密院準備差使其徒九十三人授官有差。林等授官在六月戊戌忠死不得其日依趙甡之遺

史附此以俟考。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遣統領張憲、王貴分道擊虔寇彭友李滿獲之飛自至虔州日破一寨賊徒震恐。友等先據龍泉至是乃敗。

戊申。詔諸路宣諭所案發置獄。除正犯人外並放。上嘗諭大臣曰。向遣五使宣諭意在利民至於贓吏所當深治。然所在多置獄。橫及無辜。非朕本意。此後惟謹擇監司。不必每事遣使。故有是命。親衞大夫明州觀察使高士曈爲保寧軍承宣使。權管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士曈初召見。乞落階官。上曰。士曈以宣仁近屬。故稍優之。然蹤等亦不可。高爵厚祿。留待立功將士。朕於外戚。未嘗假以恩澤。今後宮之家。官未有過保義郎者。此曹何厭之有。雖與之正任承宣使。又望節鉞矣。武節大夫明州觀察使浙西兵馬鈐轄史康民將所部至行在。以康民爲御前忠銳第九將。詔自今大軍所過。並令本州通判充錢糧官。自入境隨軍。至出境止。西南蕃武翼大夫歸州防禦使瀘南夷界都大巡檢使阿永獻馬百有十二匹。瀘州以聞。詔押赴行在。阿永乞第子也。元豐閒。乞第既效順。願歲進馬。以見向化之心。官以銀綵賞之。所得亡慮數倍。其後阿永所獻之數。歲增不已。政和末。始立定額。每歲冬至後。蠻以馬來。州遣官視之。自江門寨浮筏而下。蠻官及放馬者九十三人。悉勞饗之。帥臣親與爲禮。諸蠻從而至者。幾二千人。皆以筏載白椹茶麻酒米鹿豹皮雜氈蘭之屬。博易於市。留三日乃去。馬之直雖約二十千。然挨以銀綵之直。則每匹可九十餘千。自夷酋已下。所給馬直。及散犒之物。歲用銀帛四千餘匹兩。鹽六千餘斤。銀則取於夔之涪

州及大寧物帛則果遂懷安凡馬之死於漢地者亦以其直賞之此其大略也　邕州進士昌懃特補充州文學充廣西買馬司準備差使初提舉峒丁李棫既罷經略司更委通判賓州任彥輝就本州買馬道里迂遠大理馬遂不至及是朝廷復置司買馬懃上疏請招來之仍諭諸蕃中馬及三百匹賜錦袍銀帶如有出格之馬依溪峒搭價收買不可循其舊例每蕃令提舉官以綵帛爲信如遣效用入蠻許借官錢多市鹽綵結託山獠及諸蠻令開拓道路庶幾諸蕃忻慕曲盡招馬之術疏入遂授以官俾行其說焉

初樞密院計議官辟徽言之出使也請所至州縣視吏之能否苟無大過而止不勝任者兩易之詔徽言具事因聽旨事見二年十一月會權桂陽監陳如塤與平陽縣主簿權縣事陳發朋比爲姦斂民錢數萬緡徽言廉得之即移如塤而罷發已酉呂頤浩奏以如塤等屬吏仍令徽言分析上可之

庚戌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月給公使錢七百五十緡光世初乞從韓世忠例呂頤浩言世忠既移軍淮甸則建康爲近裏州郡與前日事體不同由是減半　武顯大夫湖南安撫司統制官任士安爲閤門宣贊舍人以帥臣折彥質言士安討閩賊降步諒有功且老於兵閒而後進皆位於其上望除一閤職以爲激勸故也時湖寇方盛而湖南諸將惟士安與吳錫所部僅萬人彥質賴以爲用故有是請於是知鼎州程昌寓攻夏城寨七十餘日久雨水漲攻具無可施援兵不至是日昌寓乃班師

辛亥左朝散大夫趙康直爲都督府隨軍轉運判官　左奉議郎張延壽主管江州太平觀延壽爲侍御

更以憂去。至是免喪而有是命。大里寺丞姚焯言。兼幷之家。困廩動以萬計。而力耕之民。得食無幾。望令有司參酌。每畝以二稅役錢爲準。除外不得過若干倍。以抑兼幷。舒貧弱。事下戶部。不果行。是日。御前忠鋭第七將徐文叛奔僞齊。文以所部屯明州城東。朱師閔將至。文覺之。夜以所部泛海舟而遁。未明。至定海縣。忠鋭第八將武德郎趙琦以本軍沿海拒敵。文乃去。沿海制置使仇悆率諸將追之。不及。日曆不書

文叛去之日。紹興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趙琦乞推賞狀云。去年四月二十六日夜。徐文作過。辛亥、二十六日。故附於此。

壬子。起復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再起復。以光世丁內艱故也。仍賜白金千兩。武德郎王繪爲閤門宣贊舍人。添差紹興府兵馬鈐轄。繪仲通子也。上以其父使金不屈而死。故錄之。仲通靖康末以拱衛大夫平海軍承宣使死燕山

詔韓世忠全軍渡淮。毋失機會。

癸丑。武德大夫榮州團練使曹成爲右武大夫。尋復遷一階。領忠州防禦使。先是神武右軍提舉官董旼承制進成橫行遙郡三官。都督府以爲言。故改命。成進遙防在五月丁丑。今併書。熊克小曆二年六月甲午。李綱奏曹成已就招。成自榮州團練使陞防禦使。恐誤。戶部尚書黃叔敖言。自渡江後。來諸州有未補發上供及估剩虧官錢物。並限半年補發。如違令。提刑司取勘。從之。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五

【紹興三年】五月乙卯朔上諭大臣曰朕省閱天下事日有常度每退朝閱羣臣及四方章奏稍暇卽讀書史至申時而常程皆畢乃習射晚則復覽投匭封事日日如是也中興聖政臣僉正等曰爲天下者豈易哉躬勤而治君德明矣夫戶樞之不蠹以日運也筋力之人少疾以氣血無壅也況乎天下之大一人臨之勤亦不可以已也而明實生焉漢之君惟能勤訪公卿覽奏事講論經傳而致中興之盛惟其爲臣所敝使不得聞又不觀書而兆於亂故不勤則無爲明也不已於勤則亦不已於明也太上皇帝躬明德以濟中興其積諸此詔諸路宣諭官所薦人才並俟終更令入對當不次陞擢以勸能吏左文林郎王闡除名全州編管闡吳縣人嘗以朱勔薦爲祕書省正字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楊可輔出一美妾呂頤浩欲之俄闡以貲取去頤浩大怒宣諭官胡蒙卽劾其不法頤浩奏遣大理寺丞姚焯至平江案治坐詭立官戶減免助軍錢特責之其所欠租稅悉令以其家田土計置納入官四年三月已未改正右朝奉郎新浙東提舉茶鹽王暘勒停以左司諫唐煇論其妄占民田也暘平江高貲宣和中以交權倖得三品服至是併奪之左承奉郎林儼獻書二千卷詔官其家一人尋以儼監西京中嶽廟日厤不書儼差遣此據儼乞補官狀增入詔諸路提刑司起發諸州建炎以來禁軍封樁闕額錢赴行在日厤無此今以八月甲辰手詔所云附入當考

丙辰。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權河南鎮撫使翟琮爲利州觀察使河南府孟汝鄭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武功郎權河南鎮撫司馬步軍都總官董先爲武功大夫吉州觀察使河南鎮撫副使。權提舉商虢陝州軍馬張玘爲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權兵馬鈐轄趙通爲武顯郎閤門宣贊舍人。知商州。先是琮擒孟邦雄。遣幹辦公事雷震來奏事。上大悅。遂有是命。琮言。道路梗澀。緩急無兵救援。請亦隸宣撫處置使張浚許之。遂詔有司以米二萬石餉琮軍。且命董先及李橫、牛皋、彭玘會兵牽制。時朝廷方嘉橫敢勇向前。命橫等直至京城。或徑往長安。與宣撫司夾擊。江西安撫大使趙鼎奏襄陽居江、淮上流。乃川、陝襟喉之地。以橫鎮撫。誠爲得策。今聞橫、皋共起兵往東京。又聞僞齊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衆西去。恐緣此紛擾不定。橫烏合之衆。將不能禦。則決失襄陽。川陝路絕。江湖震動。其害可勝言哉。近有自襄陽來者。言橫正緣乏食。兼無衣。則其出兵。固非得已。望詔有司時有資給。使橫衣食足。則不假他圖。然後責其守疆。待敵。不得因小利出兵。則可久之計矣。上覽鼎奏。始憂之。於是蜀口敵騎已退。而董先、牛皋皆失守南奔。朝廷蓋未知也。餉琮軍及令與宣司夾擊在丁未。琮乞隸宣司在戊午。今聯書之。熊克小厤載琮除觀察使在四月。初詔李橫夾擊在四月末。實甚誤矣。

命工部侍郎李擢提舉製造渾儀。

初。馬氏據湖南。始敷梆、道、永州、桂陽監、茶陵縣丁錢絹米。其後丁有逃亡。而不除其數。民極以爲患。至是湖南宣諭辭徽言奏道州丁米萬七千餘斛。乞以其半敷之田畝。半取之身丁。事下漕司相度。未幾。守臣右朝散大夫趙坦亦以爲言。乃命田畝三分之二。今年八月己酉。詔博糴米斛以度牒官告償其直者。中糴

數多之家。多給官告。數少者給度牒。博禮事初見四月戊子。龍圖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林遹卒。是日。徐文以舟師過青龍鎮。遂至海門縣。盡棄南船。掠民間淺底湖舡。放洋而去。沿海制置使仇悆、都統制閻皋、神武中軍統領朱師閔合兵追之。不及。文所部復歸者千餘人。詔隸神武中軍。與師閔俱還行在。悆坐貶二秩。五月壬午。

丁巳。故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翟興以死事贈保信軍節度使。遣樞密院計議官任直清往襄陽、商、虢、河南撫諭。仍賜河南鎮撫司黃金百兩。爲祭告諸陵之費。直清本鎮撫司營田官。其除計議日月未見。當考。

戊午。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張公裕同管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兼沿海制置副使。朝廷將罷仇悆。故有是命。大理少卿元兢言。律令煩多。非明察詳審而熟於憲章者。未免有失。故四方請讞。比擬謬誤者十常二三。舉此驗彼。則得自論決者。概可知矣。望令刑寺官具法令引用有可擬者。爲之推原法意。申明以頒天下。俾郡縣無承用之駁。而姦吏絕因緣之市。以廣陛下欽恤之意。詔刑寺看詳。如其請。

己未。命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統所部三千人。往嚴州措置盜賊。初。遂安民繆羅以匿妖民余五婆爲官兵所捕。遂率其徒據白馬源。羣出拒敵。事初見三月戊寅。知嚴州顏爲遣兵馬監押從義郎王宏將射士保甲六千餘人捕之。事聞。乃命沂中行。以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兼權中軍統制。中書舍人趙思誠充徽猷閣

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權河南鎮撫使翟琮、權陝虢經略使董先言。今歲臣等首同李橫東擊僞齊。京城震恐。復以無援引兵而歸。思之痛迫。臣等所管之地。東至鄭州。西至京兆。南涉僞境。北臨大河。亦得兩國虛實。但西南去宣司三千餘里。東南去行在四千餘里。外無應援。內乏糧儲。勢力孤絕。望選委重臣。於行朝宣司之中。屯駐一司。以爲聲援。詔報以已令韓世忠充宣撫使。領大軍屯淮南。

辛酉。詔築第百閒。以居南班宗室。仍以睦親宅爲名。故朝請大夫歐陽棐贈直祕閣。以元祐黨人故也。棐修之子。元祐吏部郎中。黨籍餘官第六人。

河南布衣王忠民特改宣教郎。忠民、潁陽人。世業醫。忠民幼通經史。尤明於刑名。靖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於朝。累召弗至。上渡江。忠民隱居不出。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張浚以爲迪功郎。不受。興徙至藥川。忠民辟地南下。遇商虢鎮撫使董先於內鄉。酋之軍中。事以師禮。忠民以爲豫僭立。嘗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遣人達之金帥。又鏤版印圖。散於敵境及僞齊。以斷天下之疑。至是翟琮薦其忠節於朝。遂命先津遣赴行在。錄故樞密副使包拯曾孫嗣直爲迪功郎。用淮西帥臣胡舜陟請也。

壬戌。詔奉使官左承議郎潘致堯、武經郎高公繪赴內殿奏事。致堯等言。金人欲遣重臣以取信。後三日。以致堯爲尚書兵部員外郎。公繪爲浙西兵馬都監。先是朝廷以果茗縑帛遺劉麟。假道。麟不納。致堯等復持還。此月乙丑得旨付左藏庫寄收。時呂頤浩已定議出師。而恐與和議相妨。事遂中止。應童子舉張揉爲迪功郎。揉、

饒州人年九歲能誦書爲古風詩孫子論上親試而命之。

癸亥呂頤浩奏事因論祖宗兵制上曰祖宗制度自朕家法至於仁宗臨御最久恩澤及人最深朕於政事開未嘗不澤思仁祖庶幾其髣髴也。何俻龜鑑我高宗之法祖也論兵制則曰祖宗制度自朕家法進寶訓則曰祖宗規模此朕家法吏部條法創之可也而曰祖宗成憲不可廢也尙書純墨寬之可也而曰祖宗成憲不敢改也謂仁祖臨御最久德澤在人最深朕於政事專以仁祖爲法景德與契丹講和故事今日可以遵行信以眞宗寶訓進呈於是而得繼志述事之孝矣。戶部言來歲大禮已下左藏庫自今日收錢十分爲率椿出一分專充賞給之用從之。

甲子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晁公爲言妻仕氏受求珍金銀臣並不知法寺斷私罪杖乞改正過名詔改作公罪。

乙丑侍御史辛炳入對言艱危多事之時冗食之官當減今福建八州而添差至百八十餘員理宜改正詔付吏部炳又言願宣諭大臣自今勿廢公見之禮則必無乏材之歎詔三省通知監察御史鄭作肅言通判出於帥守之門則於州事無所執守視過咎無敢刺舉今藩屏之權已重於此尤所宜謹乃詔諸州通判見任守臣所辟者並罷。

丁卯尙書吏部侍郎韓肖胄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胡松年試工部尙書充副使。趙甡之遺史云上命朱勝非擇副使勝非言故事當用武臣時方艱危不宜專拘舊制遂薦松年（案）史此時勝非丁憂未還朝遺史恐誤今不取。詔肖胄官子孫七人松年

五人。上中節二十九人。皆遷官四等。白身人予初品官。下節七十人。各遷四資。三節人共賜裝錢二千三百七十緡。銀三百八十兩。帛千五百一十匹。探請俸兩月。又別給贍家及飡錢。加賜肖胄錢萬緡。黃金三百兩。綾二百五十匹。爲私覿費。賜金錢在戊辰。三節人轉官資至給贍家銀在辛未。使副與恩澤及裝錢在壬申。賜綾在壬午。今並書之。時肖胄長子右奉議郎協提舉浙東茶鹽。乃詔肖胄次子右通直郎彬。松年親屬右朝奉郎田積中。各於寄家處添差通判。彬臨安。積中平江。自是以爲例。二人添差在此月庚午。

安化蠻蒙全劍聚八百人。焚宜州普義寨。廣西經略使許中遣兵馬鈐轄羅選統宜、融、平、觀四郡兵擊之。戊辰。以聞。是日。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以大軍至桐廬縣。而魔賊繆羅與其徒八人已就招。日脉五月庚午。嚴州奏。王宏捉下繆羅等八人。而六月丙申楊沂中申乃云。繆羅已就嚴州招安。明非捕獲也。今後從奏當考。詔沂中速往招捕餘黨。宣諭官胡蒙請榜諭其徒。能自首者免罪給賞。許之。既而沂中捕斬其徒九十有六人。詔沂中以舊官領保信軍承宣使。將士進秩有差。胡蒙建請。在五月己卯。沂中申到。在六月丙申。遷官在七月庚辰。

亂之始作也。鳳林巡檢保義郎章甫、淳安尉右迪功郎曹作、肅指使保義郎徐詹皆爲所害。後各官其家一人。十月丙申甫等贈官與恩澤。

己巳起居郎黃龜年、起居舍人張綱並試中書舍人。祕書少監孫近行起居郎。僞齊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權給事中馮長寧、尚書右司員外郎許伯通同修什一稅法。及阜昌敕令格式。是日書成。凡條法三十一件。隨法申明二十二件。諸律刑統疏議。阜昌敕令格式。與什一稅法兼行。文意相妨者。從稅法。其進劄大略云。宋之季世。稅法爲民大蠹。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恃其高貲。擇利兼併。售必膏腴。減落稅畝。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於貿易。俯首聽之。閒有陳訴。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錮拘囚。至於賣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私攤逃戶賦。則牽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實直。巧詐欺民。十倍掊取。舍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至於檢災之蠲放分數。方田之高下七色。不公不實。率皆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貪虐相資。誅求不輟。朝行覽恤之詔。夕下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羣起爲盜。其大指如此。此據僞齊錄。

庚午。詔免岳州今年稅役。用守臣范寅敷請也。寅敷時已丁憂。尋詔起復。寅敷起復在丁丑。

辛未。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李與權試大理卿。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庭秀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駕部員外郎韓膺胄守左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岡爲右司員外郎。膺胄以其兄出使。故遷。左宣教郎江端友守尚書祠部員外郎。主管溫州神主。尋詔端友兼權太常少卿。充神主神御提

點。端友權少卿。在此月壬午。湖北安撫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顏孝恭爲貴州團練使。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郝晟等千二百九十四人並進官有差。以平石陂盜饒青之功也。

壬申。言者論五使所至，訟牒紛起。其間固有久負屈抑，不得自伸，至於因緣嫌怨，虛誕不實者十蓋八九。望令有司具申朝廷，特賜嚴憲從之。

癸酉。京西撫諭任直清辭行。

乙亥。天申節。韓世忠進生鹿。上不欲卻諭輔臣將放之山林。以適物性。樞密院言。已遣使詣大金議和。恐沿邊守將輒發人馬侵犯齊界。理宜約束。詔出榜沿邊曉諭。如敢違犯。令宣撫司依法施行。

丙子。左朝奉大夫知永州黃陞與其州官文武六人並罷。以湖南宣諭辭徽言劾其贓汙不法也。是日。

金房鎮撫使王彥遣兵復金州。初。金兵既還。彥遣本司統制官武節郎許青以所部千三百人出漢陰縣。僞京西南路安撫使周貴迎戰。青引兵橫擊。大敗之。貴僅以身免。遂復金州。又敗金兵於洵陽。乃棄金房去。時軍食益艱。張浚乃以彥兼宣撫司參議，駐兵通州。而置統制官武功大夫格禧以兵三千守金房。是役也。宣撫司幹辦公事右朝散大夫高士瑰以功加直祕閣。將佐軍校義兵三千四百七十人受賞有差。

日厤四年四月己酉王似等奏至。

丁丑右奉議郎鮑貽遜知黃州仍命以江西湖北兵千人之任賜白金二千兩爲軍費貽遜奏右迪功郎李敏功爲判官從之賜銀牌官並在六月丁亥

左中奉大夫王聲英州編管坐權知岳州受賕當絞也仍以其獄示諸路州縣

戊寅殿中侍御史曾統試祕書少監

左宣教郎李長民守監察御史左修職郎程克俊右迪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歐陽輿世登仕郎鄒況並特改京官先是四人俱得召對上問輔臣曰長民性行比兄正民如何呂頤浩對二人皆淹博文詞則長民優上曰陳襄薦司馬光等朕得其稾以示從臣而正民以爲光等皆不合時宜者士大夫笑之徐俯以長民家世趣尚對且言正民之父景淵長者持論平正不以元祐爲非臣嘗戒長民當繼父志上曰顧長民材行何如爾元祐之人雖賢其子孫亦不必偏用餘人亦不可偏廢惟賢則用之又問況何如人頤浩等對以浩之弟上曰浩固賢今更當議況之賢否爾頤浩曰陛下既賜之對矣故事選人賜對當改秩上可之席益曰陛下不以正民之過而廢長民雖已知浩之賢而又問況之賢否可謂至公矣上曰朕未嘗偏有好惡況用人乎克俊已見元年正月

與世修孫也既而侍御史辛炳言況本非士類鄉評無聞玷辱名臣之後望授降等差遣從之

況與知錄縣丞在八月癸卯中興聖政臣薑正等曰用人之道與聽言同聽言而不釋敝於先人之私牢不可破此害理

之大者也。求才必於名門。凡賢人父兄之後。概爲可用而不加察。爲不爲善用人者矣。夫人才將焉取哉。取於疏賤而賢。則用之。取於世族而賢。則用之。疏賤非無人才。而氣質成就之爲難。世族非必多才。而事業見聞之有自。抑遠者多見遺。近者無不錄。能使大臣知之。薦之天子而用之也。往往寒畯爲左膂。梁爲右耳。彼其承籍風烈。克肖於一門之中。如十六才子者。美矣。不才如四族者。烏能保其有無哉。太上皇帝褒錄元祐黨人子孫。則崇賢崇勸之道也。不偏於用舍。則求賢審官之公也。問李長民之性行。更讞鄒浩之賢否。雖大臣所嘗薦論而疇咨吁咈若此。以知人之難也。孟子論用賢之道。亦曰未可者三。然後察之。蓋賢哲擇才之鑒。惟明則精也。一不用明焉殆矣。新除尚書司勳員外郎朱震依舊主管江州太平觀。

震初爲胡安國所薦。故引疾而有是命。

己卯。詔淮南宣撫司統制官解元以所部駐屯泗州。朝廷既遣韓肖胄等行。乃俾元退屯盱眙。且戒以勿侵齊地。宣撫使韓世忠請留淮南兵馬都監劉綱以五百人屯泗上。而大軍悉還鎮江。詔元以二千人戍泗州。餘留屯江北。湖南宣諭辟徽言上左承議郎通判永州劉延年、祁陽令張登治狀。上問延年何如人。輔臣皆言不識。上曰。古人求賢如不及。然人固未易知。雖聖人猶難之。大臣既不識。何由知其賢否。通判非如縣令之不可數易也。乃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增秩。徽言又奏擅發錢米賑糶飢民。乞黜責。上釋其罪。因詔自今宣諭官合用錢物。並申朝廷。違者重竇典憲。延年、敞從子也。嘗權興國軍。巨寇李勝以迎奉神御爲名。將徒衆數千人。拏舟入軍。延年御之有方。勝屈伏而去。江西人至今稱之。敞、青江人。嘉祐侍讀學士。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新知郢州曹成爲兩浙東路兵馬鈐轄。紹興府駐劄。日厥。成自正使遙團除恐誤。左朝奉大夫知衢

州汪思温、左奉議郎知嚴州顏爲並罷。思温仍貶秩一等。坐失察妖民余五婆爲變也。以尚書吏部郎中李大有知衢州。尋詔以爲捕獲繆羅。復令居官以責後效。後又進一官。大有、清江人也。孫覿撰汪思温墓誌知衢州時有諫議大夫被召過郡。或請致贐。公曰。諫官御史當如部使者之禮。不敢過也。既去。又揚言謂公溝己。公曰。諫大夫辭受天下所瞻。而子欵以我爲簡乎。歲餘。嚴睦盜起。公聚兵境上。寨其隘。秋毫不犯。盜平而諫議公適在樞省。劾公玩寇。降秩二等。罷歸。御史中丞辛炳遣三衢得公寃狀。疏辨其誣。詔復故官。〔案〕史余五婆乃衢州開化縣人。思温爲守臣。不云無罪。又此乃都省所劾。非樞密院奏也。日曆五月九日癸亥。侍御史辛炳有本議公事進對。在思温未罷前十月。今乃云未幾。炳道三衢得思温寃狀。亦誤矣。觀所云。恐未可全據。今且附此。更須詳之。爲六月甲申還任。四年二月已未轉官。

忠訓郎閤門祗候劉軫爲左奉議郎。與通判差遣。軫、政和初中進士第。爲鄜城尉。以捕盜之勞。換右職。至是請復文階。而有此命。

是日。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王似至閬州。

庚辰。江西安撫大使趙鼎言。岳、鄂爲沿江上流控扼要害。鄂州雖有帥臣及軍萬餘。其閒大半皆烏合之衆。以至器械未備。萬一有警。難以枝梧。欲候虔賊既平。令岳飛以全軍往岳、鄂屯駐。不惟江西藉其聲援。可保無虞。而湖南、二廣亦獲安妥。詔候飛平江西、湖廣賊畢聽旨。時朝廷聞李橫失利。乃詔橫等逐鎮屯駐。非奉朝旨毋得進兵。趙鼎奏李橫事宜。或可移附此日。

辛巳。罷宣撫司便宜黜陟。日曆不載此據成都續記附入。初。張浚既受黜陟之命。事重者出敕行之。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

密院徐俯大不平指以爲僭及是浚還行在而王似等代之故有是旨朱勝非閒居錄唐制不經鳳閣鸞臺不得謂之敕命今兩省錄黃是今人所受之敕乃尙書省敕牒也故前云奉敕云云後元準敕故牒然則三省奉行聖旨之書也張丞相浚頃以知樞密院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得旨以便宜行事事多出敕余在朝廷日見之前云某司以述事因右語云奉敕如何末以使衙押字黃紙大字皆過於敕席益參除副樞密俯大不平指以爲僭余曰川士性誇侈意以割子爲不尊故用便宜作敕初不思奉何敕聞渠前自建康出使未出國門已行便宜事亦類此故承議郎胡端修贈直祕閣以元符上書入籍故也端修常州人元祐尙書右丞宗愈子元符上書邪上尤甚第四人黨籍餘官第七十一人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六

【紹興三年】六月甲申朔。兵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鄭滋言。兩淮殘破之餘。遺民無幾。請併州縣。省官吏。以寬民力。詔帥司相度以聞。徽州童子九歲名林國佐。能誦書。詔免解賜帛。自是遂爲故事。是月。鄒庭聞、林次勘。八月。饒州卓興。九年五月。饒州王文明。十年九月。饒州晏章。十一年五月。饒州江安國、定國。十二年三月。饒州鍾遠。四月。饒州章林。十二月。張嘉叟、嘉輔。十二月五日。福州陳不顯。十二月。饒州朱授。十五年正月。饒州寧百拱。四月。潘汝功。十二月。饒州戴松、戴楓。二十八年三月。福州莊大成。八月。饒州孫才。三十年。茹愈。年八月。張逵。皆免解一次。惟晏章兼習步射。能變陣勢。故永免文解焉。〔案〕一年至三十年。童子求試者三十六人。內授官者三人。已見二年三月癸丑、八月庚戌。今年三月丙寅。

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除名。廣州編管。初師古以所部屯揚州。淮南宣撫使韓世忠令移屯泗上。師古稱疾不出。世忠怒。劾之。詔統領官高舉將其軍還行在。熊克小曆。轉世忠欲令聽其節制。師古不伏。世忠劾罷之。〔案〕日曆。今年四月癸巳。得旨。令師古聽世忠節制。非世忠欲之而師古不伏。蓋不肯屯泗上。克恐誤也。

乙酉。詔以臨安獄多淹滯。命察官一員。詣府監視決遣。事大者趣之。

婺州進士張志行賜號沖素處士。

志行、東陽人。以學行爲鄉里所推。大觀中。數舉八行不就。浙東宣諭朱異言於朝。故以命之。志行年幾七十矣。詔自今給降空名官告綾紙。令官告院各立字號。吏部置籍。其書填官司限一月申部。注每年仍

巳未書塡總數申部。用權侍郎鄭滋請也。自渡江來。所降度牒甚衆。而無其籍。至是始申明之。

丙戌。復置六部架閣庫。自崇寧開。何執中爲吏部。始建議置吏部架閣官。其後諸曹皆置。凡成案語部二年。然後畀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耀門文書庫。人以爲便。迄宣和再置再省。至是都官員外郎蘇良冶奏復之。遂命未廳郎官兼。良冶建請在四月辛亥。十五年七月又復閣官。

丁亥。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侍郎胡松年入辭。肖胄言。今大臣各徇己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議乃權時之宜。以濟艱難。他日國步安強。軍聲大振。理當別圖。今臣等已行。願毋先濫約。或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間而緩之也。肖胄母文安郡太夫人文氏聞肖胄當行。爲言韓氏世爲社稷臣。汝當受命卽行。勿以老母爲念。上聞之。詔特封榮國太夫人。以寵其節。文氏、彥博孫也。肖胄等奏左朝請郎祕書丞環中爲左朝議大夫。充書狀官從之。文氏進封在戊子。命提舉修內司楊公弼更作行宮南北臺門。

戊子。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許翰薨於吉州。翰以今年七月丙辰轉官致仕。七月辛巳贈官。日曆附傳乃在去年誤也。

度支員外郎權監察御史胡蒙宣諭浙西還。上命蒙先以御寶手劄及所申明利害進册來上。是日入見。蒙出使七閱月。所案吏八人。二年十二月庚戌。海盜丞董冕二年二月。承節郎長洲添差縣尉丁諧、保義郎監湖州稅務趙序之三月甲子。承節郎添差監震澤稅務趙公遜四月壬辰。浙西提舉茶鹽公事夏之文五月丁巳。昌化令黃譚並放罷。取勘左文林郎王闢五月丁卯

行遣薦士六人。三年四月丁未左朝奉郎知吳縣宮觀右通直郎知晉陵縣晉仍五月戊寅左朝奉郎知崑山縣俞彥興右朝散郎知常州俞俟庚辰右承直郎知於潛縣樓璹並遷官九月壬申布衣李杞補官論者以爲蒙所言皆呂頤浩風指也後半月擢蒙爲右司員外郎。蒙除右司在甲辰。

庚寅宣撫處置使張浚奏捷且請俟過家上冢畢順水赴行在。上曰賴敵自退西蜀無虞呂頤浩曰臣深以爲憂今彊敵敗散皆陛下聖德所致所有張浚更取旨上曰可速其來王似、盧法原督使趣赴往仍降詔撫存蜀中並與元、金洋問民疾苦時似已至司治事而行在未知也是日德音熊克小厤作曲赦蓋誤降川陝關殺情輕死罪囚釋流已下吳价、關師古將士令宣撫司第功以聞王彥特放罪復往金州控扼應歸業人戶積欠稅役等皆蠲之四川得解舉人願赴南省者給進義副尉驛券自軍興後創行法度科斂見爲民病非爲軍需所急者仰以便宜一面住罷夔峽州縣權免商稅及力勝一年時浚方論卻敵之功將佐幕官皆以便宜遷秩起復鎮西軍節度使涇原秦鳳經略使知秦州陝西都統制吳玠爲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寶文閣學士右通議大夫參議官程唐進秩一等徽猷閣待制參贊軍事權宣撫判官劉子羽陞寶文閣直學士洪州觀察使金均房州鎮撫使王彥進保大軍承宣使兼宣撫司參議榮州防禦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副總管統制熙秦軍馬關師古爲秦州觀察使落副字榮州團練使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同統制軍馬楊政爲明州觀察使知慶陽府兼節制成鳳州軍馬康州團練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

統制和尚原軍馬吳璘爲榮州防禦使知秦州兼節制階文州軍馬朝請大夫直祕閣通判鳳翔府陳遠猷爲左朝議大夫。饒風之敗宣司竄功他書皆不見王彥行狀云敵自褒斜遁去楫相張公以爲敵雖深入而亡失士馬之多前此未有實同敗衂而卒保全蜀者繫諸將勤力棄過錄功用黜陟聖旨進秩行賞有差授公保大軍承宣使公獨不受士益重之劉子羽墓誌敵由商於犯金州涉春遂遁去還興元然張公已困於讒公亦被罪也是歲除寶文閣直學士據此則子羽除寶直當在此或除宣判時朱勝非所謂張浚以便宜除官至雜學士殆指此也日厤今年八月丁未程唐轉官回授九月丙子楊政陳遠猷轉官同日成州團練使田晟陸鄜州防禦使皆用饒風關功賞十月庚子有旨吳玠已除利州路階成秦州制置使而功賞記玠加檢校官除制置使皆併繫於饒風退師之後蓋宣司便宜所授以不見本月日故因浚赴召奉聯具書之更須詳考　彥辭不拜。王彥不授官似爲朝考有放罪指揮宣司固不敢奏行狀恐飾說耳頤浩又遺浚書曰卽未可去蜀第留宣司當爲開陳如所請浚不顧既而法原亦至閬州浚遂與子羽及參議官左通議大夫王庶主管機宜文字兵部員外郎馮康國鼎州團練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俱東以左承議郎李良臣提點降賜庫。良臣掌庫以明年四月十九日良臣申明劉錫等借金銀狀修入武經郎閤門祗候知長寧軍甄援權隨行幹辦。此據明年五月十九日甄援乞換給狀罷朝議大夫知瀘州蘇覺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而以程唐爲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唐之除日厤不見瀘州知州題名覺罷唐到皆在此月四日癸未唐自知瀘州落職奉祠邠州觀察使永興軍路軍略使郭浩知興元府。本府知府題名浩今年七月到任未知浩此時爲何官題名稱彰武軍節度使蓋誤直祕閣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兼隨軍轉運副使張深知夔州。

日厭深以今年八月癸未用浚奏改知夔州。尋又以左朝散郎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馮楫權樞密院計議官。與偕行。楫權計議官。據紹興三年九月十二日楫論遂寧府絹估割子。檄衙如此。他書蓋無有也。日厭紹興八年正月十九日御史中丞常同劄子。伏見楫詔事張浚僅同僕隸。頃歲浚罷宣撫還朝。楫無以爲佞。乃作疏頭鈔斂屬官監司郡守錢物。以獻於浚。取於他人者多。而自取者少。幕中不平。紛爭而止。三月六日辛卯。臣依上言。近嘗彈論馮楫之罷。已蒙施行。四川自靖康以來。七年上供。皆因軍興。諸處截用。楫獻策於浚。再行科斂。會朝廷訪聞。降指揮而罷。蜀人畏之切骨。（案）同所云。皆此時事。今並附此。其有無當考。

隨軍轉運副使張澄

統本司西兵赴行在。權主管軍馬。據澄明年五月十四日乞繳隨軍物色狀。修入。熊克小厭。四年四月。先是張浚令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張澄統本司兵萬人出蜀。詔趣至行在。據日厭。今年九月乙亥浚具到將帶本司兵馬四項。數多者止五千人。統押官亦無澄名。數內有五千人。又已得旨遣還。此所云統本司兵萬人。恐誤。今修潤附此。當考。

良臣綿竹人也。（中興聖政）是日上謂呂頤浩等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然後可以必行。而人不能犯。太重則法不行。太輕則不禁奸朕嘗語徐俯。異時官下有所禁切。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維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先王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其可行。（臣溫正等）曰。法爲天下平也。不可得而重。不可得而輕。惟其當而已矣。故法之立也。固已服人之心於未抵罪之前。而又哀矜惻怛。不忍以行之。則下知有恥而義。是以禁其非也。苟惟不然。加之極刑。有死而已。人苟自棄。則死非其悔。奈何以此懼之哉。國家仁恕爲治。惟熙寧用事之臣。制重祿以行貪法。至於一錢以上坐徒。劉擊謂徒爲暴刑。難正其罪。蘇軾譬之子弟有鉄兩之過。父兄施斤鈞之罰。皆謂其不可行也。法嚴而不可行。無乃有悖於事情。有不合於先王之法乎。法不可行而存之。無乃有害於民。有累於國體者乎。視官中禁切之令。雖軍法無益。則吏祿之法。宜用中制。然後決可行也。

辛卯。沿海制置使仇念罷。

壬辰。江南東西路宣諭官劉大中言。建昌軍軍學教授李彌正、玉山縣丞張絢清修廉潔。文學過人。詔並

進一官赴行在。彌正、彌遜弟絢、丹陽人也。左朝奉郎直龍圖閣李膺知虔州。坐令鹽商獻納贓軍錢。爲提舉官所劾。下吏當罰金。詔膺奪職。貶秩一等。佐吏九人抵罪有差。賜王似宣撫處置副使印。從其請也。

癸巳。監登聞鼓院廖邦傑罷。以侍御史辛炳論其移疾廢朝也。此爲洪擬言國政事。寶文閣待制提舉建州武夷山沖祐觀陳戩卒。

甲午。神武前軍統制兼淮南宣撫司都統制王瓊爲荆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時鼎寇楊幺復犯公安、石首二縣。先五日。命湖南安撫使折彦質會荆、鄂、潭、鼎統制官辛太、崔邦弼、任士安、杜湛之衆往討之。彦質數請濟師。乃命瓊總舟師以行。遣忠銳第一將崔增、神武後軍統領高進以所部五千從瓊。又命韓世忠、劉光世各以舟五百與之。仍持五月糧以行。凡湖南北兵並受瓊節度。時知岳州范寅敷遭內艱。以策干湖南安撫使折彦質。一議戰兵大略。謂楊幺初起。有寨二十。舟三百九十。兵八千餘人。今首尾五年。其數必倍。然糧倉闕乏。器械鮮少。官軍之一。可當其十。今約水陸各萬人。可以取勝。一水軍萬人。探聞鼎州見管正義兵八千。揀點精銳。可得五千。潭州帥府若選五千兵。可足備禦。不必遠召荆、鄂之兵矣。二議戰舟云。賊有車船。如陸戰之陣兵。鰍頭船。如陸戰之輕兵。官軍亦當用此。今以水軍萬人分五軍。每軍二千人。用車船二十隻。每隻容正兵二百五十人。將佐梢工百人。鰍船三十隻。每隻容正兵五十人。幷棹

夫押隊共八十二人各令附帶錢糧多集矢石其行常與紘船一進一卻進必有所取卻必有所誘亦計之上者也三議兵器云賊有鐮鉤拓叉竹爲之柄若以快刀芟其頭刃彼無能爲矣其勝賊之具弓矢爲上鉤鎗次之手刀又次之又擇十人爲牌礮手使居前列牌以衞我師礮以擊賊徒四議棹夫云戰兵恃其各善汨沒則緩不及事當使戰士亦諳棹夫之能則必安而可用今所責甚重棹夫宜與戰士同賞仍使士卒汰其不能便令乘載人兵習其擊刺使戰士習熟波濤若履平地何賊之不勝乎五議形勢云岳州抵接賊寨比諸州最近如潭州遣發及會合荆鄂舟師皆合經由於此但專令潭州攻討幺賊舟師進發皆由於岳而岳屬他路況岳有士人可募以爲前鋒者緣本州闕乏不能集事乞將兵州依舊隸湖北路其討殺楊幺事於本州者權令帥司節制於上供米內支撥一萬石六議錢糧云昨湖南帥司會合岳州荆南兵馬令各帶錢糧就行支遣各緣闕乏乞專委湖南漕臣一員權兼充湖北轉運司專切應副七議時月云攻討水賊須自十月霜降水落之時港汊分隔則易爲擒又當分築甬道安置礮坐多發巨石攻其附近八議攻討云武陵辰陽縣界鼎江南岸有夏誠劉三楊幺下水北上林等寨各據陸向水維舟岸側其鼎州見與夏誠賊寨對壘而賊於鼎江南北分布寨柵二十所岳州去賊武陽口等寨甚便止一日可行故鼎州爲陸兵之地岳州爲水兵之地如使陸兵萃於鼎州攻討夏誠楊幺以禦其前繼使水軍進自鄂州以乘其後使腹背受敵進退無據賊將安往彥質以聞詔下其議命王瓊行之已而瓊請招安金字牌上曰近來盜賊踵起蓋黃潛善等專務招安而無弭盜之術高官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幺跳

梁江湖罪惡貫盈故命討之何招安爲但令瓊破賊後止戮渠魁數人貸其餘可也乃給黃榜十道自幺及黃誠劉衡周綸皮眞幷近上知名頭領不赦外脅從之人一切不問如徒中自併及投首當議優與推恩遣崔增高進及帶錢糧在此月丁酉彥質奏寅敷入議在戊戌瓊請金字牌在七月壬戌今率聯書之熊克小厤詔統制官巨師古以兵二千亦隨瓊去誤也日厤王瓊所申有云統領官高進等下官兵二千餘人並係巨師古下舊人各願隨瓊前去克不詳考之耳其實師古此時已勒停編策不在軍中克誤甚矣○(何倫龜鑑)我高宗之所以區處羣盜者又有道焉聖訓嘗曰招安非良法命之以官是誘之使盜不若移此以賞捕盜立功之人是聖意之主於討者然也又曰凡今日奪攘縱暴之侶皆異時忠義四方之人應能開心易慮散歸田里罪犯勿問是聖意之主於招者然也他日謂宰執曰民窮爲盜多緣守令不良以擾之若安其田里肯爲盜乎又宣諭江西平盜之策惟曰擇憲師以繫服其心任守令以勸課其業蠲科役以優足其力是又不招不討思以弭盜而使之無盜寧非萬世之龜鑑乎

考功員外郎胡蒙言州縣之職令尤近民人之才否固不因京官選入而增損但選入在官日淺若未練歷又多投合上位應副寄居意在干求必於改秩惴惴然惟懼忤物安能抗勁節任直道以行己乎欲自今以往萬戶以上縣盡差京朝官每三五員再赴都堂審察然後須降敕命則冗散疲懦者必汰而天下宰令皆得材能之士不待督責而相先於政績矣事下吏部後不行　徽猷閣待制李正民知吉州以軍行故歲中科索民錢至百餘萬緡宣諭官劉太中奏請黜之正民先以應辦軍儲遷一官至是寢其命

丙申詔皇叔右監門衞大將軍士𧟌赴行在士𧟌爲金所執至河北遁還東都之再陷也士𧟌復沒於金

及是渡淮南歸士庶襄恭憲王宗愈孫也。濮王生宗愈宗愈生房陵公仲暉仲暉生士尊。詔江、浙諸州絲帛及折帛錢並以七月中旬到行在。有不足者守貳並行竄黜。用戶部請也。

丁酉。詔武顯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遷一官再任。仍賜金帶。

己亥。罷沿海制置司。以海舟三百付明州守臣李承造總領。和州防禦使制置副使張公裕同總領。仍命公裕居定海縣。以總領海船所爲名。左武大夫福州觀察使辛道宗再追一官。坐頃在軍中受賄補官不實也。

庚子。給事中黃唐傳言。陛下將以武遏亂略。而所用非所試。願詔有司稍復武選之格。酌三歲科舉取人之數。以三分之一待武士。互保應舉。如文士法。其程試先以射藝決去取。次以兵策第高下。中第者注縣尉。他日有統兵官闕。並先選武士事下兵部。論者以爲非急務。遂不行。

辛丑。進士歐陽凱上特送洪州編管。凱士嘗上書論時事。前四日。上諭輔臣曰。頃上書人聞有狂妄者。朕多置中。不欲窮罪。今凱士狂妄之甚。若不懲戒。且慮扇惑羣聽。亦害政之一端也。可以其書付從官議罪來上。仍宣示臺諫議上。故斥之。右奉議郎知彭澤縣楊汝明追三官。許參選。俟轉至承議郎止。汝明、宣和初以上書得官。實納粟也。吏部引陸知微例爲言。故有是命。時方審量濫賞。而以左右司領之。呂頤浩當國時。有所縱舍。左司員外郎王岡輒持不可。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何謂也。法

者天下公共之法大臣行法與衆棄之尚誰怨前日論甲黜三官且至乙矣輒貸不問今日復論丙如甲公秉國鈞於天下具瞻之地不平謂何而怨始有所歸矣頤浩矍然王岡事據孫覿撰墓志增入不得其時（案）史岡以今年五月除左司頤浩罷乃去故因汝明追官附此但覿以爲討論宣政誤恩卻誤此時已罷討論濫賞但令吏部審量耳是日都省批狀諸路私煎盜賣鹽並依通州已得科罪用提轄榷貨務都茶場張純請也時呂頤浩更淮南鹽法亭戶私貨者不以多少杖脊配嶺南雖赦不宥事見去年十二月會淮東提舉茶鹽郭楫言非亭戶而與軍民交易者未有明文事下榷貨務於是純言亦合一等科罪頤浩奏從之至是浙東提刑司申明亭戶盜賣形名純言上件指揮雖緣通州管下有犯臣僚起請諸路亦合一體施行頤浩不復奏陳徑以批狀行下自是斷配日多民間破家蕩產不可勝計矣頤浩批狀事日厤不載今以紹興三年十月十一日臣僚上言并刑部勘會狀增入狀云紹興三年六月十八日省批狀指揮本月十八日也非亭戶一等科罪指揮在今年三月癸亥今并附此更不別出

壬寅端明殿學士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張深知成都府充本路安撫使初深以老疾免張浚命深五日一赴司視事會成都闕守有詔浚具名奏差浚承制授深至是申命成都蹟記深以五月八日至成都中侍大夫忠州防禦使荆南鎮撫使解潛言已滿三年請罷去詔令再任

甲辰翰林學士綦崇禮上昭慈聖獻皇后改謚議。尚書右司郎中王珩爲宗正少卿。填復置閣。日厤及都司玉牒所題名。珩除宗卿。皆在此月。蓋自建炎三年以奉常兼宗卿。至此始除珩也。日厤十月庚戌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十二月內戶部相度狀並同。疑珩罷後又不除人。至庚戌乃降旨耳。秘書省著作佐郎孔端朝守都官員外郎。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盧知原充都督府參謀官。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梁汝嘉陞直龍圖閣。知臨安府。以左司諫唐煇言。知原爲政乖謬也。章再上。詔知原以本職奉祠。知原以是月癸丑提舉江州太平觀。今附此。詔舒、蘄、黃三州仍舊。聽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節制。及應副錢糧。先是淮西安撫使胡舜陟乞節三州人馬。許之。趙鼎言。江西與淮西相接。今三州撥隸淮西。萬一上流有警。則沿江一帶。並無軍馬應援。故有是旨。乙巳左朝奉郎監尚書六部門孫蓋轉對。言自靖康軍興以來。議和好則忘備禦之方。言拒敵則絕通和之議。閱時既久。屢失事機。天下至今憤痛。屬者再遣樞臣。銜命出疆。臣恐和戎之議未成。防狄之備遂弛。敵情不測。事當過慮。望密戒邊臣中申嚴戒律。詔付沿邊守帥。初。韓世忠之軍建康也。詔江東漕臣月給錢十萬緡。以酒稅上供經制等錢應副。至是劉光世移屯。又增月樁錢五萬六千緡。轉運判官直祕閣劉景直等告之於朝。詔通融應副。自呂頤浩、朱勝非並相。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樁錢。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樁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蓋不得用。所樁不能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於民。大爲

東南之患今江浙月樁錢蓋自紹興二十三年始。月樁錢諸書不見事始日曆十七年八月上諭秦檜卿未還朝朱勝非等創起月樁案史檜以去年八月免勝非代之五月勝非丁憂七月起復明年九月罷起月樁未知的在何時以事考之當是今年四月除二宣撫時今因江東漕同申明附此或可移附四月

丙午詔內外從官各舉宗室一人以備器使先是右承事郎知大宗正丞謝伋條上宗室五事曰舉賢才以強本支更法制以除煩苛擇官師以專訓導繼封爵以謹傳襲修圖牒以辨親疏始岐獻簡王仲忽爲宗官多以建白論者謂立法太嚴自渡江後南班宗室纔六十三員學官久闕襲封之典遂廢宗正有寺無官故伋言之時已用伋議復置宗正少卿因有是命惟襲封不行。用伋議復宗卿據今年十月己亥王抃罷少卿劾疏云爾右朝請大夫王唐右奉直大夫李昕並通判荊南府用鎮撫使解潛請也。此又與前此鄭作肅建言守臣辟通判指揮相妨當是用元置鎮撫司專法也

丁未詔卽駐蹕所在學置國子監以學生隨駕者三十六人爲監生置博士二員時中書舍人黃龜年入對上奏言雖車駕東巡庠序在遠而博士之官未命養教之士未充殆爲闕典遂命禮部條具其後進呈上曰學校固教化之原然當治戎飭備之時爲之則近於不急乃命罷俟焉。上語在七月戊寅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引兵發鎮江時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屯登雲門光世懼其扼己改途趣白鷺店世忠遣兵千餘襲其後光世覺之乃止既而光世奏世忠掠其甲士六十餘人且言世忠身爲大將當國家多事之時正宜謹慎

共濟大事而乃不循法度強奪戰兵若非臣彈壓嚴切必致兩軍相挺上貽聖憂樞密院言近兩軍申奏各有互招過官兵詔同都督孟庾體究發遣如無實迹行下逐司照會上尋遣使和解仍書賈復寇恂事賜之日厥七月丁巳劉光世奏臣六月二十六日統率軍馬離鎮江故附此日光世所奏甚譎張而熊克小厥乃云世忠猶欲以兵襲其後蓋爲光世諱也今參酌附見是日沂王楑駙馬都尉劉彥文在五國城告變金人遣使案問金人初欲邀二帝過河駙馬都尉蔡倏力辨其誣彥文等坐死金人尋以潘致堯所持奉兩宮金銀藥石來上上皇見之流涕謂羣下曰荷天眷命未亡趙氏中興之主出而繼焉今日信至可謂幸會惟藥材酌以備用餘皆分賜從行親屬官吏王若沖北狩行錄云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楑駙馬都尉劉彥文首告謀反金國蔡倏是日聞之於萃王植駙馬都尉宋邦光徑令徐中立闕達太上驚悸未以爲然翌日遣倏渡河以詢虛的既濟則千戶貝勒安塔哈孛堇者已陳兵河濱二逆解發往彼帳前矣盡得所呈之詳倏歸太上卽令率親屬及一行臣寮合議除白鍔以病不能出餘皆預焉先此已聞有不測之議至是而皆斃倏曰吾儕前日不死國難二帝播遷已有愧於前人不意逆黨出於至親至愛之間捐軀報效正在今日倏勇以貫高自處願諸公盡力以徇急難少有退避者神明殛之言辭慷慨坐皆泣下莫不懷奮發直前之心至七月中旬彼遣兩使前來勘問太上遣植同倏往見來使堅欲太上渡河對辨又遣徐王楑宋邦光再往至則倘執前議乃請澠聖行及信王檖駙馬都尉向子扆內侍王若沖同往倏實從之再三力懇彼使方許明日至行宮之東倏所寓之地而引問焉羣臣力拒往反詰問三日之間二賊氣折自承誣枉案上復遣前使以謝太上一面處置太上曰二子悖逆雖陳誣告天倫之屬豈忍爲之使曰若如此自有宣命並死之使歸倏上疏乞深自悔禍以畏天戒太上嘉納之

戊申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樞密院準備差使王林以所部充御前忠銳第十將林、劉光世部曲也忠銳第

九將史康民薦其才。自承州召還。而有是命。

己酉。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自處州班師。此以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大理寺劄子修入。

庚戌。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提舉修國吏。時未有日曆。中書舍人張綱請用祖宗故事。命大臣典領。起居郎孫近在祕府。亦以爲言。至是始命頤浩。尚書吏部郎中川陝撫諭周隨亨卒於閬州。詔贈直龍圖閣。官其家三人。賜銀帛百匹兩。令撫司致其柩。隨亨贈官在九月丁丑。

壬子。右宣教郎王忠民至行在。宰相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見之皆拜。舍於政府。忠民上疏力辭新命。且言臣爲大金舉兵。故自上大金國主三表。爲辯理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求名祿。上不許。忠民以告置於櫝中。藏之七寶山下。既見所奏圖中。力懇求去。遂依商虢鎮撫使董先於軍中。罷澧州歲貢竹簟。

癸丑。賜潭州度僧牒二百。爲修城之用。潭州自爲敵所破。城壁皆壞。李綱以爲汗漫難守。請截三分之一。未及成而綱去。至是安撫使折彥質言於朝。詔監司相度。其後諸司言。潭州城圍二十二里九步。西臨大江。東南兩壁。並依山勢。不可裁損。惟北壁地皆荒閒。欲截去城地七里半。新城圍計十四里半有奇。奏可。後亦不克成。諸司再奏在十月庚戌。

陝西既陷。買馬路久不通。至是榮州防禦使知秦州節制階文軍馬吳璘始以茶綵招致小蕃三十八族。以馬來市。西馬復通。蓋起於此。於是宣撫司承制授蕃官趙繼志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七年正月丙戌降告。川陝宣撫司以三泉縣爲大安軍。王明清揮麈前錄。太祖立極之初。西蜀未下。益州三泉令聞道馳驛賀表率先至闕下。上大喜。平蜀後。詔令三泉縣不隸州郡。遇慶賀許發表章。直達榻前。紹興初。四川制置司建言陞縣爲軍。失祖宗之指矣。（案）宣司陞軍。以今春敵騎至三泉而止。故因以爲控扼。非因有達表章之故。明清誤也。以武臣种友知軍兼縣事。文臣爲判官縣丞。此據紹興七年閏十月三十日吳玠劄子修入。是夏。金人所命知慈州劉度破丹州義士孫韓於山寨。降其卒三十人。盡殺之。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七

【紹興三年】秋七月甲寅朔。資政殿學士新知平江府謝克家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呂頤浩引之也。浙東福建宣諭朱異言。建州觀察推官林安宅。清廉守正。嘗面折范汝爲。詔循二資。令入對。安宅、侯官人也。丙辰。呂頤浩言。行宮北門未成。而役夫少。欲於忠銳第八將范温麾下擇不堪出戰二百人助役。且令温自董之。上問其故。席益曰。役夫出入禁闥。非素所撫循。無以彈治。上曰。不可。四方聞之。以爲使將帥舍甲兵而事營繕。非今日整兵經武之道也。益曰。聖慮深遠。非臣等所及。武秦軍節度使權主管殿前司郭仲荀兼權神武後軍都統制。朝請郎吳必明除名。英州編管。必明嘗知邵武軍。葉濃之亂。必明統所居崇安縣射士捕之。繇是武斷一鄉。脅制縣令。與通直郎前通判臨安府暨尚卿協比爲姦。爲右朝奉郎通判建州李佩所發。事聞。詔漕臣徐宇究實。於是尚卿撫州編管。知縣通直郎賈損亦坐停官。

丁巳。徽猷閣直學士詹乂試給事中。

己未。置博學宏詞科。用工部侍郎李擢奏也。其法。以制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十二件爲題。古今雜出六題。分三日試。命官除歸明流外進納及犯贓人外。願試者。以所業每題二篇納禮部。下兩制考校。堪召試者。每舉附省試院收試。上等改京官除館職。中等減三年磨勘。下等減二年。並與堂除奏補。出身人以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爲三等之差。著爲令。給事中黃唐傳暫權翰林學士。以綦崇禮疾告也。

詔太史局每月具天文風雲氣候日月交蝕等事實封報祕書省初置提舉孳生牧馬監官於饒州置司俸賜視雜監司令樞密差幹辦官三員本路給廄卒二百人仍令統制官王進以所部護之時益市馬於廣西故先擇牧地鄱陽置官提舉

庚申權商虢鎮撫使董先奏虢州失守待罪詔先兼京西招撫司都統制屯襄陽

壬戌詔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爲額此據紹興四年二月癸巳吳若申明狀修入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餘頃近歲墾田不及三分之一至是立額

癸亥尚書吏部侍郎陳與義兼權直學士院

甲子手詔諸路憲臣覈實州縣已未支還和買本錢實數來上先是諸路和買綢絹匹支錢一千而州縣又多不給者時大旱上以爲民咨怨而傷和氣諭大臣曰雨不濡土當務修政事以感天意和買未爲良法重困吾民其令監司覈實勿爲文具也閤門祗候知泗州徐宗誠再任泗州自軍興以來田萊多蕪民閒皆以草實爲食及是宗誠以土豪爲守修城郭治官舍問民閒疾苦又以私財市牛蓄糧課民使耕軍民皆贍州民聞陳杭來爲守相率詣朝廷請宗誠再任上許之知樞密院事張浚言君臣相與之際自古所難惟聖賢之君乃能終始保全使其臣立於無過之地史册書之後世歌之此臣日夜引領北向區區有求於陛下者也臣以崎嶇孤旅之身幸蒙擢用適時艱危屢經大變臣荷陛下恩德深隆不敢以家

室宗族爲念勉竭股肱之力庶幾有濟力唱忠義決圖破敵誓不俱生而臣志大而才疏心忠而識闇舉措謬戾動致怨尤首罷使權繼膺召命再念臣五年使事心力俱疲疾病交攻日以衰弱願陛下推保全之志廣均逸之仁俾獲眞祠奉事香火方今大敵敗卻將士一心外敵之勢漸衰中國之威將振臣之求退不爲無辭異時儻未死於溝壑尙求報於天地執筆見意涕淚交流詔不允仝淩疾速赴行在

乙丑尙書省言韓肖胄已至泗洲齊國館伴官兵未到時神武諸軍護送者二千人乃詔都督府以輕舟濟其軍食肖胄至汴梁僞齊劉豫欲見之副使胡松年曰見之無害豫之僞臣欲令以臣禮見肖胄未有以答松年曰皆大宋之臣當用敵禮豫不能折既見松年長揖豫敍寒温如平生豫欲以君臣之禮傲之松年曰松年與殿下比肩事主不宜如是豫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豫曰其意何在松年曰主上之意必欲復故疆而後已豫有慚色

丙寅尙書考功員外郎兼權監察御史朱異宣諭浙東、福建還入見異出使九閱月所案吏凡八人三年正月

庚申右承務郎知蘭溪縣黃伯達乙酉儒林郎知象山縣趙擧之永康丞劉伯英二月壬子浙東提擧茶鹽公事王然甲寅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四月癸巳右承直郎知崇安縣賈損己未保義郎監寧化縣稅務趙返之六月甲戌知莆田縣傅王內然康國詳見本月日餘並放罷

薦士十二人

張九成閻邱昕汪汝則熊彥詩姜仲開已見今年四月壬辰張志行已見六月乙酉林安宅已見七月甲寅石取勤公儒李郁見此日李寀見四年正月丙寅左承議郎知安溪縣王伯淮左朝奉大夫知松溪縣林元敏並已以七月甲寅轉官

異尋遷吏部仍詔俟都司有闕日除異選吏部在此月甲戌

徽猷閣待制知宣州沈晦知建康府代歐陽懋

也。日麻不見懋改除建康志懋以五月二十三日到任亦不言替移今附此當考。詔鄉貢進士石公儒、李郁並令赴都堂審察。公儒、臨海人、長於春秋傳。郁、光澤人。父深元祐黨人。母、陳瓘女兄弟也。郁早從楊時學。時以其子妻之。宣諭官朱異言其賢。故召。自移建康權貨務於鎮江。而入納絕少。建康日課近二萬緡。鎮江纔千緡而止。論者以爲軍士攘奪。商旅不敢行。詔尚書省降敕榜。禁止士卒有犯當依軍法。統制官已下並取旨重竄。今來所繫朝廷大利。務在必行。仍令江、淮兩宣司依地分巡察。兩宣司巡察在此月己巳旨

丁卯。詔錄用太祖、太宗、眞宗、仁宗、英宗、神宗六朝勳臣自曹彬至藍元振三百二十人子孫。先是徽猷閣待制宋伯友入對。言艱難以來。中原隔絕。功臣子孫凋喪殆盡。乞訪其後。量材錄用。故有是旨。其後得趙普、安仁、范質、錢若水諸孫。皆官之。慶曆三年。初定曹彬至郡曄二百四人。政和三年。重增范質至藍元振一百十六人。熊克小曆但云舊者。而無伯友名。蓋伯友以六月甲辰建明。得旨令吏開具。克曆但據吏部所申而不考事始也。

戊辰。王璽以舟師發行在。

己巳。詔以久旱。令兩浙憲臣行所部慮囚。左司諫唐煇乞令憲臣所至親自引問。庶冤枉獲伸。從之。樞密院計議官權監察御史辭徽言宣諭湖南還。是日入見。徽言出使九閱月。所案吏十六人。三年四月戊申。承信郎監茶陵

縣稅務沈銓、右迪功郎監常寧縣稅務王載。五月丙子。永州推官俞梅、司戶葉敷、保議郎東南第九將押隊姚成、忠翊郎權同管界巡檢夏智武經郎前兵馬都監吳廓、將仕郎權司戶蘇昱。辛巳。通判賓州謝徽六月甲申左宣教郎前權常寧縣阮冠六月辛亥知邵州和環。乙未右朝散郎添差湖南轉運判官趙志之並放罷取勘。又陳發陳如損詳見四月己酉黃陞詳見五月丙子。薦士三人。劉延年、張登已見五月己卯。又六月己亥左宣教郎前通判衡州趙伯牛轉官。呂頤浩以徽言擅易守臣。及移用經制銀。後三日。遂命出守。上猶疑其資淺。久之、乃以徽言知興國軍。徽言得郡在九月癸酉。

庚午。詔無職田選人及親民小使臣。並月給茶湯錢十千。職田少者通計增給。先是御筆增選人小使臣俸以養廉。輔臣進呈。上諭以今飲食衣帛之直。比宣和不啻三倍。衣食不給。而責以廉節。難矣。雖變舊法。以權一時之宜。戶部尚書黃叔敖言。文武官料錢各有格法。不可獨增選人小使臣。乞令提刑司均州縣職田於一路通融應副。無職田及職田少者增支從之。

壬申。樞密院計議官王大智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始大智以獻戰車式得官。車成而不可用。遂罷之。上因諭輔臣以車非利器。席益曰。古人彼此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懼。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樞密院計議官京西撫諭任直清依舊直祕閣。添差都督府幹辦公事。上既臨遣直清。俄聞京西連失利。遂罷行。

癸酉。宰相呂頤浩、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以旱乞罷政。上親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猷天心者。頤浩等乃復視事。時上以旱故。詔羣臣言闕政。禮部尚書洪擬奏曰。法行

之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乖則人怨而氣偏試以小事論之近時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徐康國侯彭老宣撫司獻則受之此恐指張浚是行法止及疏遠之臣也有自庶僚爲侍從臥家視事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洪炎若鼓院官移疾廢朝則斥罷之廖邦傑是行法止及宂賤之官也榷貨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以充賞而大官有勢者連營列陣公行酤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之家也小事如此推廣而言之則怨多而和氣傷可知矣疏奏上嘉納之上因旱詔羣臣言事此據熊克小麻附見日麻蓋無有也當考

甲戌右朝請大夫郤漸提舉饒州孳生監牧公事漸入辭言今西北之馬浸已衰耗朝廷取馬於邕管置監於鄱陽乃軍政之急務聞東南民閒養馬亦多乞下諸路令民閒以甚好馬輸官二十匹補進義校尉等而上之至百匹爲五等次第補授朝論恐其擾民乃止漸以八月庚子入見今併附此

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衞親兵楊沂中自嚴州還以沂中兼帶御器械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閤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四將范溫以所部充神武中軍左部統領尋詔溫係忠義人特令戶部給麻餘毋得援例溫給麻在九月庚午

乙亥朱勝非起復舊官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特命容思殿祗候陳彥臣宣

押赴行在。初召當直學士陳與義草麻。後二日復命學士綦崇禮貼改四字。與義上疏待罪。詔釋之。熊克小厤。七月癸酉。右僕射朱勝非起復。蓋從日厤所書也。檃綸所修宰相拜罷錄在乙亥。而洪邁中興玉堂制草。乃注云七月二十三日。三書不同。案陳與義待罪狀云。今日二十一日晚。伏蒙宣詔。令草朱勝非起復制。切覩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綦崇禮貼改四字。二十一日甲戌也。據此則與義以甲戌草制。乙亥實厤。不知日厤何以差誤。今不取。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選兵三千人。移戍廣州。初廣東諸司奏。右朝散郎通判廣州韓僖貪贓不法。事下提刑司勘治。已而僖子惇胄使人詣闕。訟轉運判官章傑與父有深仇。乞移獄。詔江西提刑丁彬選官根勘。僖與呂頤浩子抗善。故頤浩主之。勘官通判南安軍時益因移文劾傑奏益觀望用情。詔彬更選官往治。毋得觀望徇情滅裂。是月壬申。至是言者謂貪贓之吏。相習成風。害政殘民。蓋非一日。卽如益所行。非勘僖。是勘傑也。望詰益因依從之。其後頤浩免相。御史又以爲言。於是彬、益並罷。時彬已遣通判虔州周文虎詣廣西按僖罪。而諭意使出之。文虎有守之士也。辭之不聽。成疾道死。臺章再上。彬坐停官。而僖亦死於獄矣。彬、益罷官。在九月丙寅。彬勒停。在明年正月丁卯。皆用常同疏也。此時同未爲御史。故不出其名。僖以去年三月癸卯下廣州獄。今年十一月乙丑死於獄中。凡坐獄五百三十餘日。明年二月甲午。廣州申到。

丙子。詔諸路監司分按州縣。親錄囚徒。以察冤滯。以久旱用工部員外郎臨海朱綰奏也。詔臨安府守臣有奏稟事。不許隔班上殿。用直龍圖閣知府事梁汝嘉請也。汝嘉嘗言。臨安府地望爲一路。最況輦轂

之下。莫先彈壓。而守臣之任。僅同支郡。望令本府依舊帶安撫使。析浙西八州爲二分隸鎮江、臨安。時以防江爲重。未克行。是日泉州洪水溢壞城郭廬舍。凡三日乃平。

丁丑。詔遣內使衞茂恂往夔州、荊南府催促張浚赴行在。仍以茶藥爲賜。尋詔茂恂所過州有前宰執皆撫問之。

己卯。省都督府隨軍漕臣。時以戶部侍郎姚舜明在鎮江總領錢糧故也。詔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秦州張榮以所部赴行在。初講筵所以進書推恩書吏慕允中補進武副尉。提舉官乞特不作非泛補授都官用例。許之。左司諫唐煇言。號令不信。後之僥倖者無以澄革。乞改正。是日進呈。上曰。此御批寶也。既有例當行。席益曰。此事固有前比。然以副尉而煩諫官論執。請如所奏。上領之。徐俯曰。如有例何。上曰。然。凡朝廷事既有例。因言者論列而改。則朝廷所行果非也。且此小事非繫國體。呂頤浩、席益固請如煇所奏。上可之。〔案〕唐煇所奏。非謂不應補官。謂其不應不作非泛也。檢克小麻。節略其文。遂失事實。今稍詳之。〔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天下之事。必有爭臣以防其微。必有謀臣以當其體。此爲治世也已矣。事之行也。必有毫髮之可議。人以爲猶可也。爭者曰。必不可。人以爲未害也。爭者曰。必有害。人主豈得忽於微而黜其說哉。彼以爭爲職者也。事之猶可也。而過於言。無傷也。人有所難言。事有所必不可。不言者。又將使斯人不擇可否。不計從違。以伸其職於後也。故曰。法家拂士。不可以通人望之言。無不從有補國家。稍加違曉。其職遂廢。謀臣者。所宜左右其說。以獻於明主也。太上皇帝樂受諫疏。付外而行。與大臣謀議。曲折詳盡。寧格成命而重違諫奏。此國體也。夫以煇之論一副尉。與論獻瓜果而授試官者何如哉。獻瓜果而授試官。塗之人耳而來者。未必加多。因講筵而覬恩澤。則祇應之類不乏也。其非泛補授之名。安得而不早進正。於此雖有前比。可免論職。特不可以一祇應恩澤而屈忠言沮直氣也。煇之論事。以其職。頤浩、益謀國。以其體。而太上皇帝不難於聽從之。聖德盛矣哉。

庚辰。輔臣奏事。呂頤浩言雨足。上曰。日者亢旱。朕甚憂之。以爲穡事無望矣。今霑足如此。殆將有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大有年者纔一。書有年者再而已。以此知豐登之難得也。先是自六月丙午不雨。上命議獄省刑。弛力役。進素膳。及是雨乃足。翌日。上始御玉食焉。

辛巳。左朝散大夫廣西轉運副使劉彥適知靜江府。代見任人降充直祕閣許中赴行在。先是有詔復收免行錢。而彥適市買方物。抑賈人使低其直。民有訟之憲司者。中械繫之。死獄中。提點刑獄公事董棻言於朝。故先召還。尋奪職。奪職在八月庚子。棻遠之子也。既而宣諭官明橐復奏其五罪。四年二月壬申。乃趣湖南漕司勘治。

皇伯洪州觀察使權行在中正司安定郡王令時爲寧遠軍承宣使。以積閥遷也。

八月。〔案〕是月癸未朔丙戌戶部尚書黃叔敖請諸路上供錢。兩浙限次年二月終。江湖限五月中閒起發。違者本部以聞。從之。四年二月。廣東、西漕臣以上供欠多降一級。初。忠銳第八將徐文既叛去。事見四月。以所部海舟六十。官軍四千三百。泛海至鹽城縣。遣使臣闕中納款於僞齊。具言沿海無防禦之人。可以徑至二浙。且圖上駐蹕所在軍馬之數。因密州草橋鎮巡檢包德聞於劉豫。豫大喜。是日。授文防禦使。知萊州。以海艦二十益其軍。令犯通、泰等州。且至淮南與大軍會合。

己丑。命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赴行在。仍命飛以精卒萬人戍江州。輔臣因論分屯軍馬遠近輕重。呂

頤浩曰。但恐無糧。上曰。撫國家。給饋餉。自古亦須運糧。豈有無糧之理。乃命出撫州椿管錢九萬餘緡。江西折帛錢易糧萬斛。以餉飛軍。

辛卯。詔諸路州軍。自去年以後奏案未得斷敕者。具月日申部取斷。先是禮部尚書洪擬入對。論諸路獄案凝滯。上諭輔臣曰。奏案遣決。濡滯刑獄。禁繫者多。何以召和氣。呂頤浩曰。奏案法有日限。上曰。但不舉行耳。可常催趣。務在刑清。庶革久弊。乃有是旨。

壬辰。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王似言。川陝諸州應奏獄案。乞用便宜指揮。酌情斷下。如張浚例。許之。

癸巳。左承議郎常同爲殿中侍御史。同自柳州召還。既對。遂有是命。和安大夫榮州防禦使王繼先言。累年供進湯藥有勞。已推恩數。乞將上件勞績守本官致仕。庶不踰分。招致人言。詔繼先進秩一等。許回授。是日。朱勝非自湖州赴行在。故事。大臣奪情者。服糙光幘慘紫袍。皁角帶。上皇惡之。政和末。始議以入公門不應變服。遂以吉服朝。然居家猶喪服也。至是勝非請所服。太常遂省記宣和近事以報。而居第則慘服去佩焉。議者不以爲是。太常奏下。有此月庚子今用勝非赴行在遂書之勝非奏狀云臣今月十一日登舟長行。癸巳十一日也。奪情故事。太常所記不如是之詳。今以紫綵百祠叢談增入是夜。

虔卒石亮與其徒謀即州學團聚爲變。忠節指揮使司佺密告東南第六將韓思等率兵捕其徒七人。皆斬之。事聞。詔虔州別選守臣。命見任人侯延慶赴行在。事聞在九月庚午。後三日癸酉。除朱芾知虔州已附見九月甲戌劉大中奏後。更不別出。

甲午。上謂大臣曰。元祐黨人。固皆賢。然其中亦有不賢者乎。呂頤浩等曰。豈能皆賢。徐俯曰。若眞元祐黨人。豈有不賢。但蔡京輩凡己之所惡。欲終身廢之者。必名之元祐之黨。是以其中不免有小人。上曰。若黃策之類是也。俯曰。黃策乃元符末上書狂直被罪。始天下皆稱之。如策比者。無慮十數人。策不能固窮守節。旋陷於非義。其中亦有議論前後反覆。姦惡猥瑣。竄名其間。如楊畏、朱師服數人耳。策以直祕閣通判嚴州。受賕抵罪。故上及之。右通直郎唐恕試太常少卿。恕及告老屢召不至。及是入對。詔賜進士出身。而有是命。右朝請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王子獻復右朝議大夫。子獻初坐江西棄城停官。及是乞牽復。大理約法公罪斬。仍用赦而復之。著此以見棄城約法輕重。故降充寶文閣待制王覿追復龍圖閣學士。覿秦州人。元祐翰林學士。

黨籍制已上第二十六人。臨江軍安置。

乙未。詔河南鎮撫使翟琮且在襄陽府屯泊。聽候朝旨。時梁、衞之地。悉淪僞境。琮屯伊陽之鳳牛山。爲僞齊所逼。孤立不能敵。率部曲突圍奔襄陽。京西招討使李橫以聞。故有是命。熊克小厤載琮突圍在明年三月末。蓋不知琮至襄陽之時也。今從日厤附此。克又云。琮以敝城孤立不能敵。亦誤。琮雖爲河南府孟汝鄭州鎮撫使。其實遙領虛名。今不取。權商虢鎮撫使董先亦言。有官軍及老弱七千。在襄陽。而李橫兵已衆。恐不能贍給。乃命先赴行在。先遂以其衆依趙鼎於江西。

丙申。以昭慈聖獻皇后改謚册寶告太廟。

丁酉。遣戶部員外郎徐杞奉册寶。

己亥。以信安郡王孟忠厚爲禮儀使。奉神御並詣温州。上酌獻於射殿畢。步導至行宮南門外。奉辭。宰相率百官辭於城外。時以製塑神御。官吏遷官資者二百四十餘人。添給錢萬緡。銀帛二千四百餘匹兩。言者以爲濫。乃命差減焉。八月甲午。詔轉官資人減半。

詔置三衙管軍直舍於殿門外。用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請也。

庚子。詔都轉運使移司撫州。時議者皆欲罷都運司以省費。給事中黃唐傳上疏言。自罷發運司後。上供錢物頓失拘催。遂改爲都漕。蓋以收簇上供應副行朝爲事。今罷此亦可省官吏之費。但慮諸路漕臣。復以上供錢物移用。他時復置。卽非朝廷舉措。並具置司前後所催發錢物數以聞。乞付戶部官同議。於是度支郎中侯懋等言。自置此司。一歲間所拘催錢糧金帛。已八十二萬餘貫石匹兩。第漕臣不得自便。同所忌嫉。以此見存廢利害甚明。今置司常州。去閩、廣、江、湖地遠。乞移司撫州。從之。熊克小曆誤以唐傳元章爲懋所奏。遂併戶部定奪之語合爲一章。蓋園莽也。今依日曆。各取其要語別書之。

辛丑。信安郡王孟忠厚言。近者有詔改議昭慈聖獻皇后謚號。務盡尊崇。而其廢復之因。終未明辨。人咸疑之。臣聞昨有黃策上書。專論此事。蓋策於平江因析賣蔡京家產。乃得京舊所藏親奉聖語劄子手迹。有太上皇帝諭京語曰。皇太后言。昨先帝旣廢后。亦有悔意。嘗以語皇太后。則知廢黜之事。非繇泰陵聖

意。斷可知矣。昨已蒙宣取京所書劄眞本。望宣付史館。以慰在天之靈。從之。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添差福州兵馬鈐轄劉紹先爲神武右軍右部統領。用張浚請也。

甲辰。手詔曰。比者雨暘弗時。幾壞苗稼。朕方寅畏祇惕之中。又復地震蘇、湖。益甚懼焉。蓋天之降災。其應必至。皆朕失德。不能奉順乾坤。協序陰陽之故。咨爾在位大小之臣。有能應變弭災。輔朕不逮者。極言無隱。先是宰執同奏請罪。章未下。侍御史辛炳奏大臣無畏天心。何事不可。其言峻甚。由是出宰執初章。仍有天之降災。皆朕失德之語。於是呂頤浩等居家待罪。累四章乃止。此並據宋勝非秀水閑居錄附見日曆無之。時已命諸路憲司起發州郡所負積年禁軍闕額錢。是日。上諭輔臣。恐不便於民。速令除放。遂以手詔付有司。自建炎以來皆蠲之。御史臺主簿陳祖禮言。按臺令。有三院御史分詣三省點檢之文六察官輪詣六曹按察之制。望申行之。詔自下半年爲始。祖禮、晉陵人也。右承議郎新提舉廣南市舶姚焯請得具便民或邊防五事。如守臣例。許之。自是監司皆得條上。

乙巳。詔復置史館。以從官兼修撰。餘官兼直館檢討。若著作郎佐有闕。依元豐例。差郎官兼領。先是著作官全闕。以都官員外郎孔端朝兼權著作佐郎。至是吏、禮部討論而有此命。初。婺州兵馬都監駱公彥等七人。皆以潛邸恩得添差。而左司諫唐煇言其非祖宗舊制。吏部引上皇初卽位時敕旨爲言。是日。詔隨龍官係國朝故事添差。劉與諫院照會。吏部奏到元符三年六月五日聖旨蓋爲上皇隨龍人創設也。

丙午起居郎孫近守中書舍人曾統守起守郎祕閣修撰知虔州侯延慶復爲起居舍人尚書左司員外郎劉岑守祕書少監直寶文閣知彬州趙不羣知宣州右朝奉大夫趙康直改知泰州泰州自分鎭後就用武將張榮爲守及是始命文臣　左宣教郎杜巖送廣州居住巖自宜都與其孥乘舟至姑孰朝廷聞之命官護送至行在而後遣之巖兄嵩崑中道亡去求之不獲既而奔僞齊　紹興七年十一月金人差除數內有杜嵩故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朱師服追復集英殿修撰以元祐黨人故也　師服海州人紹聖中書舍人待制以上第四十九人五年六月乙卯追奪

丁未浙西提舉茶鹽司言本路諸縣去冬住賣鹽錢塘縣四十六萬餘斤比遞年增三十七倍建德縣二十七萬餘斤比遞年虧六分乞賞罰詔兩縣當職官減展磨勘年有差　初張浚承制以參議官寶文閣學士程唐籌邊有勞進秩一等回授其子登仕郎敦復爲承務郎命既下論者以爲吏部改官格法甚嚴雖見任宰臣回授轉官亦無改官之例乞改正乃詔循敦復二資

戊申詔江浙等路轉運司給事中黃唐傳言自置司以來催發上供所增錢三十餘萬緡黃金千五百餘兩米二十二萬斛絹二十餘萬匹綿亦稱是不知何名而遽罷之若罷此司而上供愆期定復分遣郎官四出催刷是徒爲擾擾紛紛虧損國體利害甚明望賜詳酌詔以次官書讀行下　初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孟揆寓居梧州多市官鹽以規利至潯州爲監稅左宣教郎韓璜所發州以私鹽論罪揆憩於朝詔廣西提點刑獄董棻定奪棻言揆雖以詭名市官鹽爲詞而在法犯權貨不得根問買處合從私販法事下

榷貨務提領官張純言廣西鹽係官販官賣。即無不許隔越州府貨買之文。都省勘會。恐官司實有用情令本路漕臣依公究實申省。如敢觀望重賓典憲。其日辛卯也。至是侍御史辛炳言。揆若轉買客人官鹽自有文引照驗。今既無文引。無可體究。適所以彰朝廷用情廢法之失。遠方官司祇有遠望朝廷之理。必不觀望州郡勘司。按揆父子兄弟。叨受國恩。前此坐罪貶責。例當籍沒家貲。巧計避免。今以私販獲敗。天實誅之。公朝成法。每以私意廢輟。不可不戒。乃詔潯州速具案以聞。俟至取旨。著此以見臺諫攻宮頤浩本末。案炳奏潯州已於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具案聞奏。至今踰年。方令刑部促潯州奏案。不知何謂。四年六月庚子行遣。

詔故朝請郎陳伯彊特官一子。伯彊事上皇爲右正言。以忤權倖廢。及是用其家請而命之。中書舍人張綱論伯彊之死。已三十年。前此未嘗敍雪。今遽推恩其子。異日死於謫籍者。援以爲例。將何以止之。朱勝非曰。伯彊以直忤蔡京而被黜。今議已開理。當推恩。蓋綱失於取會。上曰。伯彊固直。第朝廷未嘗辨雪。致綱有言。今欲直伯彊之冤。當先令辨正也。十一月丁卯寢命。五年三月乙亥再推恩。

己酉。給事中黃唐傳言。近下求賢之詔。未聞有畫一奇出一策者。而告論州縣及訴人之過。則多有之。此非陛下求言本意。望降詔旨。應自今上書言事。毋有所諱。惟不許因書告他訐人過失。詔檢鼓院榜諭。

殿中侍御史常同言。陛下乘此艱難。注意在將。而二三將臣。不能協心共謀以濟國事。邇者淫雨害稼。地震輔郡。陰盛之象。殆謂此也。悉由幕府謀議之官。以妄言激怒主帥。贊畫無狀。理宜罷免。詔以付諸將同

所言蓋指劉光世、韓世忠也。侍御史辛炳言：「切綴日參，每見朝殿進呈，宰執有留身奏事者，臣竊謂天下有大利害，政事有大因革，人才之黜陟，賞罰之勸懲，相與敷陳於陛下之前，蓋有不容不公者，留身之際，何所不有？臣恐朋植黨之漸，爲害滋大，欲望降旨，自今三省樞密院朝殿進呈訖，不得留身，違者許御史臺彈奏。都省奏閤門狀，令臣僚上殿，不得留身奏事，宰臣非執政官曲謝及乞解職者聽。庚戌，詔依閤門見行條法。詔權貨務都茶場許臺諫取索及句喚人吏。此事因常同論張純罪，當考。

辛亥，翻滁王仲湜請諸州宗室各以行尊者一人檢察月俸錢米，許之。渡江後，宗子散居四方，故仲湜以爲請。

是月，韓肖胄等始至雲中，見金國左副元帥宗維議事。王明清揮麈第三錄：韓似夫與先子言：頃使金國，見金主所繫帶，光彩絢目。韓注視久之。金主云：此石晉少主獻耶律氏者。唐氏日月帶也。案張匯節要云：紹興三年春，尼瑪哈固新居雲中，夏，尼瑪哈之白水泊濕暑，秋，尼瑪哈等避暑回分居本所。不云金主在雲中。金史：肖胄以今年十二月四日回到泗州，若往會寧，往還必不如是之速。繫與肖胄偕來者止元帥府使人，則似未嘗見金主也。明清所云，姑附此當考。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八

【紹興三年】九月壬子朔。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沈晦提舉江州太平觀。以殿中侍御史常同論其凶暴狂僭。貪忍輕率也。晦到官纔踰月而罷。初張浚爲宣撫處置使。行移於六部用劄子。而六部則用申狀。至是吏部請宣撫使非見任執政官者。並申六部。六部用公牒從之。右朝請大夫陳杭知通州。

癸亥。尚書左僕射呂頤浩引疾求去。詔幹辦御藥院趙徹宣押赴都堂視事。時天象示變。臺諫交章論頤浩之罪。上始厭之。及罷都漕司。頤浩不能爭。乃求去。祕書少監孫近請命前宰執供具建炎四年二月以前時政記。仍令修注。官補建炎以來起居注。命百司日以朝廷所施行事報祕書省。進奏院月報亦如之。從之。

甲寅。呂頤浩再求去。詔幹辦御藥院邵諤宣押視事。川陝宣撫司隨軍轉運使趙開增印錢引一百五十萬緡。以錢引未通流於夔路故也。

乙卯。給事中黃唐傅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時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唐傅自爲給事中。將及半歲。朝廷政事。寧無差失。前後臺諫。劾正亦多。唐傅尸祿其間。曾無一言封駁。但乞以文士解額三分取武士。爲此不急之務而已。其畏謹緘默如此。今都轉運司虛占員闕。蠹耗國用。臺諫官以爲可罷。公論以爲可罷。陛下以爲可罷。唯大臣初主議者。尚欲存留。唐傅不顧公議。明示傅會之迹。欲以取悅宰相。

頃者京城失守。唐傅爲宗正少卿。盡取玉牒獻於金帥。使皇族係累而去。用此張邦昌差權中書舍人。屢行僞命告詞。士大夫至今切齒。望賜罷黜。以肅百僚。故有是命。章再上。遂奪職。唐傅奪職在丁巳。湖南轉運副使李弼孺罷。先是。本路安撫使折彥質奏弼孺與之有舊隙。請罷去。詔弼孺移江西。五月庚申。時湖寇充斥。弼孺聞命不行。徧檄諸州。有敢應副帥司者。當職官枷項送獄。御史常同言。弼孺趣操卑汚。頃年嘗認倡人李師師爲姑。諂事朱勔。賊汚狼籍。今又公違詔旨。占護錢糧。意望敗事。故弼孺遂罷。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乞致仕。不許。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自軍中朝行在。至是復還鎮江。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因私忿交爭。事下督府。庾不能辨曲直。乃走愬諸朝焉。此以紹興八年常同劾疏附入。初。僞齊侍御史盧載楊上議。陳結南夷擾川、廣之策。大略謂。今宋朝播遷。假息吳、越。西失關、陝之重兵。東絕齊、魯之徭賦。荆、湖屯大寇。江、浙防勁敵。固已顛沛矣。然而川、廣交通貨寶。雜遝有金銀茶馬之貢。香磐繒錦之利。資其雄富。未易殄。越爲今之計。莫若列其利害。表於大金。大具海舶。各遣一介之使。南通交趾。結連溪洞。講智高之舊策。約二廣以分王侵掠其地。俾財賦不入於二浙。將窮且迫。雖不加討。亦必魚爛而亡矣。豫大悅。是日。遣通判齊州傅維永及募進士宋囷等五十餘人。自登州泛海入交阯。册郡王李陽煥爲

廣王且結連諸溪洞酋長。金主遣使穆郡哩等二十餘人偕行。此據張孝純書增入。計未必達也。姑附此。

丙辰。朱勝非言。近聞泉州水災。事見七月丙子。已下本州詰問。上謂大臣曰。國朝以來。四方水旱。無不上聞。故修省蠲貸之令隨之。近日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聞。何也。既而泉州奏其事。乃詔民之被害者除其稅。其當濟給及營繕者。以度牒二百賜之。秦檜在是月甲戌。〔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書曰。明四目。達四聰。蓋言人君之視聽。貴於無壅也。管子曰。堂上長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蓋言人主之視聽。易於隔絕也。今欲去隔絕之患而使之無壅。其唯言路乎。四方雖遠。有水旱災異。使之上聞。雖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疾苦。其視聽廣矣。能乎是。則天下之事無不聞矣。蓋人情喜聞其美而惡言其非。所樂聞之事。今也水旱災異。而使得以上聞。則凡可以達一人之聽者。果何憚而不言乎。姦佞之肆欺。盜賊之竊發。若是之類。使其無之則已。有則必皆以實告。得其實而預圖之。天下無難事矣。其爲益豈小補哉。噫。此祖宗之深意。而太上皇帝所以責監司守臣也。

時行宮外朝止一殿。月見羣臣。

省政事。則謂之後殿。食後引公事。則謂之內殿。雙日講讀於斯。則謂之講殿。至是梁杕前榮且壞。命有司繕治之。乃權御射殿。極卑陋。茆屋裁三楹。侍臣行列巾裹觸棟宇。權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章誼言。朝廷比修紹興敕令。忠厚之意。悉本祖宗。惟是速於成書。去取之間。不無舛錯。今州縣推行。漸見牴牾。望詔監司郡守。與夫承用官司。參考祖宗之舊典。各摭新書之闕遺。悉隨所見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審訂。刪去訛謬。著爲定法。從之。

左朝奉大夫王次翁自廣西轉運判官召還。是日引見。而對不合。乃以次翁

知處州。次翁乞祠而去。

丁巳。詔自今行在職事及釐務官上書。並實封用公文印記。繳牒檢鼓院投進。不在召保知在逐便之數。

前三日。太常少卿唐恕應詔上書。鼓院用例。併投匭人押出。侍御史辛炳言有虧禮意。故有是旨。元旨爲應詔上書人設。後以鼓院監官唐琢申明。十一月庚申得旨。逐時投進文字依此。今併書之。

戊午。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罷爲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頤浩再相凡二年。侍御史辛炳劾其不恭不忠。敗壞法度。及頤浩引疾求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因論其十罪。大略謂頤浩循蔡京、王黼故轍。重立茶鹽法。專爲謀利。一也。不於荆、淮立進取規模。惟務偷安。二也。所引用非貪鄙俗士。卽其親舊。三也。民訴訟有再至者。輒罪之。四也。贓吏呂應問、韓億皆滿數萬。頤浩既受女謁。遂令移獄。欲罪元按官司。五也。臺諫論事。不合己事。不合己意。則怒形於色。六也。近兩將不協。幾至交兵。不能辨曲直以申國威。而姑息之。七也。其心腹最善者。擢置臺屬。使採臺中議論。八也。近者地震。抑而不奏。及降詔求言。又不引去。九也。每會親黨夜飲。男女雜坐。比言者論罷都漕司。遽託病乞出。十也。陛下未欲遽罷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謂功出衆人。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九齡所謂不以賞功者也。疏入。遂召翰林學士綦崇禮草

制授頤浩舊節奉祠。密禮所草詞。略曰。備觀夙夜之勤。莫測災祥之異。駭人言之歸咎。指國政之失平。朕則責躬。卿胡辭位密禮。頤浩所厚也。炳言頤浩制詞優厚。無一字貶黜之意。不知頤浩之罰。是耶非耶。按頤浩兩任宰司。狼籍不一。不特搢紳士夫能言之。雖三省六曹百司之人猶能言之。不特武夫悍卒能言之。市井閭巷之人亦能言之。祖宗以來。不聞大臣敢如此者。頤浩安而行之。欺忽陛下。敗壞法度。日甚一日。頃者罷去。正坐臣僚章疏。不曾降出。亦聞陛下批語有力掩之者。是非之不明。賞罰之所以不行。此前日之失也。今復蹈之。可不爲後日戒乎。望以臣前疏付外廷。以明是非。鏞去。將相崇資。以正賞罰。於是頤浩卒改命。詔諸路水旱等事。令監司郡守即時聞奏。如敢隱默。當竄典憲。

己未。手詔以絹計贓者三千爲一匹。舊法十三百爲一匹。建炎初增爲二千。至是言者欲舉祖宗之制。杖脊贓吏於朝堂。上以絹直高。故有是旨。乾道六年三月甲戌。又增一千。都省言。近降金銀錢帛和糴米一百萬斛。務欲利國便民。聞前時和糴郡縣。多將糴本留不即支。及阻節減剋民戶。實得無幾。致所糴數少。今宜革去前弊。詔有違戾者。當職官吏並徒二年。（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古今言理財者。必曰輕重斂散也。太公行之於周。管仲行之於齊。其後李悝以爲平糴耿壽昌以爲常平。李彪以爲和糴。名雖不同。其實一也。然則和糴之法。豈不爲甚良。而其效豈不爲甚著。今天下利之所出。取之悉矣。理財者無所施其能矣。其猶可以佐用度之乏。而兼利於公私者。莫若和糴。賤而斂其糴。民有所濟而不饑。利不入於大賈蓄家。而公上享其贏餘。此其法所以爲可行也。然而朝廷行之。未見夫爲利者。法

非不善而行之者重蠹爾太上皇帝因都省之言重違屢之罪蓋將以痛懲其弊也其在今日和糴之法未常廢而不講臣願舉太上皇帝是法而奉行之有違戾者必罰無赦庶幾和糴之法不徒存其虛名而遂收其實效此誠當今之急務也

庚申呂頤浩復爲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宮祠如故制略曰迨再預於首臺遂兩更於期歲聲稱有減風績頓忘復虧難進之風遂致易汙之失用辛炳疏也　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自江州來朝賜飛金帶器甲飛養子雲年尚少上亦以戰袍戎器賜之賜甲帶在此月甲子今併書之夜朝天門外火燔民居甚衆

辛酉川陝宣撫司統領官吳勝敗僞齊兵於黃堆寨初陝西同統制軍馬楊政率諸軍深入至清水縣命勝與統領官楊從儀程俊等率忠義人進討僞涇原第八將嚴千以甲軍千人騎五百築蓮花城勝急擊破之翌日第十將楷師閔復以騎二千來援勝等追殺無遺獲所部將十餘人師閔僅以身免勝還至臘家城復與敵遇步將從義郎彭展戰死準備將承信郎賀吉爲賊所獲曰吾不死於敵手遂自殺是役也將士死者百二十有三人皆贈官祿其子吉延安人也吳勝以是月己卯破蓮花城彭展賀吉以十月丙戌死事今併書之

壬戌直徽猷閣呂祉陛直龍圖閣知建康府祉初除淮南宣撫司參議官未至上奏言今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接如人之身四體不備今日荊楚之地不可不宿兵以固上游之勢上納其言會江西賊帥遂用之建康自南渡後率以前執政或侍從官爲帥至是特有此授祉既至對於內殿首論治道之要先自治而後治人兵家之法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先爲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者。莫急於形勢。故一曰形勢。日者朝廷命諸將分屯沿江。得之矣。然此特形勢一事。若軍政不修。亦不可恃。故以軍政次之。軍政修在擇守將。故次以守將。屯田乃宿兵之先務。故次以屯田。宿兵既多。則生財必有術。故次以通貨。然生財莫如省費。故次以省費。欲將士用命。蓋在謹賞。故次以謹賞。正兵以當大敵。而保守鄉井。助戰策應。以防賊兵衝突。不可無民兵。故次以民兵。防固吾圍。欲知賊中動靜。則不可無斥堠。故次以斥堠。若欲知賊中虛實。乘利進討。則不可不遣閒探。故次以閒探。以終焉。凡茲十事。皆今日所當行。闕一不可也。然臣之所論。特其大略。至其詳、則在講之。及得人行之。其論形勢曰。西北以山河爲險。東南以長江爲險。自建炎己酉歲後。長江表裏。非敵騎蹂踐。則邊馬騷殘。累年諸處。閒有軍馬。然上下不接。來去不常。大非所以一統東南。臣前日論之詳矣。臣謂關中者天下上游。而江左則下游也。上下之勢。猶之首尾。其中氣脈。必相接續。豈可一處閒斷。將欲復關、陝。必先固四川。自四川而下。有襄陽、荊南、武昌、九江、池陽、太平、建康、鎮江。皆沿江也。小大不均。表裏不可無備。謂當命將分兵戍守。使相維持。自遠近視之。皆隱然如敵國焉。則共奠王室。有磐石之固矣。其論兵政曰。古之兵法。下自五人爲伍。上至五師爲軍。平居無事。有以結其心。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及一旦犯難。則同力蹈萬死。以求一生。去古既遠。名雖不同。而意皆倣此。未有其心不一而可用者。方今諸將類多忠勇絕世。敢當大敵。則將不乏矣。累年巨寇。如張用、曹成、李宏、馬友下。皆河北百歲忠義之民。勇悍敢戰之士。今則盡歸諸將。是兵亦不少。至於器甲。亦稍增緝。多至八九分。少者三五分。是器甲亦粗備矣。惟是烏合之衆。不揀不練。失古軍伍

結心之法。尋常討捕草寇潰兵。則有子女玉帛之利。而倚恃諸將威力。故所向無前。若嘗大敵。臣恐未必如是之銳。蓋非所謂仁義之兵。節制之師也。臣願陛下。蒐求知兵之士。講究古軍伍結心之法。因時之宜。稍準古制。酌自宸意。以授諸將。委曲訓飭。使心曉意肯而力行之。以時教之。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令耳目習熟。緩急肯出死力以相助。士卒隸將佐。將佐隸統領。統領隸統制。統制隸大將。則是所謂仁義之兵。節制之師也。其論守將曰。民以養兵。兵以保民。兩者不可偏廢。而守則治民者也。將則統兵者也。俱要得人。諸郡屯兵多少不等。則將嘗視之。大郡則任近上大將。守臣嘗選前執政。次郡則任以次諸將。守臣當選從臣。小郡則任又其次諸將。守臣則選庶官。守將協共兵民和一。則外寇不侵。內患不起。四方安業。一二年間。可復舊矣。其論屯田曰。民至愚也。難與慮始。可與繼成。今軍中招徠之衆。類皆南畝之民。但習於偷惰。日有請給。遂忘其故業。沿江諸處。沃野連壤。若計口授田。貸之牛種器具。士宜而勸相之。亦豈有不可爲者。臣見湖南韓京一軍。在衡州茶陵、安仁縣。請佃拋荒田耕種。二三年矣。人情安之。今法行之初。雖若強之。及其收成獲利稍厚。始知耕稼之樂。蓋復其本業。則競趨之。有不待相勸者。故趙充國悒悒於此。誠得宿兵守邊。省財足用之要。此事全在守將得人。行之如何耳。其論民兵曰。三代而上。寓兵於農。農卽兵也。春秋而降。齊有內政。晉有被廬。曷常不用民兵。而近世用之。則無益徒擾。是何耶。推行無術。責望太重也。臣謂民兵但可令保守鄉井。官兵擊逐。則併力把捉。而防其衝突。若因利乘便。則助戰策應。近世不然。往往調發令遠去。且使之嘗先以嘗賊軍。是以無益而徒擾。所謂推行無術。責望太重也。臣伏思

卒伍與器仗古人皆謂之兵者言致用均也且以鎗劍譬之鎗非不長也劍非不大也要其利用止在鋒刃鋒刃一入則所向無前矣士卒之衆何以異此顧臨敵用之如何耳古人計兵有號萬者有號百萬者安得皆是精銳特鋒刃耳以此論之民兵未可謂之無益也上嘉納之

癸亥起居郎曾統言記注之官職司言動國朝尤重其選多以諫臣爲之聽直前奏事所以廣聰明也元豐官制始正起居郎舍人之名不復并任諫列然有史事亦許直前頃者權臣用事言路浸壅居是官者既無言責率以出位爲嫌陛下雖有好問之誠人臣雖有輸忠之意而舊制日隳莫之或舉誠爲可惜乃命依元豐舊制

故中散大夫孟彥弼特贈太師故贈直龍圖閣孟忠亮特贈祕閣修撰彥弼忠厚父忠亮其兄也上以昭慈故內批彥弼追封王爵忠亮贈從官令有司討論已而復有是命時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以邢氏薨故乞賜田賜第官其子弟門客皆踰常制上令補二子官其長子右承務郎孝楊進二秩餘悉不行且諭輔臣曰祖宗待戚里皆有常憲朕不敢逾豈以后族故私之耶〔中興聖政〕後復以皇后受冊乞恩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所私也況待遇后家又不敢與宣和家等今請雖不已視其援母后爲比者亦勿聽〔臣留正等〕曰后之尊母天下同無與亞其家所宜得之恩於外戚亦奚有加焉太上皇待遇后家邢氏不敢與宣和皇后韋氏家等非謂其區區之禮當然也孝心之所發其爲等級次第有自然而然者雖欲彊而同之不可得也語曰致雖天子必有尊也惟太上皇帝之是心也其爲有尊也著矣

乙丑江陰軍進士李韜蘇白伏闕上書論時事御筆押歸本貫翌日輔臣進呈上曰所言皆細務可行非

有詆訐之語。顧不當伏闕耳。此風皆李綱輩啓之。卒成變亂。不可不懲也。然韜白所言宗子擾民等事。亦命監司郡守讖察之。

丙寅。詔自今執政官許留身奏事。如宰臣例。給事中詹又復爲徽猷閣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言者論其昏耄也。端明殿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洪州趙鼎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中衞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落階官爲鎮南軍承宣使江西沿江制置使。戍江州。尋詔飛落沿江二字。樞密院言。欲令飛於江州、興國、南康軍一帶駐軍。其江西見管諸頭項軍馬。雖隸帥司。如遇緩急。許飛抽差使喚。鼎發遣應副。務要內外相應。共濟國事。若江上有軍期急速。會議不及。許飛一面隨宜措置施行。訖報鼎照應。江北對岸係舒、蘄兩州。可令岳飛節制。合用錢糧。令鼎督所屬監司州縣應辦。從之。飛言。本路兵久不訓習。乞留五千人屯洪州。二千人屯虔州、西安軍。餘並隨軍訓習。詔飛、鼎同議。先是飛在洪州。與江南兵馬鈐轄趙秉淵飲。大醉。擊秉淵幾死。帥臣李回奏劾之。及是上戒飛止酒。飛遂不飲。始統制官傅選屯江州。李山知蘄州。皆受回節度。飛受命。奏乞選山皆爲本司統制。於是飛始能成軍。江東宣撫使劉光世與秉淵素厚。奏秉淵還建康以避之。時飛軍月費錢十二萬二千餘緡。米萬四千五百餘斛。此據十月十八日趙鼎所奏。詔潛臣曾紆津致錢糧。爲軍中五月之費。而鼎督趣之。回與飛不協。至鼎推誠待之。飛亦心服。飛節制舒、蘄州及隨宜措置。在此月己巳。落沿江字。在壬申。光世奏秉淵部曲歸附人。在癸酉。飛乞分兵在甲戌。詔李山兵馬令飛收管。在戊寅。令曾紆椿管五月錢糧。在十月己亥。選山充統制。在十二月乙未。今參聯書之。

尙書省言自來奉使國書係學士院收掌自軍興以來國書事干機密欲令學士院將見架閣國書正副本幷應干文字並赴樞密院機速房送納令本房收掌宰執封押檢詳官常切檢察從之　詔都督府參議官直祕閣宋孝先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主管機宜文字起復左承議郎范同等二人幹辦公事左朝議大夫張髦等七人準備差遣右迪功郎孫大雅等八人並留參議官直祕閣宣穎主管機宜文字左宣教郎李堯幹辦公事直祕閣任直清等七人準備差遣右承直郎姚宏等六人並罷大雅近子宏舜明子也先是呂頤浩孟庾皆置官屬合三十有六人及是減半時擴在全州未至也既而以穎提舉廣南路市舶直清通判荊南府　是日信安郡王孟忠厚上昭慈聖獻皇后改謚册於温州太廟不改題神主

丁卯勒停人謝亮敍朝請大夫知滁州中書舍人孫近等言亮以假官入仕法當審量誕妄貪汚不可付以郡寄命遂寢

戊辰上謂輔臣曰議者多言諸大將不宜益兵漢高祖定天下諸將兵至十數萬未嘗以爲疑故能成功今劉光世韓世忠兵纔各五萬張俊不滿三萬議者已患其多此不知時宜也席益曰方用兵之時御諸將當如高祠既削平之後待功臣當如光武前三日詔以忠鋭第九將史康民第十將王林所部益俊軍又令第二將統守忠受俊節制故言者及之　以岳雲爲保義郎閤門祗候詔前宰執領祠官居外者添給如判州府例管任侍從人太中大夫以上依知州例以下依小郡知州例時士大夫奉祠者率避地嶺

南故廣州以爲請　中書舍人孫近言募役法始於熙寧成於紹聖歷歲滋久逮今已不勝其弊鄉村之民貧者破竭貲產當頻併之役富者轉移名籍爲幸免之計則以募役之法取於逐甲而不通於一都之弊也母子不相保而必至於出嫁兄弟不相容而必至於析生則以募役之法雜取人丁多寡而不專用物力高下之弊也其他曲折難徧以疏舉望下諸路提舉官講求見行役法之有害於民者條具而變通之其後頗有條陳者不克行

己巳尚書兵部侍郎鄭滋試吏部侍郎滋攝天官踰半年至是改命　權刑部侍郎章誼試兵部侍郎大理卿李與權權刑部侍郎中書舍人黃龜年試給事中與權嘗獻士師龜總故以命之既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與權刀筆俗吏傾事朱勔自擢刑寺每斷一獄必具情節見宰相於私第觀其意所喜怒以爲輕重近所進龜總聞止是職林通典六帖之屬編集皆出子弟門客之手他無足取龜年素無直聲乍任言官陰結大臣致身要地自登詞掖所繳幾何左司諫唐煇亦言與權爲燕山漕髡首以拜郭藥師爲江南漕日事燕飲以奉大帥未及一年超躐要地豈當玷法從之選乃詔與權提舉江州太平觀龜年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與權進龜總在此月丁巳二人得宮祠在壬申今聯書之

河南布衣朱敦儒特補右迪功郎令肇慶府以禮敦遣赴行在初敦儒策試不就已見建炎二年二月丁卯避亂抵南雄州張浚將西行奏赴軍前計議敦儒卒不起至是宣諭官明橐言其深達治體有經世之才參知政事席益吏部侍郎直學士院陳與義又交稱其賢乃有是命　廣南宣

諭明橐言二廣官賣鄰諸州價平者每籮不下八九千而漕司官價止於四千七百其餘所入皆爲私有乞將立定官價永爲中制外或增或損隨時低昂官司不得執定將鹽息所入並充經費毋得科斂其餘封樁以待朝廷移用橐又言二廣州縣多缺官有一郡止知州或一縣全缺正官者望令吏部速注正官催促之任事下權貨務及吏部勘當　右承奉郎新通判廣州章億提舉江西茶鹽公事　著此以見常同所云監當資序人除監司或又前已有此當考

庚午上謂輔臣曰日來稍撥忠銳軍隸大將而江上防守諸將部分悉定顧今歲防秋比日前爲略具矣朱勝非曰今歲防秋誠非前日可及上曰今有兵僅三十萬當更精擇得勝兵二十萬器械悉備訓而行之可以復中原威外國豈獨捍防險阻哉　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朝設官有當廢而置當存而罷者自渡江以來不除寺監之官豈非欲減冗員省浮費然在外諸司屬官浸增舊員坐享厚祿全無職事以江湖荆浙閩廣九路約計無慮百餘員事之倒置如此夫內之郎曹外之監司其任重矣而選除之際至用初改官或監當資序人爲之蓋其間實有材能可用而朝廷無資格以待之故也今添差一路分都監之類月奉數百緡輟一員之費已可養十寺監丞況一郡之官有踰百餘員者而在廷之臣反不及此數非所以尊王室臣愚以謂當裁減諸路屬官之數復除寺監丞官一則可以分掌郎曹繁劇之務二則可以養試人材以觀其功能而於此選除郎官監司三則資淺而可用者不至僥倖而躐遷其爲利便灼然明甚

是日進呈上曰郎官高選前此多歷寺監丞乃得之自渡江以來省併官曹序進人材徑至郎官非是其議復置如同言同又奏邇者輔臣不公招致物議望訓諭近弼各推公心共濟國事破朋黨之隙去自用之隘勿以私怨而抑實材勿以異己而廢羣策衆智並用一私不容公道既開人情厭伏中興之業可望而至矣詔付三省樞密院（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國朝之制以三省統六部以六部統九寺五監尊卑上下秩然有不可紊之序用人率循次以進未有不歷寺監丞而得至郎曹者也中興之初大減吏員寺監丞多闕不補進用者及始超躐尚書郎或以初改秩及監當資序者爲之太上皇帝於是詔復寺監丞如累朝舊典此一舉也有三益焉考核人材詳試以事一也資級有倫名器增重二也少年新進不敢有僥倖之心三也主上嗣興九重郎曹之選寺監丞亦不輕授誠得太上皇官人之法哉

尚書吏部員外郎朱異提點江南東部刑獄公事坐出使非其人也尋又罷去（異十月甲申改主管太平觀今併書之）　度支郎中侯懋以言都曹司事不自安因求去詔以懋爲福建轉運判官已而侍御史辛炳論懋非按察才命遂寢　詔陝西都統制吳玠永興經略使郭浩和尚原有功俟復陝西於本路賜玠田十五頃浩田十頃統制官已下皆有差時張浚已命浩帥興元而朝廷未知也　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趙延壽爲兩浙東路兵馬副都監溫州駐劄（延壽去年爲督府前軍將其衆叛去不知何以不降罷當考）

辛未右宣義郎蘇籀爲大宗正丞籀轍孫也　詔免德安府上供二年

壬申三省言勘會江淮防秋分道置使部分已定詔直學士院綦崇禮草詔賜劉光世韓世忠（詳見是月乙亥）自

軍興以來機速事皆以白劄子徑下有司既報行然後赴給舍書押降敕其後擬官斷獄皆然兩省之職殆廢至是中書舍人孫近言國家倣唐舊制分建三省凡政令之失中賞刑之非當其在中書則舍人得以封還其在門下則給事得以論駁蓋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則號令無反汗之嫌政事無過舉之迹今給舍但書押已行之事雖欲輪執而成命已行非設官本意望申嚴舊制應非軍期急速不可待者並先書讀而後行詔自今非急速不可待時者勿報應給舍書讀如無封駁令書時行下（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唐制以三省之長共議國政復以中書舍人平處可否給事中駁正違失蓋懼其行之而有未善也至德以後兵興急於機便三省之長始顓決遣於是政去臺閣造會昌間乃復舊典國朝建官遵用唐舊上下相維之制益復詳密艱難以來軍事或不待給舍書行循習滋久凡擬官斷獄一切徑下是亦何異於至德以後哉使給舍緘默不得有所建明是豈祖宗建官之意哉太上皇帝斷然以重事非急速者仍命給舍書讀不以一時之權而忘萬世之制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太上皇有之）

布衣李杞補右迪功郎杞常孫也寓居華亭宣諭官胡蒙言其賢上召對而有是命未幾杞以私酤事爲人所告有司掩之而不治言者論之杞坐奪官而蒙貶秩　大理少卿張杓言親民之官莫如縣令比來縣令不職姦贓日聞豈特爲令者之罪蓋在於舉之不審用之不當任之不久遇之不厚誠能反是四者臣見才能奮發治效顯著矣臣欲乞每歲監司聚議舉縣令治狀尤異者一人保明列奏重行殊賞庶幾人自奮勵化爲循良吏部注授縣令並用合格之人不得注初補官子弟及文學爲儒之士若廣南江北縣令少增酬賞人自樂赴京朝官知縣乞依舊三考選人縣令依諸州教授在任改官并破驛券是日進呈上曰縣令尤爲近民

須一任有舉主及格者乃得爲之比來一切之制行或初官便得爲令已釐正矣當謹守之乃命以杓所言送吏部後多施行杓玉山人也。日厤壬申進呈張杓論淮南監司帥臣守令當精加選擇上曰云云熊厤因之(案)此日所降出臣僚章疏乃書論縣令而上語亦專擡此不知時政記何以云然或又別有章不下當考(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自封建之法廢分天子之民而治之者惟守令固不可以不擇以令視守其去民尤近奈何以百里之任而小之輕於除授而莫之察乎張杓有請太上皇帝未暇監司帥臣之問而先及於縣令聖意蓋有爲也雖然古者爲官擇人後世爲人擇守漢郎官出宰百里唐歷縣令則得爲臺郎給舍所以重其選也今日之法改官而爲縣令例所不免則不得已而後授之其餘求他入不得亦不得已而後授之授之既出於不得已彼視其職不過爲養資考之計以求免於罪戾而已尚何望其興吾民之治乎臣謂今日之法宜爲官擇人如漢唐之制增重其選則於太上皇聖意有合矣

詔神武後軍見在行在官兵八千人並撥隸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日厤無人數(案)此

師古全軍萬人除撥高進二千

人隸王瓊外當餘此令增入

癸酉直龍圖閣知明州李承造尚書刑部員外郎蘇恪左朝奉大夫監都茶場程庠大理寺直曹匯並罷侍御史辛炳言其閨門之內帷簿不修甘心倡優以奉權貴故也承造尋奪職。承造奪職在十月戊子。左奉議郎新湖北轉運判官范伯思守度支員外郎先是伯思權樞密院計議官往隆興帥司趣市戰馬及還擢爲部使者又除省郎既而左司諫唐煇言伯思始事林靈素其後繫名軍中所遷官率多冒濫命遂寢

甲戌寧遠軍承宣使權行在宗正司安定郡王令畤同知行在大宗正事　敦武郎權主管壽春府統制

軍馬羅與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仍賜金帶。與本王亭部曲。假守踰年至是請於朝而改命。諭提轄榷貨務都茶場張純言。訪聞近有妄造言語扇搖鹽法之人。乞降黃榜約束從之。江南東西路宣諭官劉大中言。左奉議郎知寧國縣李椿年練習民事。稽考稅額。各有條理。左宣教郎湯鵬舉悉心撫字。百姓服其恩信。詔並進一官。俟任滿赴行在。椿年浮梁人。鵬舉金壇人也。大中又言。祕閣修撰權知虔州侯延慶守正特立。近岳飛平寇。賴其協濟。得以成功。直龍圖閣知建昌軍朱芾節制兵馬。擒殺石陂軍賊。盡淨。其學問源淵。殆近時所謂老成人者。直祕閣知江州孫佑諳練民事。招集流亡。人多歸業。三郡之政。實有可觀。緣已經朝廷擢用。乞更不轉官。特降優詔褒寵。以爲奉法愛民者之勸。從之。時已詔延慶爲修注。而徙芾知虔州。大中蓋未知也。芾徙虔州在此月癸酉。

詔神武副軍統領官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張憲、武顯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王貴、正將武功郎姚政、副將承節郎楊再興等二十四人。並陞帶陝西諸路副將至準備差使有差。憲尋以捕虔寇功遷武略大夫吉州刺史。而貴亦進階官遙郡二官。二人進官在此月庚辰。

乙亥。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爲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爲建康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置司鎮江府。神武前軍統制荊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王瓌爲荊南府岳鄂潭鼎澧黃州漢陽軍制置使。置司鄂州。神武副軍都統制江西制置使岳飛爲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置司江州。賜光世錢十萬緡爲營壘費。仍命世忠措置所部沿江至平江府、江陰軍、沿海地分。侍衞親軍步軍都

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爲檢校少保、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神武中軍統制提舉鎮撫使李橫言、諜報金僞欲併兵前來、深慮多寡不敵、倉卒失據、乞嚴賜指揮荆南、金房、德安鄰鎮、更相救恤、庶有輔車之勢、敵人畏憚、樞密院言、已降旨令李橫解潛緩急互相應援、乃劄橫照會而敵兵已至矣。十月已亥僞齊陷鄧州、在此後二十三日。　川陝宣撫司統制官武德大夫康州刺史李師彥爲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餘六人進秩有差、先是張浚錄饒風嶺之勞、次第褒錄、至是申命之。著此用見饒風功賞。

戊寅、祕書省正字陳祖言請修建炎以來日曆、從之。　詔行在諸軍並令戶部犒設一次、上自還會稽以來、每兩月乃一賞衞士、朱勝非及其時、則命吏爲文書置袖中、俟命而後進、久而上覺之、問何不早進、勝非曰、此異恩也、當出自陛下、若舉之、非市恩而何。

己卯、詔臨安府權免本路監司移送公事及定奪文字、俟移蹕如舊、以守臣梁汝嘉援開封府例有請也。

右朝請大夫中書門下省錄事魏彥弼還所寄資、爲右中奉大夫、提轄行在權貨務兼都茶場。

庚辰、集英殿修撰蘇遲權尚書刑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饒州董耘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既而言者論其夙貪、命遂寢。　詔神武副軍統制江西制置使岳飛所部改稱神武後軍、以飛爲統制。　進士楊次雄應詔上書、祠賜束帛。　僞齊遣將與知光州許約合兵圍固始縣、知縣事孫暉將所部遁去、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統制官酈瓊等救之、未至、會淮西安撫使胡舜陟命準備將領秉宿衞親兵楊沂中兼權殿前

司公事。仍詔仲荀以紹興府、温、台、明州爲地分。自帥府外。應統兵官並得節制。始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所任責。朱勝非再相。始議分遣諸帥。各據要會。某帥當某路。一定不復易。已而江西制置大使趙鼎言。舒、蘄、黄三州。先得旨分隸大路。後有旨。軍期事聽江州沿江安撫司約束。又令遇盜賊竊發。聽淮西帥司約束。最後令舒、蘄二州聽岳飛節制。三州殘破之餘。事力單弱。凡受四司節制。不知號令何所適從。乃詔舒、蘄州隸岳飛。黄州隸王瓌節制。十一月丙寅降旨。仲荀至明。正當風汎賊月南來之時。即遣小舟入海爲斥堠。屯兵港口。據要會以待之。熊克小曆載仲荀知明州在七月蓋誤也。今從日曆。世忠兼領許浦在十月丙申。初。張浚之在閩州也。奏言。宣撫司見屯諸將官兵四萬五千人。馬五千餘匹。而吳玠、關師古兩軍不與。浚既出蜀。副使王似等奏見兵三萬七千餘人。馬二千八百餘匹。詔浚具所留兵數以聞。至是浚言。遂赴行在。乃建康所攜親兵及摘差武騎銳士良家子。與奉詔所遣西兵等。共八千餘人。馬二千三百餘匹。乃命浚於所至遣還西兵五千人。以備捍禦。

丙子。尚書兵部侍郎章誼充徽猷閣直學士。與徽猷閣待制兼樞密都承旨趙子畫兩易。尚書右司員外郎胡蒙罷。左司諫唐煇論蒙奉事權臣。侵冒陞擢。昨爲浙西宣諭所按發。皆任私喜怒。有承大臣風旨者。故絀之。詔堂後官遷轉並赴臺謝。事初見二月庚子。

襄鄧義郎洪邦彥以鄉兵來援。辛巳。賊棄城去。

是月。僞齊直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極其指斥。豫批進定國一官。楊克弼爲豫傳。載定國進論首句八十九字。指斥不錄。

是秋。金左副元帥宗維悉起女眞土人散居漢地。惟金主及將相親屬衞兵之家得留。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九

【紹興三年】冬十月壬午朔詔曰昨者出自朕意分遣使人授以手麻澄清諸道逮胡蒙等還朝偶緣他事相繼而去皆非有失使指深慮四遠不知其由妄意揣摩將已行之事苟簡滅裂顛倒紛紜民受其弊未還二使不無疑慮動輒畏縮甚失臨遣之旨意也三省可速行下諸路所陳利害令監司郡縣遵守舉薦人材取旨錄用時劉大中、明橐未還上恐郡邑觀望故有是詔　禮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洪擬罷爲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以殿中侍御史常同論其阿附王黼在銓曹專任胥史故也先是上以地震求言擬與其兄子駕部員外郎興祖偕上封事論朝廷紀綱不正語侵在位者繇是父子繼罷　秦魯國太長公主自閩中至會稽請入見許之

癸未起復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自渡江以來官司文籍散佚無所稽考議者以爲銓法最爲急務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錄元豐元祐吏部法來上乃命洪擬等以省記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至是成書　樞密院言近聞商人有持膠鰾漆貨匿於茶篋中以售於北境者詔禁止犯者行軍法

甲申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交修試給事中　御史臺主簿陳禮、祕書省正字陳祖言並罷以御史常同論其日登大臣之門肆爲長夜之飲覘伺臺評出入詭祕也　成忠郎閤門祗侯統領光州石

額寨入兵張昂充黃岡、黃陂、麻城三縣巡檢。昂屯山寨凡七年。故有是命。

丙戌。尚書考功員外郎魏矼守監察御史。矼在考功時。選部案牘不存。吏緣爲姦。川、陝官兩部者。多以徼文沮抑。往反輒經歲。矼請細節不圓者。悉先放行。人以爲便。自後踵行之。矼、歷陽人也。

丁亥。監察御史鄭作肅守尚書左司員外郎。吏部員外郎袁正功守右司員外郎。詔撫州進士鄧名世、左承事郎李公懋、左從政郎徐嘉並召赴行在。名世、孝甫孫。孝甫已見二年七月。家素貧。不求仕進。躬耕以養。每博通經史。長於春秋。公懋、臨川進士高第。黃潛善惡其切直。故斥遠之。嘉、西安人。爲德安令。民安其政。宣諭官劉大中俱薦於朝。故有是命。

戊子。尚書工部侍郎李擢試禮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知處州耿延禧試尚書刑部侍郎。既而言者奏延禧不當用。罷之。權刑部侍郎蘇遲權工部侍郎。日歷九月庚辰。蘇遲權刑部侍郎疾速赴行在。十月戊子。蘇遲權刑部侍郎兩次所載告詞並同。刑部題名。蘇遲九月除權侍郎。十月除權工部侍郎。工部題名同。（案）此則李擢爲禮部尚書。遲實代之。日歷差誤。起居郎曾統罷爲祕閣修撰。知秀州。太常少卿唐恕試起居郎。兼權給事中。恕力辭不拜。右朝散大夫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張宗臣初除大理卿。坐章去會婺州以賣鹽不法事被劾。宗臣欲逮平民數十人。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知之否。簽書鎮東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主上屢下恤刑之詔。惟恐無辜被繫。公身爲部使者。不

能上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聞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慚。九成因投檄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奏宗臣夙貪且聞其朋附權貴。居五客之一。故罷。　詔樞密院編修官宗庠、魏良臣效官有守。不事奔競。並令引對。庠順昌人。良臣已見二年八月。良臣、席益所薦也。既而御史常同論庠素號凶人。嘗干廖剛薦引。剛以其無行不薦。遂誣剛匿喪事以告言官。及綱辨明有明橐爲證。乃知誕妄。恐薦者不知其詳。上誤聖聽。乃止不召。章再上。詔與外任。

己丑。直祕閣知江州孫佑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左朝請大夫陳子卿知江州。　詔捕獲強盜雖無被主姓名。而贓滿已經論決者。許推賞。先是太常少卿唐恕言。舊法。獲盜不知被主姓名。則不該賞。故江湖間有舉舟盡遭屠戮。蹤迹絕滅。官司雖知。終不掩捕。蓋既知無激勸之方。又欲逃捕盜之責。法久姦生。望賜更改。故有是命。

庚寅。起復鎮西軍節度使涇原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充陝西諸路都統制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吳玠加檢校少保。以總兵累年。捍禦有功也。玠加檢校官。除利州路制置使。據墓碑。乃緣饒風濮之功而史所書如此。蓋宣司隱其敗。次第行賞。朝廷雖申命之。卻別降此旨耳。　左朝散郎邵彪知楚州。　大理少卿元兗言。四方之獄。雖非大辟。情法不相當者。皆得奏請裁決。今奏案來上。大率皆引用情重法輕之制。而所謂情輕法重者鮮矣。豈人之犯法而無情輕者乎。欲望申敕。凡遇麗於法而情實可矜者。俾遵守成憲。請讞以聞。詔申嚴行下。　左承事郎程克俊守國子監丞。初。魏矼在考

功。建言州縣和預買絹。多不給本錢。乞就折民間應納役錢之數。使官無受給之弊。民無請納之勞。至是下轉運常平司議。已而兩轉運司言。本路歲用和買本錢七十三萬餘緡。委是無可挪撥。而常平司言。役錢既充和買。則役人無以給之。其議遂止。兩司奏下在明年二月庚子。

壬辰。詔自今犯私鹽。並依紹興敕斷罪。如亭戶非亭戶煎鹽與私販。及軍人聚集百姓依藉軍兵聲勢私販。本犯不至徒者。配鄰州。若罪至徒。卽配千里。如係流罪。卽刺配廣南。內私販拒捕之人。依政和指揮不以赦降原減。其去年十二月甲午敕旨。及今年六月辛丑尙書省批狀指揮勿行。先是殿中侍御史常同及對。論私販刑名太重。上曰。凡舉事不能有利無害。第當擇利多害少者爲之。非卿言。朕不知其害。同復奏紹興敕。私有鹽一斤。徒一年三百斤。配本城。煎煉者一兩比二兩。刑名不爲不重。後來復降指揮。並不用蔭原赦。再因官司申請。雖遇特恩不原。行法之深。乃至於此。可謂盡矣。去年之冬。因大軍所駐。常有兵卒私販。百姓因之。故又有亭戶不以多寡杖脊配廣南指揮。蓋一時禁止。非通行天下永久之法也。昨因權貨務看詳。以謂諸路亦合一體施行。遂批狀行之。提領官張純、一堂吏耳。但欲附會去相之意。朝廷不謀之近臣。不付之戶部。不稟之聖旨。遂以批狀行之。何其易哉。自此法之行。州郡斷配日有之。破家蕩產。不可勝計。主議之臣。聞人一語及此。則以爲沮壞鹽法。但曰。刑不峻。不足以致厚利。夫嚴刑章而不恤害民。此蔡京、王黼之術也。柰何令遂用之。訪聞官司所捕獲。皆貧下之戶。不過數十斤之資。至於有力之家。

則結集人衆。持兵守護。動至千萬斤。巡尉熟視。莫敢誰何。嶺外險遠。平時攘劫之風。已自難制。今配私販之徒。往聚於彼。豈遠方之利。自古及今。刑之所施。必稱罪之輕重。豈有罪無等降。一用重刑之理。今私鹽一斤至杖脊配廣南。則孰不相率爲百千斤之多哉。祖宗仁德在人。猶人之有元氣。今天下之勢。可謂病矣。柰何遂欲傷元氣乎。法令之行。繫乎國本。不使有識搢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非國之福也。望付三省。以前後所降私販刑名。更加熟議。如有犯禁。且從紹興編敕定斷。若軍人聚集及百姓依藉軍兵聲勢私販。卽依甲午指揮。所有不用蔭原赦指揮。亦乞詳酌施行。契勘榷貨務都茶場。特一場務耳。非省部寺監之比。自今應干茶鹽事。乞送戶部看當。事屬刑名者。兼送刑部擬定。其場務及提領官受客人詞狀。並申尚書省。不許徑牒諸路施行。事下戶、刑部、大理寺參詳。至是乃定。用戶部尚書黃叔敖奏也。熊克小厤載此事甚略。且附於六月末。閒案當同此時。自柳州詔還。未至都。今年八月始除御史。九月丁丑同奏私鹽刑名。太重。詔戶、刑部勘當。至是進呈。克實誤也。克又併載張純下大理治罪在六月末。亦誤。純下大理在十月己亥。今別繫本月。

宰相朱勝非言。自置宣撫處置司。凡四川帥臣監司以下堂除部闕。及安撫茶馬等司辟闕。盡以便宜差官。有違舊制。致使寒士久不得祿。詔自今監帥司闕官。令宣撫司具奏三兩人聽旨。其原係部闕。並令諸路漕司依舊法施行。

尚書吏部員外郎蘇良冶罷。以言者論良冶交結呂頤浩子弟。最爲親密。與蘇恪皆預入幕之賓。人戲號爲二蘇。故黜。恪十月癸酉已罷。

荆南制置使王瓊引舟師將至鄂州。上奏言。湖水瀰漫。楊么未可捕。詔湖水已減落。令速進兵。

甲午大理國請入貢且賣馬上諭大臣曰令賣馬可也進奉可勿許安可利其虛名而勞民乎朱勝非曰異時廣西奏大理入貢事可爲鑒上曰遐方異域何由得實彼云進奉實利賈販第令帥臣邊將償其馬直當價則馬當繼至庶可增諸將騎兵不爲無益也　左儒林郎舒賓王爲永豐令擅斬劫盜詔特降二資　尚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宣諭江南路還入見以舉刺官吏申明利害平反獄訟科撥財賦爲八册來上大中出使僅一歲所案吏二十人　正月乙丑永豐尉陳文昌戊寅右朝散郎知貴溪縣趙皎二月庚戌新建令王策三月丙子右承事郎知南城縣徐端益四月丁酉吉水令張汝錫己酉右承務郎知太和縣丞高公甄五月丙寅左承事郎權上猶令郭達右承直郎上猶丞李琳右迪功郎權上猶尉楊邦德六月丁亥右從事郎知安福建縣井大有壬辰右宣義郎通判吉州韓顏冑八月丁亥建德令榮三省九月甲戌右朝奉郎新通判宣州楚執柔並放罷取勘內公軾達停官又李回韓璆吳革李澡別見三月甲子李正民見六月甲午檀倬見十月壬寅又知青陽縣宋仲堪四年二月辛丑大中論上供促限奏中及之未見行遣　薦士十六人　正月己卯右承議郎知鉛山縣陳沐六月丁亥左宣教郎前會昌令吳兢七月丙辰左朝奉郎昭信軍簽判張師益左承直郎吉州判官李鄂九月甲戌左朝請大夫知南康縣趙公謹十月丁亥袁州司戶參軍饒延直並遷一官赴行在又李彌正張綋李椿年湯鵬舉侯延慶朱芾孫佑鄧名世李公懋徐蕆別見六月壬辰九月甲戌十月丁亥所薦士後多知名　川陝宣撫司隨軍轉運使趙開增印錢引二百萬緡於夔路市糧及金銀以宣撫司於恭涪州糴米三十萬斛故也俄又增印二百萬緡

乙未左奉議郎提點浙東刑獄公事周綱言新法弓手皆失業游惰不逞之徒乞廢武尉一司將見役之人蒞於文尉事下戶兵部如所請　初上既增以絹計贓之直而大理少卿張杓入對言竊盜以贓準錢四百以上即科杖罪纔及兩貫遂斷徒刑民無常產迫於飢寒不得已而爲盜今百物騰踊所得至微而

罪已及於徒情實可憫刑寺奏除強盜依舊制外竊盜遞增錢五分如三貫徒一年之類俟物價平日如舊是日進呈上曰自古人君治國家不過省刑罰薄稅斂爲先耳可如所奏杓以九月癸亥面對甲子章下今併附此乾道六年閏五月又增一貫

武節郎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添差幹辦皇城司韓世良添差浙西兵馬鈐迺罷皇城司世良初除皇城司月日未考見當

丁酉禮部員外郎兼祕省著作佐郎舒清國言自有國難盜賊間起所在州縣率多殘破人民流離戶口減少而守令或不究心撫存凋瘵謂宜以戶口增否立守令考課之法而優其賞格庶幾守令惠愛及民不惟流民歸業而四方轉徙者亦有所託從之令吏戶部立法清國江山人也詔內侍賈翊放歸田里翊始坐罪黜監嶺南市征至是以其母老而釋之翊三月戊寅謫官此細事當牽聯書之爲易相故各附本日

戊戌手詔曰朕以眇躬親逢戾運愧無德化純一風俗深慮士大夫趨向尚多趨附征利蓋奔競之風不息則朋比之勢漸成若不以時警懼辨其邪正尚且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得不負愧於天下可令臺諫伺察其徽卽行糾劾三省樞密院差除常加遴選朕有望焉尚書禮部員外郎舒清國試起居郎仍詔以見闕官日下供職至是職事官除拜不俟給舍書讀率得堂帖卽視事時孫近建請未踰月也進建請在九月壬申

左迪功郎陳琦充敕令所刪定官。琦始以累舉得官。呂頤浩善之。琦紹興二年特奏名同進士出身。用爲都督府屬官。至是復有此命。著此爲劉大中論琦上書張本。琦爲都督府屬。大中所奏云爾。今年九月丙寅督府屬吏去留數內。不見琦名。當考。

廣南宣諭明橐奏邕州之地。南鄰交趾。其左右江諸峒。多有亡賴之徒。略賣人口。販入其國。又聞邕、欽、廉三州。與交趾海道相連。逐年規利之徒。貿易金香。必以小平錢爲約。而又下令其國。小平錢許入而不許出。若不申嚴禁止。其害甚大。欲乞自今二廣邊郡。透漏生口銅錢。應帥臣監司守倅巡捕當職官失覺察者。比犯人減一等坐罪。庶幾檢察加嚴。上下循守。詔戶、刑部立法。其後二部請故縱生口及透漏銅錢過界者。巡捕官減罪人二等。失察生口又減三等。鎮寨官縣令知通監司帥臣失察者抵罪有差。從之。十一月甲戌立法。

己亥。尚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行監察御史。大中奉使江南。刺舉無所避。上甚嘉之。故有是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王庭秀、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岡皆嘗爲呂頤浩幕客。不自安。因引疾求去。詔除直祕閣。庭秀主管江州太平觀。岡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右中奉大夫提舉榷貨務都茶場張純罷。仍送大理寺治罪。時殿中侍御史常同奏純陰狡恣橫。肆爲不法。與尚書省戶房都事單知章及監都茶場程庠深相交結。凡有所行。先囑二人。庠內啓之於冢司。知章外行之於都省。權分執政。勢動中外。有違其意。立見禍患。每客人入納稀少。則強抑交引鋪戶先次納錢。給空名文鈔。俟入納擁併日。旋填姓名。出納不公。姦

狀暴著故有是命日厲不見純行遣明年六月十八日丙午右治獄奏曾師雄案稱已斷人權貨務提轄官張純不知如何具斷也

淮南宣撫使韓世忠言有兵四萬四千餘人輜重病發者大半方國家缺乏之際理宜省費望汰歸內郡以省財用詔世忠兵練已精自河北山東隨世忠累經出入難以例汰令存恤之　初閩鹽自兵亂以來商販絕少鬻鈔不行乃用邵武軍判官趙不已請併令轉運司撥賣歲輸錢鈔十五萬緡時虔盜竊發多緣郡入閩廣販鹽以作亂右朝奉郎知梅州程杲乞散賣小鈔謂非特可助國計亦使細民得販則暗消其爲盜之端事下權貨務而提轄官張純以爲福建廣東皆係官販杲所言有侵漕計且礙成法事遂寢杲建陽人也案權貨務所申以此日行下乃張純未罷前所勘當也

是日僞齊陷鄧州以其將齊安上知州事

庚子詔廣西路安撫司取撥歲額鹽一百萬斤和買牛皮筋角赴行在於是兩路各以其數抑配於民民之殺牛者甚衆此以明年七月九日丙辰廣西運判趙子嚴所奏修入日厲無之

辛丑南丹蠻犯觀州初南丹州刺史莫公晟政和間獻地於朝以爲廣西兵馬鈐轄既而逃歸會武節郎黃昉知觀州遣兵略其部族公晟怒聚衆數百人以是夜圍觀州焚寶積監廣西經略使劉彥適調平融州土丁將兵往救之公晟已去昉坐免所居官昉以四年三月丁巳免官

壬寅禮部尚書李擢爲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　顯謨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檀倬落職劉大中之

出使也。奏倬阿附王黼以進。里居貪鄙。兄偕、賊殺不辜。既命有司劾治。侍御史辛炳又以爲言。故黜。偕四年正月行遣。

詔皇后受册。與本家親屬承信郎二十五名。上不欲外家恩數與母后同。故差損焉。賜楊惟忠家洪州田十頃。以惟忠自河朔扈駕至南京。推戴册立。於國有勞。故有是賜。

癸卯。詔自紹興元年正月朔以前。因羣寇殘破占據去處。乘時作過之人。限今旨到日。將已受理詞訴結絕毋得枝蔓。日後毋得受理。時言者以爲自軍興以來。村民往往乘勢剽劫。其罪大而考驗明白者。固已就戮。然牽聯黨與。蔓及平人。或挾仇規利。轉相告訴。人情不安。故有是命。詔福建憲漕置司去處。並依舊制。以言者論建州乃鼓鑄產茶及販賣鹽貨之地。而福州在一路道里之中。緩急盜賊。可與帥司商議故也。事初在去年十二月庚戌。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參謀官右中奉大夫吳革以機速事入奏。上召對。後十三日。加直祕閣遣還。

是日。襄鄧隋郢等州鎮撫使李橫棄襄陽。奔荊南。時僞齊將李成既得鄧州。而劉豫之衆有歸襄陽者。橫以爲寇至。且軍食不繼。遂引兵遁。成入襄陽。知隋州李道聞之。亦棄城去。豫以其將王嵩僞知隋州。橫之去襄陽也。欲依解潛以俟命。其參謀官直龍圖閣趙去疾、屬官右宣教郎閻大鈞勸使歸朝待罪。橫曰。我有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謂我爲賊。萬一諸郡不見納。柰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已而湖北安撫使劉洪道果拒之。橫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決。而趙

鼎已遣糧舟至其衆遂安時權商號鎮撫使董先蔡州信陽軍鎮撫使牛皐先已渡江至洪州鼎復以銀數千兩犒橫之衆具檄知黃州鮑貽遜迎勞於境上橫大喜以所部如洪州。熊克小厤載橫失襄陽事於今年七月末日云是月詔橫駐洪州實甚誤也日厤詔橫戍江州在十二月甲午詳見其日注

甲辰顯謨閣學士曾楙試禮部尚書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宋伯友守尚書刑部侍郎既而御史常同言楙乃蔡京上客至今不變其說伯友詔事鄧文誥之徒不當用詔並罷　中侍大夫忠州防禦使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兼知荆南府解潛陞華州觀察使徽猷閣直學士知鄂州充湖北安撫使劉洪道進二官爲左中大夫以招集軍民修城捍寇有勞也前五日詔以江西湖南度牒二百道左藏銀五千兩餉潛軍至是復有此命　詔觀文殿大學士汪伯彥端明殿學士董耘梁楊祖龍圖閣直學士耿延禧保靜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編類元帥府事蹟以付史館用祠部員外郎兼著作郎虞儔請也其後悉以書聞惟伯彥所著中興日厤最備　荆潭制置使王瓌率水軍至鼎口與賊遇賊乘舟船高數丈以堅木二尺餘剡其兩端與矢石俱下謂之木老鴉官軍乘湖海船低小用短兵接戰不利瓌爲流矢及木老鴉所中退保橋口留統制官崔增吳全當下流親將神武前軍萬餘人陸行趨鼎州　僞齊引兵犯郢州守將李簡棄城去劉豫以荆超僞知郢州超班直也豫才而用之

乙巳詔臨安府依開封府例權隸臺察　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司奏以直徽猷閣新知漢州范正巳爲參

議官。左朝請郎通判成都府虞祺等四人並主管機宜文字。右奉議郎夔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李邦獻、右通直郎通判成都府安邺等六人並幹辦公事。親屬四人書寫機密文字。正已、純禮子。純禮、純仁弟。建祺、中尚書右丞。仁壽人。嘗爲太常博士。邦獻、邦彥弟。邺、惇子也。惇、新明人。崇寧同知樞密院事。張浚之東歸也。其官屬皆罷去。故用王似、盧法原請而命之。日麻。邦獻自新彭州通判改辟。而五年五月乙亥中書門下省勘會。乃云。邦獻麻夔路帥司及宣撫司屬官兩任。當是從盧法原到司也。

丙午。左承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王公彥進秩二等。以元符上書入籍故也。自是黨人見在者皆遷官。公彥、元符上書邪下等邪第八十八人。黨籍餘官第一百三十六人。

丁未。手詔曰。六官之長。是謂佐王理邦國者。其惟銓衡乎。今自艱難以來。士大夫流離契闊。有徒跣而赴行在者。聞邇來注擬牓闕之除。姦弊百出。貨賂公行。寒士困苦。安得如毛玠清公。使天下之士。莫不以廉潔自勵。三省可行措置。除去其弊。柏臺嚴加糾察。初。上以吏部注擬多弊。寒士困苦。手詔戒飭。略曰。安得如皇甫鎛之流。鈐制吏姦。除其弊源。既而上以鎛迎合貢羨。恐臣下有疑。翌日。御筆改用毛玠事。且諭朱勝非曰。他時詔語未當。三省便可進呈改定。徐俯曰。此所以見盛德。三省言。注擬藏闕、巾請徼幸。去失問難、刷闕滅裂、闕會淹延、審量疑似、給付邀求、保明退難凡八事。令本部七司措置關防從之。

戊申詔今後省試並赴行在自諸路置類省試行之纔二舉議者以爲姦弊百端且言本朝省試必於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中擇知舉諸行侍郎給事中擇同知舉卿監爲參詳官館職學官爲點檢官又以御史監視故能至公至當厭服士心今盜賊屏息道路已通若以此試復還禮部不過括諸路漕司所貢輸之行在則必裕然有餘矣詔檢坐累降指揮申嚴行下於是遂罷諸路類試日厤於此日指揮止云檢坐累降指揮申嚴行下今以紹興四年六月十四日禮部狀修入

己酉右奉直大夫主管官告院郭川提轄榷貨務都茶場用戶部尚書黃叔敖奏也案日厤張純下已差魏彥弼此乃云本務闕官令叔敖踏遂奏差不知何故當是因純罷去遂不復用堂吏也五年五月丙申又差馬延之仍是誉彥弼當考

庚戌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太府司農寺軍器將作監各復置丞一員太府寺大理左斷刑右置獄各復增丞一員始用常同請也乃令都督府及諸路監帥司具屬官之可省者申尚書省熊克小厤十一月庚申初置司農寺丞二員誤也其實諸寺增丞以此日降旨庚申但除官耳克止書司農一寺而不及二監不知何故日厤於是日誉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已辨之見今年六月甲辰注遂以太常博士趙霈兼權宗正丞此據玉牒所題名附見

辛亥詔諸路添差官州十縣已上勿過十員三縣已上五員已下二員縣萬戶已上三員已下二員仍並

以二年爲任。

是月。僞齊將王彥先自亳州引兵至北壽春。揚兵淮上。有南渡意。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駐軍建康。掘馬家渡。遣統制官酈瓊以所部駐無爲軍。爲濠、廬聲援。賊乃還。熊克小曆云。光世將兵直擣廬、壽。敵乃引去。日曆十一月壬戌劉光世申契勘無爲軍前去廬州水陸稍便。可以聲援濠壽。已差酈瓊將帶全軍前去駐劄。據此則光世蓋不自行。克所云非也。

初。彥先在壽春。廬人震恐。有勸帥臣胡舜陟遷避者。舜陟曰。吾爲守臣義死封疆。且吾始來。欲爲朝廷用兵爲恢復計。今方講好。兵寢不張。但當嬰城死節。以巡、遠報軍耳。既而閭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羅與亦乞乘勢襲逐彥先。收復淮北州縣。紹與伺賊兵侵犯。卽出奇掩擊。如賊不渡淮。毋得引惹生事。十一月癸亥降旨。

僞齊以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權門下侍郎尚書左丞范恭守尚書左丞。尚書兵部侍郎兼權右丞李鄴守尚書右丞。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

【紹興三年】十有一月壬子朔。太常博士兼權宗正丞趙霈行尚書祠部員外郎。直龍圖閣胡寅知永州。

癸丑。徽猷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洪炎卒於信州。詔官給葬事。既而侍御史辛炳奏炎非功在社稷。及死於國事之人。乞改正。上曰。炎以文學稱。有卹典。蓋用舊制。今既詔言者論列。當罷之。然聞其家貧。可如胡直孺例改賜銀帛。炎、蓋黃庭堅之甥也。徐俯曰。庭堅自有親孫。上曰。何在。俯曰。見任臨安簽庫。其家極貧。改賜銀帛在十二月甲午。熊克小厤書宰執奏故侍御史洪炎葬事云云。(案)炎未嘗爲此官。尋考其故。蓋日厤於舊申書進呈侍御史言洪炎葬事而不出御史之名。克不細觀。遂以侍御史爲洪炎前銜。其謬葬如此。

甲寅。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薨。遺表求恩。如母后外家故事。前一日進呈。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私。前此官邢氏中外親。已減於韋氏矣。今祈請不已。其援母后以爲比者。亦勿聽。乃詔邢煥贈少師。追封嘉國公。子承事郎孝揚加直祕閣。忠翊郎孝蘊、孝騫並閤門祇候。賜銀帛五百匹兩。許造進酒。及差官舟二隻而已。

丙辰。執政進呈修運河畫一。上曰。有欲以五軍不堪出戰士卒充此役者。固不可。又有言調民而役之者。滋不可。惟發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屬爲宜。至於廩給之費。則不當吝。朱勝非曰。開河似急務。而饋餉艱

難。故不得已。且時方盛寒。役者良苦。臨流居民。悉當遷避。至於畚揭所經。泥沙所積。當預空其處。則居民及富家以僦屋取貲者。皆非所便。恐議者或以爲言。上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浮言何恤焉。起復從議郎閤門祗候廣西經略司走馬承受公事俞似罷。似移文列郡。引崇寧詔旨。不隸屬帥司。又欲與通判敍官。爲諸司所劾。故罷。自是走馬承受遂不復除。詔諸郡委倚郭縣認納公帑措息錢者。徒一年。認而納者罪亦如之。著爲令。

丁巳。開封府布衣李漢英上書。言國家之弊。在用柔太過。故敵得逞。上曰。光武治天下以柔。漢室復興。漢英所言狂易。朕不以爲忤。聞罷可也。（案）此句疑有脫誤。

戊午。右朝奉郎孫世顯知澧州。澧州自鍾相作亂。久闕守臣。至是命知鼎州程昌寓遷置。世顯因卽陶家市栅山寨寓治。未能入城也。

己未。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王倫爲都督府參議官。行在供職。詔王瓊所部帥司並諸州軍並聽瓊節制。俟楊幺平日取旨。以瓊言湖南北安撫使折彥質、劉洪道不肯濟師也。彥質聞命。上疏言。靖康中任河東宣撫副使。瓊係臣部下兵官。兼曾體量行遣。嫌怨灼然。若使平時部屬偏裨。一旦加乎其上。緩急聽其憑淩。竊恐有虧國體。詔彥質與瓊同心討賊。如託故避事。致有疏虞。當議重刑竄責。後旨在十二月癸巳。

庚申。右承務郎李若虛守司農寺丞。右通直郎曾惇爲太府寺丞。左朝奉郎張宇爲將作監丞。右宣義郎

章僅爲軍器監丞。並填新牓闕。若虛、若水兄惇、紆子宇、守兄僅、惇孫也。時寺監長貳不除。以丞顓其事。既而御史常同言。惇浮薄無行。若虛人物麤惡。於是二人皆罷。惇罷在四年正月戊辰。若虛罷在正月癸酉。監察御史李長民罷。時新除監察御史劉大中以嘗論長民兄正民罪。乞避之。而長民亦有請。詔別與行在一等差遣。長民復求去。乃命知處州。罷楚州吳城縣爲鎭。縣自兵火後。居民纔八十餘家。故廢之。詔賜温州度牒紫衣共二百爲崇奉神御神主之費。時歲用錢糧五萬七千餘緡。守臣程邁告乏於朝。故有是賜。禮部員外郎虞澥請銓試初出官人。以經義、詩賦、時義、斷案律義爲五場。就試人十分取七。榜首循一資從之。此以紹興七年四月二日癸卯吏部尚書孫近劄子修入日厤無之。

壬戌。直祕閣江西提點刑獄公事孫佑移知平江府。

癸亥。詔諸路上供錢物。令戶部歲終舉劾稽違侵隱去處。申朝廷取旨責罰。時左司諫唐煇論比年以來。責小官之法則密。縱大吏之法則疏。監司郡守失職者未嘗明正典刑。臣請言其一二。兩浙諸郡合椿上供羅本錢一百五十七萬餘緡。今糴買正其時。方行催促。儻更違限。必失準擬。此郡守不職也。前此諸路上供稽違拖欠。至於遣官四出。其間有侵欺妄用者。朝廷知之。不聞究治。此轉運不職也。庾、饒兩司自紹興元年至今。起發過錢十二萬餘緡。而費用三十五萬餘緡。無益有損。此提點鑄錢不職也。臣竊謂省部

總天下之務。財用必有所統屬。宜不虛設不職。但聽諸路自至耶。亦當舉劾鉤放。謹其稽違侵隱耶。欲望嚴賜誡敕。一歲之間。省部稽諸路之勤惰。上之朝廷。明爲勤勞之賞。重爲曠弛之罰。庶幾稍知自效。故有是旨。是日。武德大夫高州刺史閤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荊潭制置司水軍統制吳全與胡寇遇於陽武口。死之。時荊潭制置使王瓊將水軍。以前二日至下芷江口。翌日知鼎州程昌寓亦至。共議取周倫寨。又翌日增、全至陽武口。遇賊軍船。皆寂然無聲。呼之不應。增等以爲空舟也。令湖海舡椅梯而上。賊兵掩出。官軍遂敗。死者不知其數。增與全皆死。或曰爲賊生執。臠割而食之。時統制官任士安以萬人屯赤沙湖。阻水不能救。賊收其弓矢甲冑。欲西襲官軍。瓊遂并將增兵後贈增一階。加果州防禦使。贈全二階。加忠州防禦使。錄其子有差。四年六月癸未贈官。

甲子。樞密院言。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尚書胡松年使還。詔肖胄等速赴行在。自上卽位。遣人入金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左副元帥宗維始遣安州團練使李永壽、職方郎中王翊等九人與肖胄偕來。尋詔刑部員外郎潘致堯、浙西兵馬都監高公繪接伴。而兵部侍郎趙子畫、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楊應誠館之。所至諸郡守貳出城送迎。勿用樂。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在鎮江。奏臣職係統兵。與北使別無相干。乃詔世忠不見北使。致堯請淮南漕臣郭康伯、馬承家隨行應副事務。許之。又別遣文臣二員。傳旨撫問於揚州及平江。子畫奏以元帥府遣官議事。與平時好使事體不同。乃

命臨時講究。是日程昌寓、王瓊進兵要取周倫寨。至鳳港。聞二將之死。方躊躇。會賊襲官軍於神山窖。不勝。遣書詣瓊作降以緩師。昌寓欲擊之。瓊猶冀其降。不果進。

乙丑。殿中侍御史常同言。皇城司頃以鄆王提領。而不隸臺察。閤門客省四方館以內侍鄧文誥提舉。而不隸臺察。祕書省以新置。而不隸臺察。若謂要近之司不當察。則三省樞密院尚有分察之法。豈有官司在六部之下。而不隸臺察之理。望復舊制。時閤門、皇城司皆援靖康詔旨。依祖宗法隸屬中書省。而祕書省亦以未嘗隸臺察爲言。同復奏。御史臺格。吏察三館祕閣。禮察閤門客省四方館。兵察皇城司。乃詔並隸臺察。同又言。六曹長貳。拘執繩墨。事無大小。不取可否。願少假以權。使隨事之宜。以意裁決。上曰。國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故凡有司以奉法爲能。而不敢以私意更令。如三代皆有所尚。兩漢而下。亦各自有制度。祖宗成憲。朕不敢改也。〔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任人固愈於任法。而自秦、漢以來。鮮不爲法之用。何哉。公道不行。私意交勝。人不足任。而法爲可守。矧況乎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法。而所謂一代之法者。本非成於一代。其所循治亦遠矣。特因時之宜而少爲損益爾。遵之可以致治。違之則至於亂。蓋已有明效大驗於前世。庸可率意而輕之歟。常同之請。知任人任法之說。而未察公道私意於時世也。尚書侍郎雖未必拘徇私之人。要其可御。皆宿姦巨猾。法明如是。彼猶舞而用之。法意一縱。則將何所不至哉。臣謂今日弊正在於不知謹守祖宗之法。而上下因循廢弛。倘每事一以祖宗之法御之。何患於不治。太上皇帝謂祖宗成憲。朕之家法。不敢改也。是宜實之以爲致治之龜鑑。

敕令所刪定官陳琦責監道州江華縣博易場。琦初見十月戊戌。琦嘗上書。言臺諫論列呂頤浩不當。又訟監察御史劉大中受命出使。急於進身。首發大臣。幷懇要路。先乞面奏。及計會降詔三事。大中奏。臣果欲進身。則當承順大臣意旨。庇李

回之姦惡。不當發其罪。及韓顏胄、李正民之徒。亦不當按劾。臣不知出此。乃具以聞於陛下。致貽大臣之怒。急於進身。必不如此。又遣使之初。已晝降聖旨。回日不隔班。先次上殿。胡蒙、朱異、薛徽言三人還朝。亦便引對。何獨臣還必欲結要路而後得對也。若夫陛下詔令。而琦謂臣將入國門。計會得之。且言於士大夫間。謂臣自作詔草進入。豈不大害國體。琦累受呂頤浩之恩。無以酬報。姑以是書爲報恩之具。且以諛辭取說舊相。儻琦言爲是。則臣爲有罪。安得不亟誅夷。以懲奉使之失指。若琦言誣罔。則乞明正典刑。以解天下之惑。顏胄、琦孫也。先以右宣義郎通判吉州。大中勑罷之。疏奏。故有是命。久之。顏胄獄成。有司當公罪罰金。詔貶二秩。顏胄以五年五月甲午降官。

詔沿淮諸寨鄉兵毋得輒擅侵擾齊國界。分用樞密院請也。

丙寅。詔金來議和。與往日不同。更不發遣北人。令內外諸軍帥分明說諭。川、陝宣撫司以邠州觀察使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知興元府郭浩爲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利州。此據利州知州題名附入興元知府題名。浩今年七月到。不見替時。邠州防禦使利州路馬步軍副總管田晟權知興元府。兼管內安撫使。此以明年十二月宣撫使奏殺金平功狀所繫銜修入興元知府題名無之。興元題名稱郭浩以節度使知府。利州題名稱浩以承宣使知州。皆誤。

戊辰。詔北使經由州軍。權避金國諱旻、晟二字。

庚午。初聞襄陽失守。詔李橫等卽江北擇地屯駐。是日。臨安火。承信郎楊有坐從延燒。追一官。編管嚴

州。是月已卯行遣。

壬申。御筆皇城司係專一掌管禁庭出入。祖宗法不隸臺察。已降指揮更不施行。自今臣僚不得妄有陳請。更改祖宗法度。如違重行黜責。先是御史常同既援臺格奏陳。而幹辦皇城司馮益等復言。本司舊吏張祐等供。自祖宗至今。並無隸臺察指揮。故有是旨。輔臣進呈。上曰。政使皇城司隸臺察何所憚。顧祖法不可易。今如易之。後將輕言變祖宗成憲者衆。故不可不慎也。右宣義郎張叔獻直祕閣。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專切制置虔、漳、汀州盜賊。叔獻、叔夜子也。資政殿學士兼侍讀謝克家薦於上。召見而擢之。

癸酉。詔行在民居失火。延燒官屋。數多者取旨依軍法。

甲戌。廣南宣諭明橐奏。左朝散郎廣西提點刑獄公事董弅、左朝散郎廣東轉運判官章傑、右朝奉郎廣西轉運判官趙子崧、左朝奉郎知英州王縉、知貴州趙奇、左奉議郎知潮陽縣鄭鬲、左修職郎廣東茶鹽司幹辦公事朱倬等十二人治行。且言弅公正奉法。特立不羣。廣西州縣。姦貪成風。其間能循守吏所恃以安職者。弅一人而已。倬操修廉正。問學淹賅。公直在官。不爲勢屈。自紹興以後。淮鹽不通。鹽價踴貴。縉奇雖少增其直。而皆以剩利歸之公上。詔並進官一等。俟滿秩赴行在。子崧子松弟。縉分水人。鬲寧德人。倬閩縣人也。弅傑已見。奇未見。

初。命有司製渾天儀。太史局官丁師仁等請募工鑄造。且言若往他州。則臨時定北極高下。量行移易。有呂璨者。言師仁等所募工。不知鑄法。況渾天無量行更易之制。若用於臨安。與

天參合。移往他州。則必有差忒之患。至是工部員外郎謝伋言。所費既多。事體亦大。宜先詢考制度。敷求通曉天文厤數之學。如漢之賈逵、張衡。本朝之蘇頌者。參訪是非。然後可作。望下温州訪求蘇頌遺書。考質制度。詔別聽指揮。十四年四月丙戌可參考。

乙亥。左司諫唐煇守起居舍人。時新除舍人侯延慶在道未至。於是改命。延慶明年二月除少常。召保靜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爲樞密都承旨。尋不行。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謝克家知台州。從所請也。克家本呂頤浩所引。至是數稱疾求去。上許之。尋改衢州。詔復司馬光十科舉士之制。令文武侍從官歲各舉三人。用宰相朱勝非請也。命荆潭制置司統制官吳全、湖南制置司統制官吳錫以所部屯武昌。時江北屢有警報。知黄州鮑貽遜徙治樊口。權知漢陽軍呼延虎渡江走鄂州。知興國軍徐璋亦以捍寇爲辭。棄城而去。至是乃命二將移屯。受岳飛節度。而全已死矣。於是虎、璋皆坐貶。二人貶秩在四年二月乙未。

丙子。親衞大夫寧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宮韋淵言。自宣和至今十二年。未嘗磨勘。乞遷秩。吏部言。任法横行。無以年勞磨勘者。上曰。若宣和皇后歸來。勢必推恩外家。姑留此以需母后之歸可也。乃命留俟焉。直祕閣主管江州太平觀張穎卒。穎、孝純子。

丁丑。詔宣諭官所劾贓吏罪至死者。令刑寺摘出情理巨蠹之人三兩名。令所在留禁俟旨。時議舉祖宗

杖鯨之制。故有是命。　初令賓、橫、宜、觀四州守臣專管買發戰馬。如邕州例。以提舉廣西買馬李預言。逐州並係接連外界。可以招誘故也。

戊寅。右承事郎直徽猷閣張滉主管江州太平觀。　鎮江建康府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本司參謀官已下序位。詔謀議官與提舉茶鹽官敍官。機幹官與諸州通判官序。既而世忠援孟庾例爲言。且謂發運司幹官令在通判之上。乃詔謀議官知州資序人與提刑運判敍官。機幹官如發運司例。後旨在四年三月甲戌。　荆潭制置使王瓊以兩遇賊皆敗。二將俱死。鬱鬱無慘。會得江北警報。欲移師鄂州防江。程昌寓曰。江北實無事。乃李橫自棄襄陽。鄂州孤城。亦冀公速來少安爾。今二橋已就。事功垂成。大軍一還。難以復合。願公少留。共破三寨。若鄂州有警。疾馳尚可及也。瓊不聽。是日。瓊引大軍還鄂州。留統制官王渥、趙興及湖南將馬準、步諒四軍。權聽昌寓節制。於是昌寓移屯上芷。決賊堤四百丈。

己卯。蠲南劍州所負民間獻納錢十六萬緡。自建炎初。勸民出財助國。寄儲是州。葉濃之亂。諸司悉取爲軍費。至是戶部責償。而侍御史辛炳言。本州累經殘破。今必以等第再取於民。其爲數百萬戶之害。豈特十六萬緡而已。上以爲然。乃寢前命。

庚辰。詔諸州大辟應奏者。從提刑司具因依繳奏。申舊制也。時上既欽恤庶獄。而言者以爲州縣之吏。於罪無可矜者。類以疑讞上聞。冀幸寬貸。其意以爲失出之罰輕。陰德之報厚。姦胥猾吏。旁緣惟貨。元惡巨

蠹罔有悛心望自今罪人情涉疑慮並申憲司閱實委有可憫本州當職官與提刑司官連書具奏事下刑寺刑部言舊法已是詳備若如所陳反見迂狂望坐條申嚴行下從之直祕閣知簡州句光祖爲陝西轉運判官光祖有吏才川陝宣撫司承制受之至是申命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一

【紹興三年】十有二月辛巳朔起復直祕閣知岳州范寅敷罷以制置使王瓌言寅敷在任之日每遇賊至一味退避僥求起復至今未到故也

壬午左文林郎玉山縣丞張絢爲左宣教郎尋除祕書省正字用劉大中薦也絢已見六月壬辰其除正字在此月丙申今併書之

初監察御史劉大中自江南還言虔饒兩監二年所鑄新錢纔二十萬緡而用本錢十二萬緡吏卒之費又二十三萬緡得不償費望減併官吏癸未從之時鑄錢一千用銅二斤八兩鉛一斤十兩炭五斤大中以爲費多故有此請熊克小曆吏部郎官劉大中言云云蓋據日曆所書其實大中此時已爲御史蓋前是言之而吏戶工部於此方勘當申上克曆因誤也

武翼大夫吉州刺史統制鼎州軍馬杜湛爲湖北路兵馬副都監修武郎閤門祗候添差統制軍馬彭筠充東南第八將筠本與劉超合有進士高輔者爲張用所掠後輔入筠軍中與進士路居正勸筠立功歸朝時超據澧州程昌寓遣兵擊之不勝輔等命筠以藥紙爲書陳破賊計密遣安鄉縣監稅劉汝舟持詣湖西乞掩殺超昌寓亦遣使臣魏章齎蠟書報之超爲筠所襲敗走筠以所部詣昌寓降昌寓有戰士鄉兵合九千餘人用湛爲總帥至是昌寓奏湛屢立奇功筠臨敵宣力故皆擢之既而錄輔之勞亦以爲連州文學高輔補官日曆不書據紹興五年六月十三日輔乞

改正狀其補官在四年五月。

甲申。韓肖胄偕金使入境。後二日至泗州。肖胄先行。自天長徑赴行在。是日。大食進奉使蒲亞里至廣州。夜爲盜所掠。其徒死者四人。

乙酉。忠翊郎閤門祗候知漣水軍統制軍馬丁禩遷一官。令再任。是日。臨安火。後二日又火。燔民居甚衆。宰相朱勝非引咎乞罷政。不許。

丁亥。右通直郎添差簽書靜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企曹通判欽州。企曹、義豐人。覺近屬也。自言無鄉可歸。故錄之。

戊子。左迪功郎泉州州學教授許搏、右迪功郎范伯奮並特改京官。皆用近臣薦對也。尋以搏爲祕書省正字。搏除正字在丙申。

己丑。左宣教郎添差通判湖州趙子侃直祕閣。賜五品服。詔四川諸州犯私茶鹽人。並不用赦蔭原免。初。呂頤浩因通州鹽盡旨。而榷貨務張純又請批狀行之東南諸路。至是左朝請大夫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何慤言。所降指揮爲專置提舉茶鹽司路分。本路卽非專司去處。總領四川財賦趙開以白宣撫司。且言恐官吏觀望。全不禁戢。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以便宜從之。言於朝。故有是命。自是天下茶鹽皆用重法矣。慤、資陽人也。

辛卯。拱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樞密院準備將領閻皋爲江西兵馬都監。先是詔以皋所部隸神武右軍。故有是命。　監察御史魏矼言。大理獄囚已上未報者八十餘人。詔刑寺官就刑部早入昏出。限三日聚斷上省。

壬辰。詔諸路監司令三省選擇差除。自今臣僚差遣。並不得自具闕乞差。時御史建言。祖宗朝除用監司。必擇累任知州。通曉政事。實有政績。或久任省府推判。練達老成之人。故使按察吏治。發摘姦伏。薦舉人材。撫存百姓。無有不宜。若有本路利害。就委措置。無有不當。選任既重。公論咸服。海內清平。朝廷省事。皆由乎此。近言任用太易。以一路耳目之寄。付新進望輕之人。或未歷親民。或少年輕銳。或起於罪戾。欲使政事修舉。姦宄消伏。難矣。望令中書愼簡聰明公正之人。參之衆論。書之於籍。以待有闕按籍除授。絕請求之私。去待闕之弊。如此則諸路使者皆得人。而事無不集矣。疏入。上諭輔臣曰。今奔競之風未息。每有一闕。必致千乞。宜明戒諭。毋得具闕乞差。庶修士檢。然循習已久。終不能革也。　右迪功郎新監廣州賓日場鹽稅吳伸再上書請伐劉豫。且言。今兵權所付。不過二三人。其有道家所忌。則趙括之徒可憂。其有戰勝而驕。則武安君之禍可戒。又言。古人師克在和。今陛下將士雖衆。孰講廉頗之歡。則將帥之賢愚。不卜而可知也。今之主將。無非營私背公。蠹國害民之徒。廣回易。擅榷酤。所至州郡。則恣無厭之求。民力爲之耗減。庸收無用之兵。以益請糧之數。則財賦之得失。不卜而可知也。今國家所賴者。止知有西北之兵。不知有東南之士。又況諸軍無非潰亡之徒。子女既足。金帛亦豐。邊境暫寧。則偷安以干廩食。至於臨敵。

豈不潰亡。此士卒之能否。不卜而可知也。今重兵皆在江南。而輕兵獨當淮右。萬一敵人掠我淮甸。對壘江旁。縱未南渡。兩軍相持。積以歲月。必有存亡。夫金人雖強。實不足慮。劉豫雖微。其禍可憂。臣以爲先擒劉豫。則金人自定。金人反覆。陛下知之詳矣。今又割中原以假劉豫。是幷吞之謀已兆。而危亡之禍將及。豈可不爲之計。今使命將至。不可中輟。萬一厚有需求。臣願陛下陽許陰違。俟其還報。乘其不疑。一怒親征。劉豫可擒也。

癸巳。詔修蓋殿宇。迎奉祖宗神御赴行在。用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江端友議也。先是端友建言太廟典禮三事。大略以爲宗廟社稷者。天子之所守。出命令。頒爵賞。皆告廟而後行。天子巡守。猶載遷廟之主以行。示有所尊。固未有遠寄於郡國。不復近天子之居者也。今雖國步未平。然天子之居。豈可無宗廟社稷。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今臨安宮室略備矣。欲乞行宮門內修創太廟。務令近古質素。不必華飾。約用屋五十間。不過費萬餘緡。而使宗廟神靈。依陛下而安。所繫豈不甚重。又伏見御名祝版稱嗣皇帝臣。竊謂嗣字非所宜稱。唐肅宗復兩京。告廟祝文稱嗣皇帝臣顏。眞卿曰。上皇在蜀。可乎。亟命易之。今日之事。誠大類此。又太廟故事。並用三公奉冊寶。而宰臣執政官攝之。以重其事。今太尉不得爲三公。自上攝下。名實不相副。亦合從舊。事下吏、禮部、太常寺討論。至是吏部侍郎陳與義、太常少卿唐恕、禮部員外郎郭孝友等言。國家自渡江以來。講武修備。期於恢復。蓋恐不常厥居。故因府治殘破之餘而居之。而宗廟神主。則往溫州奉安。意可見矣。不知端友之意。謂今日定都於臨安乎。將俟天下平定。而別議定都所

在乎是未知朝廷深思徵旨權時之宜徒爲此紛紛也太上皇帝遭時艱阨明詔內禪故靖康之間宗廟祝文已稱嗣皇帝逮二聖北行陛下應天順人遂登大寶其視肅宗靈武之事大不相侔竊謂稱嗣之義於禮無嫌不必改作若謂自上攝下名實不相副則本朝大禮親祠輅車執綏乃是太僕之職而有用從官攝者此類甚多未足爲輕重時朱勝非方主和議乃白上營宗廟於臨安而以攝三公奉册惟祝文稱嗣如故。端友建請在十月戊申今聯書之

甲午詔李橫翟琮董先李道牛皋並聽岳飛節制以圖後效仍令橫等卽江州屯駐初橫之在襄陽也岳飛遣統領官張憲招之不從及橫自黃州渡江飛聞之疾馳往洪州後橫一日至橫已參趙鼎矣飛責橫不相從之意橫引罪而已於是道皋已在江州飛皆用爲統制就將其軍惟橫等留南昌如故。熊克小厤於今年七月書詔橫駐洪州（案）日厤十一月庚午詔橫等江北擇地爲寨十二月壬午詔橫櫛於舒蘄州界屯駐至此始命移屯江州不知克何所據而云爾也

乙未詔初磨勘改官人許註外路教官著爲令。（中興聖政）宰執進呈差沈昭遠催軍糧事上曰差官數有言者蓋常賦自有轉運司官荷不職自當別選能吏豈可每每差官催督乎至於因事差官出外自祖宗時有之亦不得俱廢也（臣留正等）曰天下之事以安靜爲利以騷動爲害此不可不察也安靜而事集則於事所當爲也外不復有餘事矣騷動於事集則於事所當爲之外其弊未易數也且天下常賦治之者有常職治以常職而常賦取足而止寧有他費哉苟爲不然而差官以督之彼承天子之命挾勢以恐動州縣酷者肆虐貪者妄取從吏又倚其勢以爲奸其所至之患甚於常賦雖能辦集常賦之外又不知其費之幾何此其所以爲利害也太上皇帝不從舊者差官之請而謂常賦自有轉運司可謂深明利害之

所在矣若夫因事差官必有所不得已者亦豈聖意之所欲哉時焉而已　知樞密院事張浚言荊南屯駐大軍竊慮闕乏臣已於隨行贍軍鹽內支十萬斤付解潛爲軍費詔浚毋得更攜蜀鹽過界有害鹽法仍令浚星夜赴行在所至州具到發日聞奏　鎮江建康府江東宣撫使韓世忠遣幹辦公事聞人武子來奏事上召對世忠言本司近收到曹成李宏馬友劉忠王方等諸頭項數萬人全無器甲緩急遇敵恐誤國事詔令軍中造甲千付其工料之直以浙路度牒眞州榷貨務見鑼金銀中半給之

丙申尚書吏部員外郎兼祕書省著作佐郎虞儔試左司員外郎　左宣教郎魏良臣守尚書都官員外郎用席益薦也良臣九月甲寅改官

丁酉故延康殿學士通議大夫趙遹追落職名遹始卒於壽春府至是其家援故事以遺表恩爲請許之給事中胡交修言瀘南開邊之禍遹爲之首稽之公憲宜在褫奪望追削舊職以謝瀘南無辜之民且爲開邊誤國者之戒故有是命其遺表恩勿行

戊戌顯謨閣直學士知池州陳規充龍圖閣直學士知廬州右朝議大夫新知岳州夏噩改知池州右朝奉大夫劉愿知岳州右朝散大夫李倫淸知太平州召徽猷閣待制知廬州胡舜陟赴行在　詔借撥廣西常平免役場務抵當黃金四百七十兩白金八十兩錢五十萬緡赴衡州提刑司別庫椿管非奉朝旨

毋得取撥。再得旨奏知不行。（案）此句文義疑有脫誤。李綱之爲廣西宣撫使也。刻刷廣西苗役羨錢。得七十八萬餘緡。米十七萬餘斛。未及津置而罷。至是提點刑獄公事董弁言於朝。故有是命。國學免解進士孫捘特補下州文學。以從軍之勞也。

己亥。詔自今冬祀、夏祭、祈穀、雩祀。正配位並用犢。從太常請也。自巡幸以來。常祀天地以少牢。至是輔臣請復太牢以祭祀。既行。博士王普言。故事惟大享明堂用太牢。乃止用犢。普賓子也。

辛丑。樞密院計議官沈昭遠守尚書戶部員外郎。先是昭遠以左從事郎與左迪功郎錢圻並爲計議官。簽書樞密院徐俯薦於上。皆召對。改京秩。俯以九月癸酉簉二人。已卯引對。庚辰改合入官。今併附此。前一日。俯被旨以圻、昭遠並爲尚書郎。俟有闕乃授。而以右承務郎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正同、右迪功郎監華州西嶽廟呂用中代之。昭遠、歸安人。父千左朝奉大夫圻、景祥子。正同、正彙弟。用中、好問子也。千、景祥、故以上書入籍。而圻、昭遠皆以談經嘗爲太學博士。故俯薦用之。於是樞密院經關中書議者不以爲是。此爲明年正月丙子劉大中乞申敕三省密院差除事祖。

壬寅。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言。蒙昨誤恩擢參右府。俾使彊敵。仗國威靈。既已復命。竊惟宥密之地。當任賢傑。豈宜因事輒以假人。伏望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詔不許。令幹辦內東門司王柔宣押赴都堂治事。

詔江西大帥司遣官迎奉諸陵帝后位牌赴行在。河南鎮撫使翟琮之南遁也。依趙鼎於江西。故鼎得而上之。

癸卯。以神衛剩員多闕。命行在職事官依數給錢。自行雇募。至今以爲例。此以四年正月十二日都省批狀增入。

甲辰。詔南班宗室新第。仍舊以睦親宅爲名。

乙巳。詔三衙管軍月廩。並依統兵戰守例支破。

丙午。殿中侍御史常同言。今諸路待闕監司近百人。其間凡庸鬬穴之尤者。請爲陛下數之。新福建提刑成大亨諂事權貴。爲戶部郎中。催浙東上供。豫朝趣納。爲國斂怨。淮南轉運副使郭康伯性資邪佞。嘗至省門。伺堂吏而揖之。淮南久不除漕。權臣喜之。特爲復置。新廣南提舉市舶林仲堪貪鄙不廉。嘗權南劍州。揚勍寇至。先盜取庫藏之物焚之而遁。新江西提鹽章億行同駔儈。嘗與兄弟爭財。首建析居之議。宗黨莫不鄙其所爲。新提點坑冶鑄錢唐棣、黃潛善之客也。在揚州。與貴近爲狹斜之友。自運屬除祕丞。士論不齒。新廣東提鹽蔡向性貪而刻。向在浙東。率斂錢物無數。今又付以此任。故態復作矣。新湖南提鹽盧宗訓堂吏之家。性資凶暴。除目之下。士夫傳笑。謂流品自此不分矣。福建提鹽李承邁本假女謁。交通權臣。新廣西提鹽胡升浮薄晚進。因婦翁黃潛善擢爲編修官。潛善誤國。得罪天下。豈容其壻尚玷選擢。新湖南運判林叔豹自登第即遊梁師成之門。以校正太清樓書籍改官。頃任御史。陛下灼見其朋附逐

之。提點坑冶鑄錢陳遜向緣童貫特薦改官。諮事權臣。卽得見闕。職事曠廢。浙西提鹽張愿、新浙東提鹽鄭僑年皆監當資序。愿憒不曉事。嘗除大理正。卽以言罷。僑年乃崇觀閒大臣子。年少癡騃。此十餘人所爲大略如此。今乃玷一路之重寄。豈特不足以鎭服州郡。生靈受弊。當不少矣。伏望併賜罷黜。庶使四方漸有澄淸之期。於是大亨等十三人皆罷。是日。金使李永壽、王翊至行在。永壽等驕倨自肆。朝廷患之。命右文殿修撰都督府參議官王倫假吏部侍郎。卽館中與之計事。倫爲翊道雲中舊故。翊漫不爲禮。少頃。詔賜永壽等衣褥。傳旨勿拜。倫曰。上嘉公輩遠來。特命倫相勞。此殊恩也。宜拜以謝。永壽始拜。

日厤。國信所申。

王倫賜被褥等。傳宣聖旨免拜。人使直身立。有旨賜生辰俠已賜被褥等。禮例。則是館中未嘗拜也。與王倫行述所云差異。今且兩存之。

丁未。直龍圖閣知鼎州程昌寓以掩擊王善、劉超之功。升集英殿修撰。時王瓊已去。昌寓亦將所部還鼎州。右儒林郎王零特改京官。零、雲弟也。吏部侍郎陳與義言。自艱難以來。選人用恩賞改官者甚多。用舉主改官者甚少。欲自今磨勘改官人從上收使五員外。有賸數。從本部行下所舉官司。令再舉。庶幾少寬士人平進之路。從之。

戊申。右從政郎淮東宣撫司幹辦公事聞人武子特改京官。初。江西統制官傅樞赴行在。而所部在虔州。制置使岳飛移其軍往江州屯駐。樞與飛故有隙。其弟統領軍機。與飛軍統領官王貴亦不平。機單騎赴洪州軍行至長步。其右軍部將元通率其徒千餘人遁去。進犯英州。掠范瓊女而去。又圍南雄州。事聞。

詔本路帥司招捕趙鼎奏戮機詔貸死送飛軍前自效。四年四月乙巳。既而通受廣東經略使李陵招安。通明年三月丁卯可參考。

己酉。金國元帥府議事官安州團練使銀青光祿大夫李永壽、朝散大夫尚書職方郎中王翊入見。宰執分立御榻左右。工部尚書胡松年、假吏部侍郎王倫立於東朵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帶御器械劉光烈、韓世良立於殿西壁。俊等皆裹巾戎服佩劍。永壽等先進書於殿下。見畢。升殿傳語。館伴使副趙子畫、楊應誠同上。國書匣乃朝廷自造。幣帛亦預蓄以待之。此二事據今年十一月乙丑館伴所畫一修入。永壽請還僞齊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東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既退。命客省官賜酒食於殿門外。辭亦如之。其從者七人。亦許至殿門外賜翊金帛。皆如永壽之數。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上因從容語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

庚戌。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升龍圖閣學士。中書舍人孫近守給事中。時議遣大臣使金。而參知政事席益以母老辭。上問可代者。益薦誼才。故有是命。

是歲。金元帥府右都察宗弼引軍攻和尚原。拔之。時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同在閬中。乃分陝、蜀之

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路制置使兼本司都統制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以鎮撫使兼本司參議同都統制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以降授武略大夫知綿州兼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以熙河路馬步軍總管統制熙秦軍馬關師古主之。屯武都。先是敵決意入蜀。遂犯和尚原。統制吳璘以無糧不能守。拔寨棄去。失和尚原史及吳玠碑誌皆不載。惟胡世將奏議云。紹興三年冬。吳玠失和尚原。鄭剛中所奏。亦云和尚原自紹興四年以後。便是劉豫管守。不係吳玠地界。故附於此。日厤。紹興四年十一月八日。吳玠奏。紹興二年冬。臣又與劉子羽議和尚原距川蜀地遠。終恐糧道不繼。難以持遠。遂於川口仙人關側近殺金平修置山寨。既下原。又得子羽成州及梁洋軍馬。併力控扼。〔案〕此則和尚原之失。不在今冬。玠自奏不應有誤。意者在今年春夏之間。饒風交兵之際耳。吳璘神道碑云。三年。敵戰饒風。時王駐和尚原。敵欲道原下王以兵迎擊。皆敗而走。遷榮州防禦使。知秦州。辭此。當是璘棄和尚原而歸。宣撫司因合守秦州耳。或可移附今年六月庚寅所書璘遷官時。劉錡爲四川沿邊安撫日厤不書。紹興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吏部狀。四川制置司申。契勘紹興三年內宣撫司分道措置守禦綿州知州帶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司公事。今來軍事寧息。合行罷去。有旨依。未知錡兼四川安撫的在何月日。今因事遂書之。當求綿州知州題名修入。

海寇黎盛犯潮州。焚民居。毀其城而去。盛登開元寺塔。望吳氏故居。問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民賴免者甚衆。

初。迪功郎王龍既陷僞齊。屏處村落間。不復仕進。至是劉豫聞其名。令赴京擢用。龍稱疾不行者經歲。州郡強遣之。龍至京。終不受僞命而去。龍宜川人也。紹興十年

改官監登聞檢院。戶部奏兩浙路主客戶二百一十二萬餘。口三百五十六萬餘。廣東路稅客戶六十一萬餘。口一百七萬餘。湖北路主客戶十四萬餘。口十四萬餘。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二

【紹興四年】歲次甲寅。金太宗晟天會十二年。僞齊劉豫阜昌五年。春正月辛亥朔。上在臨安。金國元帥府通書官李永壽等入見。〔中興聖政〕

甲寅進呈臨安府勘武翼郎馮師道言語狂悖事。上曰。師道本畫工。嘗令繪佛像爲民祈福。已賜緡錢。聞輒覬覦錫帶遷秩。此事在承平時。猶不可。況於今日。豈有濫賞官職。賚予嘗勸有功。朕未嘗敢以輕授。師道以此怨望。爾蓋上重名器。不以假人。自百工技藝之流一賚不可妄得。故因論師道罪狀。論無濫賞之意。茲有以見御天下以至公也。〔臣留正等〕曰。輕用名器。不分流品。此前日召亂之由也。太上皇帝以爵待有德有功者。雖貴近越法求請。未嘗予之。況畫工乎。此所謂大公至正之道。宜謹守之。

乙卯。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爲大金軍前奉表通問使。使名據日曆。給事中孫近副之。官子孫各五人。

廉從補文階者八人。白身補官者又七人。賜銀帛裝錢如三年之數。私覿增十分之二。時金所議事。朝廷皆不從。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命右文殿修撰王倫作書於金左副元帥宗維所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通鑑木棉庢布龍鳳茶遺之。朱勝非閒居錄云。李永壽、王翊來聘。議七事。第一事欲取北人與秦檜二策正同。王檜紹興甲寅通和錄云。李永壽來聘。所需三事。故以章尚書孫侍郎往。及還。所議互有可否。獨疆界一事未定。二錄不同。案此時勝非爲相。而檜奉命出使。二人所云。必得其眞。不知何以差互如此。誼所謂疆界。不知云何。案豫今秋僞詔云。乃遣使聘密期吞噬。以此知其請河南也。

詔淮、浙鹽鈔錢每袋增帖納錢三千。通舊爲二十一千。諸州所收帖納錢。並計綱赴行在。尋命廣鹽所增亦如之。廣鹽添錢在此月戊辰。

丙辰。監察御史劉大中行右司諫。尚書刑部員外郎潘致堯主管江州太平觀。致堯之罷似爲接伴失職當考。詔右朝奉郎通判壽春府盧伸赴行在。既至。停其官。淳州編管。伸編管在此月已巳坐先論潮州不赴貶也。然伸通判壽春不知何從得之當考。

丁巳。朱勝非等奏稟國書意。上曰。意當如此。乃朕一己之見。卿等更覺盡底蘊。勝非等頓首謝。

戊午。以法慧寺爲祕書省。詔宣州奏檀偕殺人疑慮獄案。令刑部重別議斷申尚書省。偕、倬兄也。先是有葉全三者。盜其窖錢。偕令耕夫阮授、阮捷殺全三等五人。棄屍水中。當斬。屍不經驗。奏裁。詔授、捷杖脊流三千里。偕貸死。決杖配瓊州。孫近爲中書舍人言。偕殺一家五人。雖不經驗。而證佐明白。別無可疑。貸宥之恩。止及一偕。而被殺者五人。其何辜焉。乃命重別擬斷。始近之提點浙東刑獄也。紹興民俞富因捕盜而併斬盜妻。近奏富與盜別無私讎。情實可憫。詔貸死。去年三月戊寅。故法寺掾之。近言。富執本縣判狀。捕捉劫盜。殺拒捕之人。并作其妻女。而偕私用威力。拘執打縛。被殺者五人。所犯不同。刑部亦言。右治獄近斷。孫昱殺一家七人。亦係屍不經驗。法寺爲追證分明。不用疑慮奏裁。何不依例。法寺堅執不移。詔御史臺看詳定奪。今年二月戊子。既而侍御史辛炳等言。偕係故殺。衆證分明。又已經委官審問。以近降申明條法。不應奏裁。輔臣進呈。朱勝非言曰。疑獄不當奏而輒奏者。法不論罪。而孫近以宣州有觀望。欲併罪之。上曰。宣州可貸。今若加罪。則後來州郡實有疑慮者。亦不復奏陳矣。乃詔偕論如律。大理寺當職官評。刑部郎官。

皆贖金有差。進呈在三月甲子今並書之。

知鼎州程昌寓遣統制官杜湛與荊湖制置使王瓊所留統制官王渥等共引兵擊楊幺。己未。破眞皮寨。獲其舟三十艘。湖中小寇始懼。熊克小麻坐鼎澧州鎮撫使程昌寓案昌寓紹興元年春已改除湖南按撫。二年又去安撫名爲提舉鼎澧等州兵甲公事。此時鼎澧無鎮撫使。克誤也。

辛酉。章誼、孫近入對。初。知樞密院事張浚既至荊南。上書引咎。乞罷政。且請俟至潭州道路無虞。卽赴臨安府待罪。詔不許。是日。殿中侍御史常同請對。論浚以大臣之貴。當闌外之權。付與之專。幾半天下。事功不就。受代而歸。今乃聞命踰年。故爲留滯。不虔君命。莫甚於斯。望嚴賜戒督。星夜馳速還闕下。壬戌。詔浚疾速赴行在。自是言者稍稍論浚矣。浚於是月甲寅奏至今並書之。

甲子。左文林郎新敕令所刪定官孫邦爲左朝奉郎。充奉使書狀官。用章誼等奏也。

乙丑。尚書右司員外郎韓膺胄以親嫌除直祕閣。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皇叔光山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儴言。寧遠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時於屬爲兄。乞用故事序位於其下。許之。自是以爲例。

丙寅。金國元帥府議事官安州團練李永壽、尚書職方郎中王翊辭行。錫鞍馬器幣。及其屬銀帛有差。翌日。永壽發臨安。詔通問使章誼等偕行。又遣右文殿修撰王倫、閤門宣贊舍人王綸送至境上。上召倫、綸

入見而遣之。倫紿以正月乙卯受命甲子引對。今併書之。熊克小曆。時朝廷館金使至簡而所乞事朝廷皆不從。於是李永壽等憤氣而去。案日曆去年十一月乙丑館伴所盡一。雖有臨時講究之文。而今年正月丙辰臣僚上言。有云館伴應用錢物。朝廷略不曾裁定。盡循承平故事。闔已支費過數萬緡。如蠟蠟一項。計支錢數千緡。其他可知。則是未嘗節也。克云失實。今不取。

誼等至泗州。而僞境以檄來言。大金使副已差官引伴赴闕。請權留南宋奏使俟旨。永壽復移檄宿州接引。誼等乃得俱北去。據日曆。此事以二月九日已丑奏到。今聯書之。翰林學士兼侍讀綦崇禮言。近者金人議和。託言劉豫所請。雖敵情叵信。然而中原殘破。民力困瘁。不堪驅役。豫、麟父子。特倚金人爲重。以拒王師。如聞金自有故。且倦於南牧。則議出於豫。欲款吾問罪之舉。延旦夕之命。理亦或然。而今金人遣使先至豫所。乃來而所持書。輒有封疆之畫。其爲豫計不疑。陛下灼見其情。報書曲折。事理詳盡。固應奪其狡謀。破其肝膽。不復敢肆桀驁。庶能聽順以定和約。然而猶可慮者。萬一負恃強敵。尚懷逆圖。必欲窺吾境土。或恐稽留使人。呼敵騎以來邀脅。則吾可以不爲之備乎。今已過防秋。且遠近傳聞。通使人情恐便舒緩。謂宜申戒沿江將帥。明遠斥堠。防捍險要。選練士卒。日訓於師。常如遇敵。以爲先事之備。庶無後悔。苟和議遂成。亦未可以弛備。況今日耶。綦崇禮又言。陛下懲彊敵之侵淩。念兩宮之阻遠。不憚卑詞以通使。屈己以議和。上以爲宗廟社稷靈長之計。下以息海內元元戰伐之苦。至誠交感。異類革心。甚盛德也。然臣私竊度之。陛下鬱鬱居此。忍自卑屈以求成。請好豈得已哉。徒以事勢未競。國步未移。生民未安。故爲計出此。非謂僞事可忘。中國可棄。敵情可信。能恃以久安也。然則約和之後。欲

便高枕而臥。得乎。仰爲聖意。固將大有所爲。興起庶政。觀時俟釁。期復舊業。不唯苟紓目前之急而已。臣願陛下堅臥薪嘗膽之志。勵宵衣旰食之勤。深詔大臣。簡賢能。謹名器。明殿最。嚴賞罰。申飭百執事之列。下至州縣之吏。各修厥官。毋敢偷惰。革因循之弊。去苟且之習。要使人人公心爲國。誠意在民。而無養資尸祿。計日待遷之患。則衆治舉矣。於是生財積穀。繕甲治兵。裒用度。寬賦斂。以實民力。汰冗弱。精選練。以作士氣。日伸月長。假以歲年。一旦起而用之。則大計可圖。成功可必也。顧惟今日權宜之議。所利在此。昔周宣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越之報吳。亦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茲非陛下之所熟聞者乎。　右朝奉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陳堯臣貶秩一等。堯臣里居以干請爲事。嘗僞造張守雪巳奏牘。奉御實依錄之。以示永康簿左迪功郎李棠。棠折之。棠俄爲李光江東帥幕。朱異宣諭浙東言於朝。棠用是除樞密院計議官。仍召見。而堯臣令大理勅治。獄成。當私罪杖。故責。異以去年正月薦。棠得旨轉官。堂。祭六月甲午。堯臣取勘。棠以新除計議官。得旨引對。今併繫此日。

丁卯。修武郎閤門祗候知復州韓璡進一官。兼閤門宣贊舍人。仍賜錢萬緡爲軍費。自襄、郢失守。安、復爲極邊。故錄之。

戊辰。執政奏事。因及北方事宜。上曰。人心、國之本也。雖有土地。若失人心。亦不可立國。　賜右修職郎洪适、朱抹銀帛各百匹兩。抹、弁子。以父遠使得官。先是王倫言其不屈。故皆卹之。時适未冠。得監潭州南嶽廟。

自張浚召還而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人望素輕頗不爲都統制吳玠所憚上聞之已巳賜三人璽書略曰羊祜雖居大府必任王濬以專征伐之圖李愬雖立殊勳必禮裴度以正尊卑之分傳聞敵境尙列兵屯宜益務於和衷用力除於外患時玠爲檢校少保位遇寖隆故有是詔

辛未左中大夫李大有行尙書左司郎中樞密院計議官錢圻守刑部員外郎左承議郎廣平東路轉運判官張致遠行監察御史　故延康殿學士宋康年奪職追所贈官及致仕遺表恩以御史常同言康年本市井俳優之徒止因蔡京媚黨叨竊名位理宜追貶也康年庠孫宣政間爲殿中監

壬申武經郎潘永思復爲閤門宣贊舍人　龍圖閣直學士許份卒份卒當在去冬俟考

癸酉輔臣進呈張浚奏四川自七月以來霖雨地震蓋名山大川久闕降香乞製祝文付下上曰霖雨地震之災豈非重兵久在蜀調發供饋椎膚剝體民怨所致當修德撫民以應之又何禱乎日厤不書浚所繫衛熊克小厤加宣撫處置使字（案）浚去年六月已罷宣撫此乃離司後所奏克不考耳

詔臨安府四至州郡犯罪合配之人無得配本府俟回鑾日如舊　直祕閣知德安府韓之美起復直祕閣通判德安府李恃以守境無虞並進秩　責授左中奉大夫辟昂卒三省檢會李邦彥例復特進與遺表恩言者奏昂黨附蔡京同惡相濟稔成今日艱危之禍陛下不賜竄殛得終牖下已爲厚幸若追復舊官則是誤國之臣歿有榮耀非所以示天下也命遂寢寢命在是月戊寅今併書之　是

日。浚運河。以漕運不通之故也。詔役兵得遺闕物者。以十分之四給之。河中遺骸。聽僧徒收瘞。數滿二百。給度牒一道。詔度牒指揮在壬申。遺指揮在戊寅。是役也。用二浙廂軍四千餘人。月餘而畢。聖政錄在三年十一月丙辰。蓋降旨之日。今後日麻及會要。八年十一月再浚。十九年二月又浚。

乙亥。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胡世將試尚書禮部侍郎。祕書少監劉岑權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兼權禮部侍郎鄭滋改權刑部侍郎。滋移官爲劉大中論列事祖。尚書右司員外郎鄭作肅直祕閣知常州。作肅引疾求去。從所請也。降通山縣爲鎮。縣爲盜所掠。遺民纔二百餘家。故廢之。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主管江州太平觀辟安靖爲榮州刺史。知全州。降授朝散郎李彙添差通判秀州。錄海州之功也。而既二人言無家可歸。乃各賜會稽田三頃。仍蠲其租賦。彙除目在此月丙子。賜田在二月乙未。左通直郎試太常少卿唐恕卒。上以其恬退有守。特贈徽猷閣待制。賜銀帛百疋兩。官子孫如權侍郎。

丙子。左司諫劉大中言。國朝以來。革五代之弊。中書掌文事。樞密院掌武備。文臣除授。未有不由中書者。近錢圻等除授。乃密院直降劄子。尚書省止奉樞密院關報。而不經由中書門下。此何謂也。若謂密院屬官。可以自行除授。直降指揮。則百司長官。皆可以畫降聖旨。自差官屬。斜封之事。漸不可長。伏望申敕三省樞密院。自今差除。並守祖宗舊制。勿復侵紊。若直降指揮。許承委官司論執施行。庶幾紀綱不至隳弛。

〔案〕日厤去年十月己亥樞密院行遣內已云關送中書門下省指揮今大中所奏乃云不由中書或是後來改正亦未可知當詳考大中又言近來臺諫章疏多不行出黜陟賞罰多不分明是非之所以淆亂向背之所以乖違非所以爲治也倘臺諫之言不合公議則是違衆徇私當指謫其非而懲其妄言之罪倘其言合於公議則是論事舉職當暴白其言盡理行之不應阻勉而已也如呂頤浩之罪惡公議所不容而罷相之制舉皆美詞至今遠近疑惑黨類相扇以搖正論豈非有彈章而不曾降出乎又如李擢遷尚書不旬日閒得郡近日潘致堯之罷郎官鄭滋改權侍郎士大夫皆莫能曉其由是臣僚章疏有無臣不得而知若或有之陛下留中不出不過欲全大臣體貌若大臣不肯行出則是護前飾非畏人議己欲自作人情耳此不可不察也大臣去就如有勳德在人當全體貌可也其他非才冒寵有罪無功招致人言則是負陛下之委任何體貌之有欲望自今除授罷免悉皆明示所以黜陟之由臺諫章疏並令付外施行與衆棄之庶幾賞罰分明有以勸懲非小補也疏奏上皆嘉納之日厤大中以此月辛未入對丙子二時朱勝非當國不可否事徐俯在樞府每倨視之而大中因入見論席益懷姦固寵全不任責上疏行下將罷之故大中以爲請

丁丑詔江西制置大使趙鼎赴行在將以代席益也鼎守洪都踰再歲戢吏愛民盜賊屏息一方賴之

初知樞密院事張浚行至荆南鎮撫使解潛告乏浚乃以隨便軍金五百兩、帛三千疋、糧萬斛畀之又以

帛五千給歸、峽二州。至是言於朝。時朝廷以度牒計直六萬緡。付潭、鼎州造戰艦。浚過鼎澧、亦以黃金三百兩與之。

戊寅。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楊應誠同主管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夜。臨安火。

己卯。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以舊職知溫州。肖胄與朱勝非議事不合。力求去。疏三上。乃有是命。後三日。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日麻乃肖胄自請。然直降旨免謝辭。不知何故。當考。

右迪功郎新監廣州賓口場鹽稅吳伸上疏訟張浚無罪。大略謂浚忠有餘而智不足。且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天下之人所共知之。其退保四川。敵人卒未能下。蓋亦浚之功也。臣竊見里巷游談。咸曰張浚之來。章疏列上。必於失地之外。吹毛求疵。增其過惡。使浚不至。則議者必曰慢而不恭。有違命之罪。至則議者必曰覆軍之將。有失地之罰。非特一二人言之。且將羣起而攻之。必使罪去而後已。臣謂艱難以來。未有如浚比者。使浚罪去。不知誰可繼其忠乎。望陛下痛察之。無使朋黨得以快其私。無使敵國得以乘其閒。實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

〔案〕徐夢莘北盟會編伸疏以正月二十九日上。故繫於此。

庚辰。尚書省言。今歲係大禮年分。已降旨令諸路憲臣依例剗刷上供錢物起發。限七月以前到行在。尚慮漕臣不用心催督。及椿辦州軍占吝。乞令戶部置籍拘催。至八月比較欠多去處。具憲漕及當職官申省取旨責罷。從之。

是月。秦州觀察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叛降僞齊。時師古自武都率選鋒軍統制李進、前軍統制戴鉞求糧於僞地。襲大潭縣。掩骨谷城。叛將慕容洧拔寨遁去。師古深入至石要嶺。忽遇敵兵與戰。大敗。師古旋師大潭。內懷慙懼。遂單騎降賊。自此失洮、岷之地。但餘階、成而已。師古之未叛也。嘗請於朝。以爲聚兵五年。所集二萬餘衆。合用糧食。惟岷州管下大潭、長道兩縣。和糴不多。兼宣撫司別無應副。委是養贍不足。其河裏州軍。師古止據洮、岷兩州。別無出產。累年僞地討糧。今則僞地亦無所積。因卽關外止有師古一軍占護要衝。若不申明朝廷。切慮緣此逃散。若金人知此無糧。乘虛而來。何以枝梧。伏望將階、文州撥隸熙河。或只乞兩州財賦。專一應副。或許將川中財穀。取撥食用。兼師古所管戰馬不多。仍乞支撥川茶付師古。於洮、岷州界轉換戰馬。以壯軍聲。後數月。朝廷命宣撫司以階、文二州所入財賦。專贍師古一軍。及應副茶博馬。而已不及矣。朝旨下宣司在今年七月乙亥。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三

【紹興四年】二月辛巳朔張浚至潭州時鼎寇楊幺既爲官軍所敗其黨漸散賊防之甚嚴鄰居失覺者其罪死閒有得達官地保甲又利其財而殺之知鼎州程昌寓乃募人能引降者與獲級同故降者稍衆浚至遂留左朝散郎權樞密院計議官馮檝爲荆湖撫諭俾同安撫使折彦質措置招安會岳州進士王朝倚在賊寨脫歸自言知賊虛實詔赴都堂審問後數日有旨令王瓊與彦質招安然賊方恃水出沒其所據北達公安西及鼎澧東至岳陽南抵長沙之界春夏耕耘秋冬攻掠跳梁自如未有降意也王朝倚審問在乙酉詔王瓊等招安在丙戌

詔南班宗室自今並赴臺參故事宗室遷官或赴或否至是用御史常同言著爲令

壬午廣東西漕臣各貶秩一等坐違欠去年上供皆十分之四故也詔賊罪至死者方籍其資先是右文林郎朱崔瑀監處州都酒務坐賊流郡籍其資而田宅不在數審於朝法寺言業產俱各入官然祖宗故事犯賊貸配之人乃命申明行下戶部奏令廣東提舉司支鹽本錢二十萬緡常平錢五萬緡由海道赴行在爲大禮費從之

癸未參知政事席益充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先是諫官劉大中既奏其罪前一日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對論益本盧杞之姦邪兼逢吉之險譎初爲王黼之客後入蔡京之門陛下略其宿愆欲觀後效

去歲議遣大臣使金益獨以母老爲辭近者金使對揚楊前默無一言之助輔臣若此將焉用之至於心術不端力庇邪佞中傷善類陰奪相權蓋天資險薄可畏如此望速賜罷黜以慰公論輔臣進否上曰諫官御史所言臣僚過惡未必皆實然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既審知其小人自當退之也故益遂罷〔案〕此日上語爲席益設熊克小曆既不書所以又併益罷政亦復不書不知何故大中章再上後三日詔益落職奉祠　詔自今諸路州縣進奉天申節物並置場和買毋得於民間科配仍令刑部立法先是諫官劉大中言自崇寧以前臣僚進奉聖節禮物多是虛表物或不至因崇寧二年發運副使胡師文建言並令前期一月到京自後立定數目期限催督起發臣昨奉使江南聞皆不免科配若軍期急切有取於民蓋不獲已豈有斂百姓怨嗟之物爲臣子禱頌之誠其於邱山有何所益如上件金銀絹未可蠲除卽乞嚴戒州縣椿簇官錢和買不得於人戶名下科配庶幾感召和氣增崇聖德故有是命

甲申直龍圖閣知臨安府梁汝嘉升徽猷閣待制

乙酉簽書樞密院事徐俯兼參知政事　是日軍賊擅成犯長楊縣荆南鎮撫司解潛遣統領官秉義郎閤門祗候胡勉捕斬之成本澧州官軍後從雷進於慈利縣忠翊郎澧州沿邊都巡檢使雍從善嘗與成戰成執而磔之至是就戮時羣盜田政自襄陽引兵破夷陵潛命知峽州統制策應夔路軍馬王恪往擊之斬其首政宜成人也此以今年七月二十五日宣撫處置司所奏附入後贈從善三官錄其家一人五年閏二月己酉

丙戌。鄉貢進士上官公弼特補將仕郎。公弼在太學有聲。工部尚書胡松年與之有筆硯之舊。用使金所得恩澤而命之。公弼初見紹興元年

丁亥。知樞密院事張浚言。荊南府潭、鼎、峽州最係出產箭幹去處。已令各計置二三百萬赴行在。其後復言。潭州近年採伐殆盡。今所用皆自全、永、武岡商販而至。恐誤指準。請差損其數。從之。浚請在四月癸巳。著此爲辛炳言浚事。

戊子。監察御史明橐宣諭嶺南還。入見。翌日。請旨都堂白事。許之。橐出使一年三閱月。所案吏二十有七人。三年五月丁卯。右修職郎權知保昌縣丁寀、九月戊辰。廣西運判王據、南恩州司戶戴靈章、陽春令陳子鎮、桂陽令馬緘、權蒼梧尉兼令簿李閬、右朝奉大夫知連州陳與、承直郎知龍水縣鄭中行、忠翊郎權桂陽縣趙邦昌十一月戊辰。宣教郎知富川縣鄧公行十二月癸卯。右奉議郎權恩州盛外、右從政郎權司戶陳卓、右迪功郎司理薛容、右迪功郎權石龍令韓晉十二月戊申。攝樂會尉兼令成大順、已酉。高安令王充迪、荔浦令連希尹、權武仙令劉振、武岡尉泾安賓州推官王澤、武仙尉陳衛、修仁尉縣朝、攝宜倫尉兼令杜介之、富州遞角場兵馬監押黃宗弼、並放罷。取勘。三年九月戊辰。通判廣州韓僖催勘。十二月丙午。修武郎知萬安軍柯光國取勘。又如桂州許中。已見二年七月辛巳。薦士二十人。朱敦儒、已見三年九月乙巳。董弅、章傑、趙子崧、王縉、趙奇、鄭商、朱倬、已見十一月甲戌。同日。前桂陽令張勉、左朝奉大夫知韶州尤深、右通直郎通判韶州宋普、右奉議郎知南恩州王治、海豐令林獻材、今年正月乙卯。右通直郎通判廉州陸界、右朝奉郎新知白州尹植、左朝請郎知容州趙子昇、右朝奉大夫知昭州鄧儁、左朝奉郎權廣西轉運司主管文字王淵、右迪功郎廣西轉運司幹辦公事連漢夫、靜江府觀察推官章溫輔、左儒林郎權臨桂丞郭偉、並轉一官。俟任滿日赴行在。凡五使所按吏。總七十有九人。明橐二十七人。劉大中二十八人。薛徽言十六

人朱異、胡蒙各入人薦士五十有七人。明橐二十人劉大中十六人朱異十二人胡蒙六人薛徽言三人而劉大中所劾多大吏橐、大中、朱異所舉多聞人。又辟徽言銳於有爲而橐、大中數言公私利弊惟胡蒙奉承大臣風旨此其大略也。

己丑右朝奉大夫侯延慶守太常少卿直龍圖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蘇攜守宗正少卿尚書吏部員外郎陸長民爲右司員外郎左奉議郎晏敦復守吏部員外郎右朝奉郎黃祖舜守軍器監丞攜、頌子祖舜、福清人嘗從胡安國學自衢州州學教授召見改京官而有是命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沈與求知鎮江府充浙西安撫使監察御史明橐奏瓊邕鬱林諸郡歲調夫數百人爲監司帥臣饋荔枝詔禁止犯者計贓坐罪。

辛卯駕部員外郎洪興祖、比部員外郎范振、樞密院編修官許世厚並罷坐席益所薦引爲御史常同論列也世厚景衡子興祖皆呂頤浩所錄故同斥之。葛立方撰興祖墓誌稱因上封事罷去已附見洪擬罷吏部時更須詳考

壬辰工部尚書兼侍讀兼權吏部尚書胡松年試吏部尚書翌日松年入對論唐太宗嘗諭房元齡以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其委任元齡之意篤矣殊不知尚書丞實政事綱轄若專責以細務以何暇裨益治體哉臣願睿斷以今日所當爲所當行不可緩者分委二三大臣庶使悉心戮力各底乃職且戒簿書有可簡省者簡省之詔付三省樞密院。

左朝散郎范溍提舉廣東茶鹽公事溍守惠州爲虔賊所蹂及是還朝妄奏守禦功減磨勘年而有是命。

監察御史明橐言於朝。命遂寢。虔賊事見二年冬末。

乙未。詔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赴行在。本府統制官姚瑞、李捧、王進並以所部偕還。惟張榮屯平江。李貴屯建康如故。自朱勝非再相。數言都督府可罷。呂頤浩不從。及是既畢防秋。勝非復乞罷都督府。使諸將得自奮勵。故有是命。殿中侍御史常同言。近嘗論列監司之不才者。已蒙放罷。臣今再體訪得新廣東轉運判官潘嗣深刻險薄。呂頤浩喜之。頤浩去未久。嗣唱言再入。移書示衆。無不惑之。新浙東提舉茶鹽陳鼎昨任湖州司戶。贓汚狼籍。諸事蔡攸遽除監司。新廣東提舉茶鹽張世才駔儈俗吏。始以從父入燕。特赴殿試。合該討論之人。緣與頤浩有舊。累遷差遣。新湖北提舉茶鹽徐嘉問、王黼之客也。爲應奉司屬官。自稱相幹。輕暴之性。至今不移。新福建提舉茶事趙公達贓吏也。宥和羅小麥自盜。爲倉吏所告。陪償而去。新湖北提舉茶鹽胡緯父子出入蔡京之門。受官數年。卽除監司。此六人者。皆有罪狀。不可表帥一路。理宜罷斥。詔並罷。世才、思正子也。初。知唐州胡安中爲僞齊所逼。棄山寨奔隋州。及隋州失守。詔赴行在。至是補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添差温州兵馬都監。武節大夫吉州防禦使致仕陳思恭復爲入內內侍省押班。主管福州應天啓運宮神御填創置闕。左朝請郎致仕翁昇特遷一官。以昇自言元符末上書入籍故也。吏部侍郎陳與義言。陛下褒恤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碩大光明者。既已盡錄。亦有姓名不熟於人。而多故之後。無籍以考。昨黄策以蔡京所書黨碑及國子監所印上書

黨籍人姓名錄白來上。付在有司。遭火不存。間有子孫自陳者。迺以胥吏私鈔之本。定其是非。望再行搜訪。乃命吏部訪尋眞本。繳申左右司審驗訖。送部使。昇選入邪中等第三十四人。日厲與義奏下在丙申。今併出此。

丙申。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與義移禮部。試禮部侍郎胡世將移刑部。權刑部侍郎劉岑移吏部。與義以兼直院。故免劇曹。起居舍人唐煇試中書舍人。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徐俯以疾告。上命卽其府視事。俯言。三省文書。最爲叢委。平時盡日力可了。臣係暫權。實不知首尾。占位書名而已。臣旣以衰病。方且療治筋力。心志實不能支。欲乞且止治臣本院事。所有三省職事。自有宰相。伏望聖恩。免臣暫權。事務旣簡。可得專心。旣獲治養賤軀。亦免乖誤大計。詔不許。

丁酉。詔以宣諭五使手歷進册。令檢正都司檢詳官同共看詳。比較多寡。申尚書省。　右迪功郎泰州錄事參軍李亦特改右承務郎。亦上疏論事。上召對而命之。

戊戌。詔廣西提舉買馬官移司邕州。用李預奏也。　知樞密院事張浚乞俟至衢州。留數日修治軍器。從之。　武德大夫秀州防禦使致仕張見道落致仕。主管江州太平觀。

己亥。初命三衙管軍及將帥觀察使以上。舉忠勇志略可自代者一人。如文臣之制。用吏部侍郎鄭滋請也。　翊衞大夫相州防禦使添差浙西兵馬副鈐轄張用改福建路兵馬都監。

辛丑。翰林學士綦崇禮兼史館修撰。始除修撰官也。　右司諫劉大中言。近戶部尚書黃叔敖申明江、浙

上供和買綢絹。並七月終已前起發數足。臣契勘租稅條限。係五月半起催。八月半納畢。災傷放免。不盡者限外展一月。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今戶部卻令七月終以前數足。可謂迫促太甚矣。納畢者。人戶送納到官之期也。起發數足者。諸州團併起發到行在之期也。且以道里遠近酌中言之。吉州陸路至臨安府二十八程。水路又倍之。若依戶部所請之限。則須五六月納畢。豈不大段迫促。今戶部不過以大禮賞給未定。上動朝廷不知戶部平時所管是何職事。豈不知今年合是大禮。平時蠹耗。未嘗講究。而平時失陷。未嘗稽考。今乃臨時晝降指揮。迫促稅限。變亂祖宗舊制。全不恤民。且郊祀之禮。所以爲民祈福也。今戶部因大禮賞格。迫取物帛。反爲民害。有傷和氣。有累聖德。臣安得不論。詔展限一月。詔廣西土丁峒丁各仰本處防守。其調發赴靜江府並圍練餘丁並罷。自許中爲帥。始調土兵防拓。既又令以錢代丁。事見紹興二年四月。提舉買馬官李預又以駑馬配之。監察御史明橐自嶺南還。數以爲言。故有是旨。此以明橐奏狀及今年二月壬午橐論許中五罪。二月癸未橐論買馬司事。二月壬辰范澂論廣東盜賊事四章修入許中科土丁錢據橐奏詳著二年四月。川陝宣撫處置司言。已用便宜差左奉議郎王瓘權利州路轉運判官。從之。是日。金左都監宗弼自寶雞入寇。犯仙人關。先是金既得和尚原。利州路制置使吳玠度敵必深入。乃預治壘於關側。號殺金坪。嚴兵以待。玠弟秦鳳副都總管璘在階州。移書言殺金坪之地。去原尚遠。前陣散漫。宜益治第二隘。示必死戰。則可取勝。至是宗弼果與其陝西經略使薩里千、僞四川招

撫使劉夔率十萬騎入寇。趙甡之遺史二月辛卯吳玠及烏珠戰於仙人關敗之初烏珠欲大舉兵期必入川劉豫之弟益方知長安密使人告玠早爲之備玠預爲蹙關側號殺金坪（案）日厮宣司奏金以二月二十一日攻仙人關辛卯則十一也甡之所書凡差十日蓋小誤又所云劉益密告吳玠事乃據林泉野記恐未必然當考進攻鐵山鑿崖開道犯仙人關既至敵據高嶺爲壁循嶺東下直攻我軍玠自以萬人當其前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轉運凡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震爲宗弼所襲破其寨王師屢敗玠斬震以徇敵復攻之。玠斬郭震據趙甡之遺史云爾然甡之繫之甲午蓋誤今且去其日俟考

壬寅太府守丞權戶部郎官張成憲爲尚書駕部員外郎。直祕閣秦梓提點福建刑獄公事左中奉大夫柳瑊提點刑獄公事監吉州權貨務都茶場陳靄提點湖北刑獄公事直祕閣吳懋爲湖北轉運判官左朝散郎新知吉州徐偉達直祕閣陸寘並爲廣東轉運判官右朝奉郎添差通判平江府田積中爲淮南轉運判官御史常同言寘乃內侍王通之客爲明府司錄供進密煎海錯就遷通判避通判名改稱府判今浙路有呼府判者自寘始也後任發運姦贓狼籍瑊頃知洺州不能鎮撫士卒以致軍變身中數刃近歲交結辛道宗求賜章服陛下灼見其無恥罷之偉達資性貪鄙在閫城中移書親舊有新君卽位人情喜悅之語梓本附梁師成特赴殿試闢冗疏謬士所指笑靄是雖不知其才但恐不應超躐亦望詳酌改命吏部言靄嘗任提舉湖北刀弩手乃詔寘、瑊偉達、梓皆罷寘佃子也。梓瑊、懋偉達已見、梓未見同爲御史不數月劾罷監司之不才者二十有三人中外聳然懋以明州獻羨事慙於朝謂曩以代者移用故申明之非有

所獻也。由是復起。後十餘日。右司諫劉大中言。淮南人民有幾。乃共置監司五員。乞罷積中。上從之。懋乞改正

明州獻羨事在是月壬寅。同章下在已酉。大中章下在三月丙辰。今併書之。積中不知何許人。乃吏部尚書胡松年親屬。自添倅躐除監司。不知同何以獨不言。而大中言之。當考孫覿撰柳瑊墓誌。瑊知洛州。被疾。司錄事李承勵權州事。州兵鬨。公疾。唱言倉粟悉。逐庚官。嗾衆爲亂。公聞變。力疾披衣出譙門。坐實詔。亭命三校率其屬捕殺首亂者。而釋其餘。已乃復臥。承勵逢童貫之怒。以公病不任移書馳告貫。而自爲功。居未幾。公瞞三官歸。承勵進立五官。此與同章疏所云。全不同。姑附著此。日麻。紹興五年韓璜爲伯脩乞恩澤狀。亦稱洛州軍變。執縛知州柳瑊。

癸卯。勒停人向子廉復右朝奉郎除直祕閣。子廉、宗良子。宗良經子。永嘉郡王。知平陽縣。民有負和糴米者。子廉訊之。杖千二百。即日死。坐是停官。劉光世夫人、子廉兄女也。光世爲請於朝。以欽聖憲肅皇后諸姪在者惟子廉一人。故有是命。詔權以射殿爲景靈宮。四時設位朝獻。用太常博士劉登議也。其後上親征。不果行。

乙巳。監察御史明橐言。昨李棫遣人入大理國買馬。於邊防有所未便。小必失陷官物。大則引惹邊釁。臣講究買馬之術有七。深入蠻國誘之。不惜其直。一也。原有綸綵鹽貨之本。二也。待以恩禮。三也。要約分明。四也。禁止官吏侵欺。五也。信賞必罰以督之。六也。馬悉歸朝。而後付於將帥。七也。七說若行。西南諸國所產自至。望下提刑司根究諸司鹽利剩錢。應付買馬。仍下提舉司詳前七說施行。從之。左金紫光祿大

夫龍圖閣待制提舉華州雲臺觀王革卒。詔官子孫如故。事言者謂革自廷尉尹京。專以觀望意旨爲獄。刑罰失平。枉濫者衆。獨以貲緣交結。冒濫賞典。法當討論。詔追降革爲左中大夫。盡革其恩數。鄉貢進士李郁爲右迪功郎。郁以布衣入見。所陳皆當世要務。上批郁學通世務。議論可采。故有是命。上批日厭不載。武陽志有之。

丙午。知樞密院事張浚至行在。初。浚行至嚴州之新城。復上疏引咎求罷。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對。論浚五年於外。誤國非一。用李允文、王以寧、傅雱諸小人爲荊湖害。以曲端、趙哲之良將。皆不得其死。以至擅造度牒。鑄印記。賜赦減降。出給封贈。磨勘綾紙之類。皆有不臣之迹。及被召。盡掠公私之財。選精兵自衛出蜀。雖膏斧鉞。不足以謝宗廟。若蚤正典刑。示天下不復用。則陝右之地。不勞師而自復矣。侍御史辛炳素憾浚。事見建炎三年二月。亦論浚誤國犯分。富平之役。趙哲轉戰用命。勢力不敵而潰。浚乃誅哲。致其徒怨叛。又信王庶一言。殺曲端於獄中。端之部曲。又皆叛去。其後日夜攻打川口。公行文檄。求端於浚者是也。和尚原之戰。王萬年之功爲多。浚乃抑之。萬年怨憤叛去。與哲、端潰卒力窺川口。金人特因之耳。（案）川口用兵錄。今年三月殺金坪之戰。尚遣王萬年擊賊。蓋萬年即王喜。此時爲統領官。炳誤也。又用趙開營財利。行榷茶鹽及隔槽酒法。苛細特甚。內結人怨。西蜀之不亡者

幸也。凡朝廷所除監司郡守。至輒不許上。必已所命乃得赴。張深以老乞退。則令五日一赴官司治事。此例安出哉。甚者擅肆赦宥。一歲凡再。自古便宜。未有如是之專者也。湖南北非浚所管地分。乃遣李允文、王以寧假以便宜。肆以生殺。遂亂兩路。敗事而歸。不自知罪。猶移文令葺治府第。浚謂樞庭之權。爲己家物乎。既被召。盡刷四川之財以行。尚敢託言捃輟隨軍錢物。應副解潛、程昌寓。欲以要功。不知錢何所從出哉。事見今年正月丁丑。沿路劄下荊、峽諸州。計置箭幹。各數百萬。又言如難計置。卽具因依回報。是徒欲求進。不恤民力之困也。事見二月丁亥。浚聞罷之始。則遷延不行。中則疑而有請。欲俟至潭州道路無虞而後造朝。事見正月壬戌。近又奏乞至衡州留數日修治器甲。事見二月戊戌。今聞政府虛位。則至衡州一日而行。星夜兼程。不復留滯。何前緩而後急。疏入不報。前一日。炳以急速請對。論浚爲黃潛善所知。自興元曹官。一二年間。引爲侍從。及金人有窺江南意。浚乃避禍遠去。引用因一時小人。如劉子羽、程唐輩。誅求聚斂。四川騷然。陛下初許浚便宜黜陟。蓋以軍事在遠。不欲從中制也。浚輒立招賢館。有視龍圖閣之命。以孺人封號。封參議官之妄。陛下常遣中使撫問。浚乃與之加秩。勞其遠來。其狂悖甚矣。賴陛下聖明。辨之不晚。亟遣郎官持節召之。浚乃偃蹇遷延。上章慢命。既到鼎、澧間。擅差撫諭官騷擾州縣。事見二月辛巳。其所爲一至於此。望賜罷黜。明正典刑。以爲人臣跋扈之戒。浚至行在。詔浚隨行軍馬盡付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隨行錢物隸內藏爲

封椿激賞庫。浚既見。遂赴樞密院治事。

丁未。右朝請郎通判臨安府邵相、右朝散大夫通判臨安府熊彥昭並直祕閣。守臣梁汝嘉薦二人。上召對而有是命。彥昭、鄱陽人也。相已見。

賜僞福國長公主宅於行在。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四

【紹興四年】三月辛亥朔川陝宣撫司都統制吳玠敗敵於仙人關初金右都監宗弼與玠連戰未決玠遙與宗弼相見且遣人謂曰趙氏已衰不可扶持公來當擇善地百里而王之玠謝曰已事趙氏敢有貳此據林泉野記

敵遣生兵萬餘擊玠營之左玠分兵擊卻之賊怒擁衆乘城玠遣統制官楊政以刀槍手深入統制官吳璘以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敢退者斬敵分爲二陣宗弼陣於東將軍韓常陣於西我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隘時軍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守者璘曰方交而退是不戰而卻也吾度此敵走不久矣政亦言於玠曰此地爲蜀扼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弩彼不敢舍此而犯關玠從之敵進攻第二隘人被兩鎧鐵刃相連魚貫而上璘督士死戰矢下如雨敵兵死者層積敵踐而登薩里干駐馬四視久之曰吾得之矣翌日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樓統領官隴干姚仲登樓死戰樓已傾仲以帛爲繩曳使復正敵以火焚樓柱仲取酒擊滅之玠又遣政與統領官田晟出銳兵持長刀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鼓隨之壬子夜壘中大出兵遣右軍統領王喜及王武等諸將分紫白旗入敵營敵驚潰將軍韓常爲官軍射損左目敵不能支遂引兵宵遁右軍統制張彥劫敵橫山寨斬千餘級玠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敵決意入蜀自撤離曷已下皆盡室以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

爲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敵之始入也。玠檄召金房鎮撫使王彥。熙河路總管關師古來援。時師古已叛。彥亦不至。獨綿威茂石泉軍安撫使劉錡以所部會之。玠聞師古叛。幷其軍麾下。厚資給焉。由是玠軍益以精強。呂中大事記。張浚以樞府任川陝。半天下之責。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以爲定天下大計。雖趙哲離部。致有富平之敗。而得劉子羽以保興元。用吳玠以保大。散關遂有和尚原之捷。繼有殺金坪之捷。敵自是不敢犯蜀矣。

丙辰。上問執政湖寇事宜。張浚曰。村民無知。劫於官吏之擾。偷安江湖。非剽掠無以爲生。其拒王師。實懼大戮。勢不得已。以緩死爾。臣謂宜廓信義以招之。上曰。皆朕赤子。何事於殺。然自軍興。盜起率招來之。而姦人乘釁。所在嘯聚。今幸衰息。勿復效尤可也。

丁巳。右司諫劉大中守祕書少監。上諭朱勝非曰。大中頃使江西。頗多興獄。今猶未已。若令爲諫官。恐郡縣觀望。朕於用刑。欽恤明愼。常懼有司行法於意外。今遷大中爲少監。蓋朕之深慮也。熊克小厥大中自監察御史除。蓋誤。大中今年正月已遷諫官矣。

右朝散郎魏舜臣知黃州。

戊午。端明殿學士江南西路制置大使趙鼎參知政事。時鼎已召而未至也。上命鼎薦舉人才。鼎卽以王居正、呂祉、董弅、林季仲、陳橐、朱震、范同、呂本中上之。乃詔三省公共隨器任使。詔三省在三月壬申。

撫州布衣寧

予思獻白銀木刻成千手大悲像極精工朱勝非進呈上曰朕平日未嘗佞佛然亦不敢加訾顧飾像設以祈福乃流俗之事非朕心也勝非又言撫州有玉尊刻成龍文疑禁中舊物未敢進上曰此猶無謂異時茶馬司常竊市馬之直以易玩好是舉山澤之利而投之無用之地爾其勿受自今有來獻者皆卻之

夜雹雨

己未刑部侍郎胡世將坐前守鎮江不發御服織羅錢與通簽判右承議郎會恩等四人各貶秩一等仍令本府限半月發還先是劉光世既移戍內藏庫復舉行之世將奏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有司劾世將違旨故有是命熊克書此事差誤已辨之見二年九月戊寅并注詔祕閣修撰主管江州太平觀宋煇落職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晁公爲龍宮觀饒州編管人劉默許自便以侍御史辛炳論廢相呂頤浩用刑輕重不中也宋煇落職因守臨安日縱釋私祐事見紹興三年十二月樞密院言三省事繁請機速房文字宰臣與院官輪日當筆庶免稽滯從之

壬戌參知政事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自鎮江至行在庾請隨班奏事訖免赴都堂奏事仍免簽書三省文字時督府諸將既已分戍遂併其府廢之而以其餘兵隸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督府之罷日脉全不書會要本門亦不載惟趙甡之遺史略記此事今因孟庾召還遂書之以補史闕

癸亥。侍御史辛炳試御史中丞。中書舍人唐煇試左諫議大夫。禮部侍郎兼侍講權學士院陳與義言。明堂之禮。有漢武汶上之制。紹興元年實已行之。若再舉而行。適宜於今事。無戾於古典。太常丞詹公薦博士劉登亦言。古人巡幸。自非封禪告成。未有行郊祀者。今歲若且祀明堂。實得權時之義。但紹興元年止設天地祖宗四位。卽不曾設皇祐百神。議者疑郊與明堂當間舉。及與義等議上。乃命有司條具明堂典禮以聞。左儒林郎連州州學教授范寅賓、左迪功郎監泉州石井鎮朱松並爲祕書省正字。右宣義郎周聿爲司農寺丞。右丞事郎王鉅守太府寺丞。右丞務郎范伯奮守軍器監丞。松婺源人。謝克家所薦。聿中從弟也。中已見建炎二年正月癸卯。伯奮以選人薦對。故有是命。寅賓已見紹興二年。鉅已見建炎四年。言者奏鉅浮薄無行罷之。

乙丑。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辛炳、常同論浚不已。上未聽。二人因錄所上四章申浚。炳疏論浚聞罷之始。遷延不行。浚懼。卽移疾待罪。且以呂頤浩在相位時書進呈。上乃釋然。頤浩書見三年六月庚寅朱熹撰浚行狀云。炳言公旣得召命。不卽出蜀。意有他圖。（案）炳元疏中語不如此。熹誤也。今略刪潤附見。炳又言。前此人臣。未有如浚之跋扈僭擬。專恣誤國。欺君慢上者。浚兼有衆惡。其可逃於典刑。望附三省。早賜竄黜。同亦論奏如炳言。故浚遂罷。尙書刑部侍郎胡世將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洪州。後二日。詔世將兼江西安撫置制使。世將方至而遽出。必以趙鼎所不喜故也。當求他書考之。神武中軍中部統領官朱師閔改充本軍選鋒統領。時統制楊沂

中以張浚所攜西兵爲選鋒部。故命師閔統之。而以浚隨行選鋒將武功大夫榮州刺史閻門宣贊舍人柴斌爲神武中軍後部同統領。皆用沂中請也。柴斌除統領在此月乙亥。

丙寅。詔張浚免謝辭。駕部員外郎李愿以使蜀之勞。進秩二等。時議者以爲興、利、閬三州及三泉縣。見屯軍兵。爲四川門籥。有司饋糧。雖用水運。然每令州縣抑勒船戶裝載。失陷官物。今潼川府路歲運二十萬斛。每斛支官錢三千二百有奇。成都路歲運六十五萬斛。以水路稍遠。所支錢又多。通計費錢二百六千萬緡。船戶既被抑勒。侵欺盜用。巧詐百端。以至自沈舟船。號爲拋失。所運米數。失陷大半。今欲度江路遠近。置轉船倉。應用舟船。令兩路量事力製造。槔梢。卽於廂軍內刷差。不足則召募百姓。每舟約載三百斛。若以百二十舟。往來不絕。不過十月。撥發盡絕。今興州銀一兩博米僅得一斗。緣軍糧不足。有司不免貴支坐倉價錢。計司失職。莫此爲甚。伏望愼擇人材。付之以權。專委措置。詔宣撫司相度。此疏未得其名。恐卽李愿所上當考。

丁卯。張浚落職奉祠。時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舒清國當草浚制。奏言。臣竊讀臣僚論浚跋扈不臣之迹。實臣子所不忍聞。今陛下寬恩。雖罷其樞柄。而祕殿高班。豈宜冒處。故有是命。始浚之在蜀也。嘗以秦川館爲學舍。以待陝西河東失職來歸之士。給衣食養之。又新復州郡乞鑄印。浚以便宜先給。而後聞於上。故清國所草誥詞有曰。假便宜行事之勢。忘人臣無將之嫌。肖內閣以招賢。擬尙方而刻印。朱熹撰浚行狀云。辛炳論公設

總管以崇儒擬尙方而鑄印此亦非疏中本語實當時謫詞煮小誤也殿中侍御史常同時方論淸國行詞疏謬翌日淸國亦罷爲直龍圖閣主管臺州崇道觀御史中丞辛炳復言浚之不臣不竄之嶺表不足以塞公議宮祠自便所至必有以搖人心者爲害非一因言昨敵騎渡江滕康劉珏以措置乖方尙猶謫授分司之官湖南居住今浚之罪百倍康珏後三日詔浚福州居住（何俌龜鑑）建炎初潼關告警羽檄交馳浚以密院而任川陝宣撫之職請任西事分司秦州左通判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興元一奏勇於自任擢劉子羽於參謀而弛禁通商輸財濟飢熙如也用趙開於總領而民不加賦軍用自足裕如也而分畫諸將如吳玠如王彥如劉錡如關師古等莫不屬其指授之下自是而捷於寶雞捷於箭筈捷於和尙原捷於殺金平劍閣棧道賴以保全此雖吳武安玠以下諸戰鬬之功而分畫措置莫非我魏公力也而議者乃以祕閣崇儒尙方鑄印中傷之雖聖明天子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之諭而還朝以後言者滋甚浚不容不落職出居外郡矣仍借撥官田十頃炳言浚之罪無可矜者今雖已廢示不復用然川陝之人自聞浚還朝朝夕仄側視浚去留與得罪之輕重以爲安危今祿以祠宮處之善地加之借撥官田川陝傳報豈不搖動又七日遂罷借田之命浚卽日如福州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浚雖得罪猶上疏論敵僞暫和心必未已當益爲備具大略言金人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則言和勢盛則復肆前後一轍姑請以近事明之紹興三年秋尼瑪哈有親寇蜀之意先遣王倫還朝且致懃懇蓋懼朝廷大兵乘彼虛隙又其爲劉豫之計至委曲周悉也自後九月伊都作難前謀遂寢至十二月伊都之難稍息則復大集蕃漢之衆徑造梁洋是時朝廷已遣潘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敵困饒風進退未皇先是朝廷開都督府議遣韓世忠直抵泗州敵實畏之於四月遣致堯還其詞婉順欲邀大臣共議此

非無所忌憚而然也。梁洋之寇。未能出境。至五月而後得歸。既狼狽矣。而世忠大兵。尋復輟行。敵之氣力。固已復蘇。而叛豫之心。亦云紓緩。所以前日使人之來求請不一。故爲難從之事也。竊惟金人傾我社稷。壞我陵寢。迫我二帝。驅我宗室百官。自謂怨隙至深。其朝夕謀我者。不遺餘力矣。況劉豫介然處於其中。勢不兩立。必求援於金。借使暫和。心必未已。數年之內。指摘他故。豈無用兵之詞。而我將士率多中原之人。謂和議已定。不復進取。將解體思歸矣。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通使。爲陛下之權。敵亦固能用權也。願陛下早夜深思。益爲備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而戰守者。無返顧奔散之憂。精擇其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屯邊者。無懈墮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爲牽制。斥遠和議。用集大業。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關師古累經拔擢。備見可任。外其餘人才尙衆。謹開具如左。吳璘、楊政可統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彥可爲統制。後皆有聲。世服其知人。清國罷左史。在此月戊午。浚居住在辛未罷。借田在戊寅。今率聯書之。宗尹初見建炎二年十一月。喜初見紹興元年十月。

新除太常少卿侯延慶爲起居舍人。

尙書兵部員外郎馮康國罷。日下出門。御史常同言。康國本遂寧浮薄不逞之徒。張浚輕舉慢令。一切猖獗。康國實主其謀。生殺廢置。悉出其手。納賄受賂。所求無不遂者。今尙敢晏然輦轂之下。爲浚游談。故有是命。

左武大夫文州團練使湖南安撫司後軍統制韓京充廣東兵馬鈐轄。以所部屯廣州。彈壓盜賊。聽本路帥臣節制。其所部卽今摧鋒軍。

用經略使李陵請

也。初江西叛將元通犯境。陵遣海南尉魏逢、使臣董鼐招撫之。卽聽命。寨於城外。無幾何。江西遣兵至。通遁趨惠州。追兵及之。與戰不利。人情震恐。陵復遣逢、鼐追通回。至是乃以付京。尋坐他事誅。遠近始安。元通初見紹興三年十二月戊申。

戊辰。命前宰執追錄建炎四年四月以前時政記。用司封員外郎兼著作佐郎孔端朝請也。

己巳。詔戚里之家應造進酒者。許卽所在州公庫或官務寄造。爲賓祭之用。歲毋過三十石。時親衞大夫寧州觀察使韋淵奉祠居衢州。奏乞釂酒。上弗從。有司弗能禁。郡守謝克家請於朝。故有是命。

辛未。直龍圖閣知永州胡寅試起居郎。右文殿修撰新知饒州王居正試太常少卿。

壬申。集英殿修撰知鼎州程昌寓充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楊可輔知鼎州。武翼大夫吉州刺史湖北兵馬都監杜湛領忠州團練使。添差江西兵馬鈐轄統率舊管官兵。洪州駐劄。時朝廷方招安湖寇。而賊以不堪昌寓殺戮爲詞。會廣西帥劉彥適以不勝任召還。昌寓乃改命。熊克小曆云。詔除昌寓知靜江府。候招安畢日行。而日曆何轉限三日朝廷起發。與克所云不同。當考。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大閱將士。上聞之。賜俊白金萬兩。錢三萬緡。爲激賞之費。

癸酉。左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李易充淮東安撫司參議官。用韓世忠奏也。易辭不赴。六月甲午改知常州。龍

閣閤直學知湖州汪藻上所編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二百卷送史館。

甲戌尚書祠部員外郎趙霈改行吏部員外郎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本中爲祠部員外郎右奉議郎劉一止守尚書祠部員外郎主管温州神主時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江端友已卒故以一止代之一止嘗爲起居郎下除郎官辭不拜改知袁州端友無妻子死於雁蕩山中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梁汝嘉請死事之家無人受恩澤者許換給度牒從之度牒直二百千承信郎一資易十四道佗視此爲差。

乙亥鼎州團練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復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明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乞承買平江府朱勔南園及請佃陳滿塘官地一千二百畝詔以園地賜世忠直祕閣張澄自蜀赴行在上召對遂以爲江西轉運副使。（熊克小厤書澄升直徽猷閣在今年四月〔案〕日厤澄明年正月戊辰自直祕閣江西轉運副使以隨軍無墨誤進職一等克實甚誤）

秀、常、湖三州守武右朝請郎俞俟、龍圖閣直學士汪藻等七人與羅貫官並進秩一等以和糴數多故也俟、河南人嘗爲宣諭官胡蒙所薦詔俟滿秩赴行在。（秀州止有通判錢濬明轉官未知郡守爲誰當考）是日御史中丞辛炳入對論用人三弊曰分朋黨以立門庭緣愛憎而有用舍記小過而掩實行三者不去而望得人讎如卻行求前不可得矣夫才非可一途取也有忠實威望可以任股肱心膂之寄者有剛正

詳明。可以爲耳目風憲之官者。有學行深茂。宜在論思納獻之地者。有智謀宏靖。宜居折衝禦侮之任者。或長於專對。或長於刺舉。或長於撫字。倘皆取其所長。略其所短。總核名實。隨材器使。則人才當自不乏。願豈天下眞無人哉。望陛下斷自宸衷。去前三弊。毋牽於朋黨之弊。無溺於愛憎之意。雖嘗有小疵而不害大節。亦且拔拭用之。惟實才是求。惟僉諧是與。或招延於內。或布列於外。大小罔不得人。則中興之治。似不難致。疏奏。上嘉納之。　詔草澤鄧名世令閤門引見上殿。名世初見去年十月丁亥名世初以劉大中薦。詔赴行在。獻所著春秋四譜、古今姓氏書辨證。詔吏部尚書兼侍講胡松年看詳。松年言其貫穿羣書。用心刻苦。由是引對。遂命爲右迪功郎。名世以四月戊戌入見庚子補官

丙子。端明殿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王似充資政殿學士川、陝宣撫使。龍圖閣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盧法原充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落等路及處置字。並在司治事。起復檢校少保鎮西軍節度使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涇原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充陝西諸路都統制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州吳玠充陝西宣撫副使。免簽書本司公事。專一措置沿邊諸處戰守。秦州觀察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總管統制熙秦兩路軍馬專一招撫熙秦關師古充熙河蘭廓路制置使。並日下供職。朝廷未知師古叛亡。故有是命。

丁丑。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同管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楊應誠爲樞密副都承旨。　詔今年正月已後。

每行續降指揮。令刑部依舊法。春秋編類頒降。用大理少卿元衮請也。自紹興新書既成之後。省部經火。續降指揮不存。詔下湖、溫州鈔錄編類頒降。至是又申行之。

戊寅。監察御史明橐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從所請也。詔臨安府失火、延燒官私倉宅及三百間以上。正犯人作情重法輕奏裁。蘆草竹板屋三間比一間。五百間以上取旨。先是有旨。失火焚燒數多。取旨依軍法。刑寺以爲無所執守。乃比附立法焉。其後御史臺又乞估計價錢量輕重取旨。刑部請延燒直萬緡者。比三百間。直五千緡者。比五百間。從之。後旨在六月戊子。

己卯。閤門祗候知漣水軍丁禩令再仕。閤門宣贊舍人添差建康府兵馬鈐轄王才權發遣洪州兵馬鈐轄。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五

【紹興四年】夏四月庚辰朔。制授吳玠定國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玠因除宣副。遂移鎮加恩。上賜以所御戰袍器甲。且賜親筆曰。朕恨阻遠。不得附卿之背也。玠素不爲威儀。既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意外。則豈不上負朝廷委任之意。下孤軍民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爲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間。冤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玠所以屢出者。防有此耳。幕客乃服。　直龍圖閣都大同主管川陝茶馬公事兼宣撫處置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趙開令再仕。用王似等奏也。初。張浚既召歸。開亦亟白王似、盧法原求罷。其自辨疏曰。開既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切謂應副軍期。費用不貲。若加斂於民。即民愈不堪。尋措置改修茶鹽酒已壞之法。不惟廣收息錢。兼歲入有常。不誤措準。自建炎三年至紹興二年終。茶鹽酒息增額錢。並買抵擬絕戶田產等錢。共收一千五百三十五萬餘貫。兼隨軍秦州。應副過陝西茶馬及於陝西創行印造銅錢引紐。計川錢八百三十四萬餘貫。此外未嘗創立名目。科抑民間。所權茶鹽酒。並係祖宗舊法。置合同場買引。及置官監務。亦係朝廷已常行者。其犯人斷罪刑名。未嘗輒有刪定。但增添告捕賞錢。意欲犯法者少。惟是營私官吏。惡其不便於己。懷異忌疾者。共興謗讟。謂改修弊法。爲生事擾民。口舌沸騰。必相陷害。況開年隨七十。心力凋耗。若叨

冒無恥。重致煩言。豈惟有辱士風。決然上誤國事。似等察開雅非辭難畏謗讀者。而軍事方急。果不可無開。乃奏言川、陝屯駐大軍。費用浩瀚。漕司所入。止充常賦。諸司錢物。見在不多。累年經費。委是趙胃悉力措置。茶鹽酒息之類。通計約二千萬貫。資助調度。搜革宿弊。增廣課息。於民無科率搔擾。今來若令本官罷任。緣目卽正當邊事之際。財用急闕。全籍趙開措畫應辦。深恐別差官主管。不知首尾。措置乖方。有誤贍養大軍。利害至重。故有是旨。　賜川、陝宣撫司及官吏軍民詔曰。朕念慮邊陲。覽觀形勢。秦、蜀壤地。實據要衝。自時多虞。則有戎事。憫然西顧。曾靡遑寧。昨者特遣樞臣張浚。往宣恩威。任國憂寄。蓋五年於彼。朕有聞焉。肆頒召命。俾還行闕。而師言未已。臺諫交章。考其出使失職之辜。在於常刑。當從遠竄。朕以其所用吳玠等。能禦大敵。累立戰功。許國一心。可膺委任。因是貸浚。止從薄責。庶使玠等知朕厚於勸功。而略於記罪之意。感悅奮勵。益建良圖。應累年以來。川、陝諸路。其實有勳勞。而未逮於賞濫。被刑罰。而莫當其罪。才能偏廢。而不用。謀猷見抑。而不伸。創興橫斂。而致於無涯。煩擾斯民。而使之失業。敕令所頒之澤。不盡推行。朝廷所差之官。不獲赴上。凡害民咈衆之事。違吾德意者。仰宣撫司講求咨訪。疾速施置。以稱朕惻怛軫憂之誠。庶幾惠和。亟臻嘉靖。播告有衆。咸使聞知。　樞密院計議官李堯充湖南北路幹辦公事。依第二等奉使例。堯始引參知政事孟庾親嫌求去。俄有是命。

辛巳。尚書金部郎中陳桷爲起居舍人。　翰林學士兼侍讀綦崇禮兼史館修撰。　詔兵部申嚴奏功不實之法。時右司員外郎袁正功言。自軍興以來。陛下不吝推賞。以旌戰多。而所屬上功。類不覈實。有盜賊

自去而曰收復州縣有寇過境上而曰保守無虞如惠州及東管縣皆經殘破而守令以禦寇推賞不知何所據而奏乎州縣且然況於軍伍以此姦罔詎可置而不問望特降睿旨今後官司奏功不實若因朝廷檢察及臣寮案劾因事冒窒其元奏官司重加黜責仍將冒賞人特行追改以懲姦罔之弊故有是命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昔魏尚守禦雲中坐上功差六級下之吏削其爵李廣出右北平遇左賢王戰以功過相當亡賞漢家賞功之令嚴矣戰而勝吏以法當其賞戰而不勝吏以法繩其罪過足以累其功而功不足以贖其過是以當其軍一出塞人人爭殊死戰者知敗則必誅也幕府上功毋或差一級者知言不相應則賞不行也終漢之世征伐四夷無不如意亦賞典明而將士用命爾近世則不然平時竭民力膽戰士以待一旦緩急之用卒然邊鄙有警使之擐甲必先賞而後遣之及其既戰奏功來上有司不敢問其士馬物故幾何但問其斬虜首級若干爾大將偏裨首已定封部曲行伍紛紛論賞動以萬計其間親戚子弟目不識旌旗耳不聞鉦鼓往往第功常出戰士之右噫亦已濫矣夫有功而不賞固無以得三軍之力論賞而不實亦無以服三軍之心古者賞一人而千萬人勸未聞賞千萬人而不足以勸一人也國家法令具載有司舉而行之正在今日臣是以備論之

癸未宗正少卿蘇攜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右朝散大夫呂聰問爲宗正少卿後二日御史中丞辛炳言二人皆名臣之後攜老成頗知典故然檢正之任非精力有餘不能聰問止曾任通判差遣祖宗以來未有不歷內任直除卿監者詔攜依舊職聰問行吏部員外郎聰問除卿在此月辛卯聰問希純子自蜀中召還而有是命

右朝請郎宇文師瑗爲尚書駕部員外郎寶文閣直學士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寶文閣學士宣撫處置使參議官程唐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本州居住

初張浚既貶右諫議大夫唐煇言浚所引參贊軍事者皆妄庸小人而專橫之甚衆所切齒者唯劉子羽未見施行臣不得不論子羽天資僉佞有以媚浚故見信任凡浚過惡皆子羽助成之秦蜀之民恨不食其肉頃者富平之舉諸路帥守多以爲未可子羽弗思敵人詭詐不測輕聽開探斷然自以不疑卒至覆軍使五路生靈肝腦塗地全秦之失子羽之謀也富平既敗浚獨罪趙哲爲不用命洎已斬哲浚知其失卽出榜盡釋其餘將佐之罪子羽至鳳翔不以爲然後復欲斬慕洧及其次統領諸將而下人人恐懼相率敗亡子羽所致也五路既失浚退歸閬州令王庶知興元府措置稍就緒子羽欲得之因而譖毀卒奪其任陝西叛將聞子羽至欲必殺之而後已乃誘金人併力以攻遂破興元朝廷差王似盧法原爲宣撫副使子羽力請於浚求爲宣撫判官陰奪二副使之權事無大小子羽專之浚有已放行者子羽輒塗抹改易官吏畏其氣焰不敢不懍受浚亦爲其脅持不復敢誰何以士大夫所言子羽之罪擢髮不足數未有可與同科者自降指揮發來赴行在乃領銳卒以歸建州之崇安縣蓋其鄉里及聞浚到卽出迓於信州今乃稱疾不至爲人臣偃蹇不恭侮慢朝廷有如是者乎不正明刑曷慰公議伏望睿斷特賜竄殛少快秦蜀將帥軍民怨憤之氣疏奏詔子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給事中胡交修論子羽專主軍議贊富平之大舉既斬趙哲復害曲端淫刑以逞其他將士心不自安率衆叛去被旨召歸徑歸里第獨至上饒迎迓張浚全無人臣之禮望流竄遐荒以爲天下臣子之戒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子羽凶暴殘刻在浚幕中最爲橫恣川陝之人切齒恐恨皆欲甘心焉子羽既知敗事必得罪於朝廷乃先遣其壻棚載順流而

下。及被召命。又攜高貲與姬妾先歸。傲慢不恭如此。唐本成都富人。方其欲事童貫。大雪中乞憐於貫之門。嬾因得見於庭下。貫與杌子坐於其側。飲以巵酒。若飼奴僕然。唐不恥也。因獻渾金佛像一堂。得爲成都府路茶馬。唐既出貫門下。遂遣二使臣創第於貫之宅前。盡畜珍奇玩好之物。伺貫意旨。卽以獻納。貫嘗築一堂。生日落成。唐爲製錦繡帛幕地衣。一倣堂之大小高下曲折。因爲壽而獻焉。凡所費悉出官帑。茶馬司侵盜之弊。實自唐始。又其狂妄之性。與浚契合。故浚喜之。用爲謀議之官。同惡相濟。遂致誤國。若止落職放罷。恐不足爲小人之戒。欲望特賜貶竄施行。以子羽比唐。其罪尤重。陛下不欲誅夷。亦乞流竄海島。以示國威。時唐以浚便宜之命知瀘州。前三日。詔唐赴行在。令宣撫司遣官權管職事。至是皆貶。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邵溥充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

甲申。武德大夫康州刺史潘堯卿等五人各進官一等。以吳國長公主入見推恩也。

尙書都官員外郎魏良臣請副尉之在籍者。並不許改名以防詭冒。從之。

乙酉。江西制置使岳飛奏川、陝戰捷事。飛奏中頗有輕敵之意。上謂朱勝非曰。用兵當持重。宜深戒飛。先是勝非居母喪。既祥。引疾在告。上賜親劄。略曰。今乃何時。而卿謁告。使朕憂思廟堂之政。蓋非特岳、鄂、襄、鄧之閒緩急不測。機務隨卽應辦。豈容留滯。是宜來早扶疾之朝。兼朕別有所欲道者。非可託於毫楮也。勝非惶恐入見。御劄據勝非行述附入。案勝非母小祥在四月二日。而日曆四月一日至五日。並無聖語及勝非所奏事。至此日始有之。故且附本日。左諫議大夫唐煇言。明堂大禮。恐

有司尙循承平故事名物失於大縟伏望務崇簡儉輔臣進呈上曰當此多事固非制禮作樂之時然祭天之禮不可有缺乃命禮官條具裁省焉日厤止作臣僚上言案六月丙寅唐煇奏迨遙子事云臣昨嘗具奏面奉聖訓謂當崇簡儉云云則此奏卽煇所云也右修職郎商

虢鎭撫司幹辦公事李邦孚特改右承事郎右文林郎虢州錄事參軍黨尙友特循二資皆用鎭撫使董先奏也先嘗以便宜假邦孚直祕閣又奏尙友因赴行在母妻子女悉陷僞齊乞改合入官故有是命

丙戌詔閤門四方館客省並依祖宗舊制不隸臺察先是御史常同有請至是閤門言故事隸中省乃改命焉　大理少卿張祁請自今朝廷降指揮應特旨處死情法兩不相當許本寺奏審從之去冬都督府獲姦細董寶以聞下寺鞫治無他情狀祁用案問徒三年詔從軍法祁欲奏讞而以法寺未有執奏例條弗敢言至是乃上此奏　是日吳玠與敵戰敗之遂復鳳秦隴州

丁亥詔衢州布衣江袤召赴都堂審察袤少登貢籍元祐中嘗游太學樂道自守不干州縣方臘倪從慶之亂袤結集社甲士人率服一鄉賴之守臣謝克家言其才行於朝故召既而引對遂命爲右迪功郎袤六月庚寅補官

戊子神武左副軍統制李橫以襄陽失守於國門待罪詔放罪橫與蔡唐州信陽軍鎭撫使牛皐商虢陝州鎭撫使董先自南昌隨趙鼎赴行在詔以其軍萬五千人屬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尋以錢萬五千緡

絹萬匹賜之。上念橫等遠歸。各賜白金千兩。皋見上。因陳僞齊必滅之理。中原可復之計。乃命皋復往江州。聽岳飛節制。李橫等賜銀在五月甲寅。賜絹在五月乙丑。

己丑。詔免澧州經制上供等錢至來年終。以本州言。累經傷殘。未有賦入。援鼎州例有請也。

庚寅。左奉議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周綱、太常博士姜師中並爲監察御史。綱、宣和間嘗爲言事御史。至是復用之。綱言。臣在宣和間。嘗備臺屬。爲察官者二年。擢言官者七月。是時可察可言之事。不爲少矣。而臣無毫髮補於朝廷。直至三年之久。方乞補外。今若復叨冒。豈無愧於心顏。兼臣昨來改官。係出特旨。尙慮在討論之列。豈宜居糾正之司。乞改差一宮觀。以安愚分。疏再上。不許。乃就職。祕書丞環中兼史館檢討。置孳生牧馬監於臨安府。以翊衞大夫成州防禦使神武右軍統領忠勇軍馬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揚忠憫兼提點官。日麻。忠憫無前衙。又於五月十九日再書揚忠憫差充提點孳生牧馬監。案日麻。今年四月二十七日忠憫乞製造七等色紋已繫新衙疑重疊差誤。當考。

辛卯。大理寺丞韓仲通言。近泗州申請獲僞齊姦細。依化外姦細推賞。今西北士民流寓者衆。恐遠方凶悍之徒。貪求厚賞。妄殺良善。爲害滋大。乞應知有姦細。並告官收捕。若擅行收捕。致殺傷者。爲首人坐以故殺傷之罪。庶免前日殺害無辜之弊。詔刑部勘當申省。仲通、襲縣人也。

癸巳。起居舍人陳棣與太常少卿王居正兩易。以棣自言與宰相朱勝非同壻鄧氏。雖遠屬不能無嫌也。

甲午。罷廣西茶鹽司。其職事令轉運司主管。內增添鹽錢。令提利司拘收。起赴行在。其後復以廣東提舉

官兼之。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湯東野落職。提舉臺州崇道觀。坐在職日久。治狀無聞。不能無綏。一方受弊故也。持服人朱孝先起復左中奉大夫直祕閣知揚州。

乙未右中奉大夫直顯謨閣江西轉運副使曾紆貶秩一等。初命紆以錢米六萬貫石。餉江西制置使岳飛軍。爲三月之費。至是飛言。芻粟皆竭。綱運未到。深恐有誤事機。故責之。　左朝請郎萬俟卨爲湖北轉運判官。直祕閣王圭知泰州。

丙申詔陝西路科舉手詔。令川、陝宣撫司給付。初吏部遣使臣持詔往陝西路。而所遣者憚行。迺付大理獄。更遣他使。其母訟於御史臺。言者以爲陝西隔絕不通。士人逃生不暇。豈復更有士子應舉。乃命傳送焉。

丁酉尚書工部員外郎謝伋爲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提點太廟景靈宮奉迎所。　起復左朝奉郎范同行祕書丞。　左諫議大夫唐煇言。今中原未復。邊鄙未寧。盜賊未戢。財用窘匱。陛下憂勤焦勞。未知攸濟。所以責任二三大臣。固亦可知。然臣竊聞都堂窮日之力。頗困於簿牒之煩。反不得專意於恢復之大計。可謂弊精神於蹇淺。失緩急先後之序。雖勞何補。蓋緣循襲既久。有司不肯任責。必申三省。三省復不予決。有甚瑣細者。亦必浼聖靈。以此文書猥多。行遣不辦。事又終不免留滯。伏望特降指揮。倣唐故事。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天下庶務。分總六部。各令長貳專決。其不可專決者。許申朝廷。其非大事。亦只令參知政事予決行下。先是左司員外郎兼權起居郎虞奫嘗言。國家承平日久。法令詳密。過於文牓。今

朝廷之上。雖至纖至微之事。無不取決。望明詔輔臣。罷無益之虛文。省不急之細務。庶幾朝廷清簡。得一意於恢復中興之大略。乃詔三省樞院講究減省細務。至是煇復以爲言。遂命三省措置焉。入內東頭供奉官直睿思殿鄭舜貶秩二等。舜自閬州從張浚歸。過常山。其從者擊傷篙師。爲縣令汪禹錫所縛。舜往請之。辱縣令。令言御史臺詔守臣謝克家究實。而有是命。

詔前宰執舉選人充京官狀。聽理爲職司。以權吏部侍郎劉岑言。選人有任祠廟差遣之人。別無監司薦舉故也。未幾。本部勘當不行。五年十月壬寅朔改。初。趙鼎之爲江西制置大使也。制置使岳飛行移用申狀。至是徽猷閣直學士胡世將爲制置使。飛審於朝。尚書省言。世將無許節制指揮。乃詔用公牒。

戊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衣權尚書刑部侍郎。疾速赴行在。既而言者論衣專懷躁進。前爲侍郎。出入刑名。命遂寢。寢命在四月丁未。持服前左朝散郎充祕閣修撰程千秋起復知岳州。時湖賊未平。朝廷求可守岳陽者。會千秋方持母喪。乃有是命。

庚子。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遣兵巡邊。初。襄陽既爲僞齊將李成所據。川、陝路絕。湘、湖之民。亦不奠居。一日。宰執奏事。朱勝非言。襄陽上流襟帶吳、蜀。我若得之。則進可以蹙賊。退可以保境。今陷於寇。所當先取。上曰。今便可議。就委岳飛如何。參知政事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書樞密院事徐俯獨以爲不然。上不聽。鼎因奏令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萬人屯泗上爲疑兵。令光世選精兵出陳、蔡。庶幾兵勢相接。

勝非乞遣中使特劄子付光世。庶恭稟無留滯。上曰。內侍至軍中。多買馬市方物。不欲遣。止欲急置可也。會光世乞奏事。鼎曰。方議出師。而大將遠離本軍。非便。俯欲許之。鼎力爭以爲不可。言者以鼎爲是。俯乃求去。上許之。右奉議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方庭實充御史臺檢法官。庭實。莆田人。中丞辛炳所辟也。右承務郎陳正同添差通判婺州。正同初自添差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樞密院計議官。既而召見。命爲尚書郎。諫官唐煇言其資淺。乃有是命。尚書刑部員外郎錢圻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圻與陳正同皆以徐俯薦爲郎。其被論及求去。恐與俯相關。左中大夫王安中卒。詔特復左大中大夫。推致仕遺表恩也。辛丑。左諫議大夫唐煇言。安中進不以道。燕山之役。居廟堂則贊其謀。命宣撫則請以行。守燕山則爲之帥。敵情已變。人皆寒心。而安中曾無一言。方以嘉禾爲瑞。養成禍階。至今未已。生不就戮。沒猶冒寵。何以慰天下公議。安中命遂格。左朝奉大夫廣東轉運判官章傑代還。繕寫本路所藏祖宗以來條令及續降指揮。爲一千十八卷來上。詔敕令所看詳申尚書省。後令事于六曹者分送逐部。後旨在五月丁巳。傑又請帥臣子弟任書寫機宜文字。除事干機密合書寫外。其餘文字。並不得簽書。仍令帥臣監司守貳隨行子弟親屬毋得接見所部官屬。從之。著爲令。立法在五月癸丑。遂以傑行尚書工部員外郎。傑除郎在是月甲辰。保靜州夷人彭儒武等復詣辰州。請獻方物。詔免赴闕。令本州受其貢。仍優答之。利州觀察使河南汝鄭州宣撫使翟琮充江南

東路兵馬鈐轄宣州駐劄琮自南昌與所部百餘人入朝上聞其貧賚以銀帛百匹兩後四日乃有是命
壬寅左中大夫蔡懋卒於德慶府詔特推遺表恩言者論懋誣謗宣仁聖烈皇后罪在不赦豈容其子尚叨賞典上爲寢其命懋特與遺表恩澤在七月甲申是月辛丑詔已降旨更不施行今併書之進士李穀補正迪功郎穀在襄陽鎮撫使李橫軍中書寫機宜文字踰年以橫有請也
癸卯吏部員外郎趙霈言輦轂之下彈壓是先惟昔天府法令特嚴若強盜不得財而配千里竊盜滿一貫而徙一年之類是也比來行朝盜賊尚多乞行下三省參酌開封府舊法遇有盜犯之人乞不以常法斷罪庶幾盜賊畏戢部勘當如所請刑部勘當在五月壬申今併書之左諫議大夫唐煇言伏見川陝宣撫司捷奏再至謂敵寇驅逐盡去臣竊思金人之來擁衆十餘萬是必欲得四川然則方遣使議和而進兵攻取此其素謀久矣李成之在襄陽蓋與川陝之師相表裏今不得志於川陝必與李成合兵或犯荆南或窺淮甸臣料賊必不肯一戰遂已今聞聖旨劄與沿江諸帥臣恐諸帥意其敗北不能復振因易其事伏望申敕諸帥整軍旅速斥堠備禦加嚴則爲盡善廟堂於上流及淮甸宜講求所以戰守之策尤不可緩乃命三省樞密院講求戰守之策仍劄與沿江諸帥嚴加備禦
甲辰右承議郎直祕閣知楚州主管沿淮安撫司公事楊揆貶秩二等揆遣承信郎范武之東京詗事既還未及奏而武先至行在漏言於人故貶

丙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依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免謝辭。俯既登樞密。頗驕傲自滿。朱勝非、趙鼎同在二府。俯蔑視之。每除一登第者。則曰。又一經義之士。嘗與鼎論兵。視鼎曰。公何足以知此。鼎曰。鼎不足以知之。豈若師川之讀父書耶。俯大不堪。而無以酬之。卒不安位而去。修武郎閤門祗候知泗州徐宗誠添差婺州兵馬鈐轄。先是。僞齊宿遷令張澤帥其邑民二千餘人自拔來歸。宗誠納之。宣撫使韓世忠奏至。徐俯欲斬首送劉豫。趙鼎力爭。遂令世忠媿辭。約回澤等。仍械宗誠赴行在。鼎復奏。若恐妨和議。乞令宰執以書諭世忠密受之。卻報僞境。謂北界人來。以朝廷約束。不敢受送。恃衆作亂。已遣兵逐散。是亦兵家一術也。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敵雖議和。而兩界人交歸。未嘗有禁。僞齊明置歸受館。厚立賞以招吾人。既遣李成侵襄、鄧、郢州。又遣重兵歸川口。今乃卻澤人心自此離矣。況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而自養之。爲國障捍。今因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會俯去位。乃釋宗誠罪。久之。命澤以官。且給閑田。處其衆於淮西。（澤命官在十二月壬午。）

尚書祠部員外郎呂本中依舊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本中引疾有請也。（本中還職在五月癸丑。今併書之。）

起居舍人王居正言。臣聞殺人者死。百王不易之法。先王非不知死者已不可復生矣。而殺人者又必死。蓋以謂殺人而不死。則人殆無遺類矣。此先王之深仁厚澤。萬世而不匱者也。臣伏見主殿佃客致死。在嘉祐法。奏聽敕裁。取赦原情。初無減等之例。至元豐始減一等配鄰州。而殺人者不復死矣。及紹興又減一等。止配本城。幷其同居被殿至死。亦用此法。饒倖之途既開。覬

獄之弊滋甚。由此人命寖輕。富人敢於專殺。死者有知。沈冤何所赴愬。伏望陛下深軫至懷。監古成憲。斷自淵衷。俾從舊制。用廣祖宗好生之德。成陛下全活之恩。詔刑部看詳申尚書省。後不行。召龍圖閣直學士知廬州陳規、直祕閣知德安府韓之美赴行在。命淮西提點刑獄公事李健權廬州。仍令江西制置使岳飛選官權德安府。規引疾不置。乃以規提舉江州太平觀便居。規得祠在七月乙丑。

丁未。以忠銳第一將隸神武將軍。初崔增從荊南制置使王瓌討楊幺。遇賊死。瓌因請其軍自隸。許之。進士潘濤特補右迪功郎。濤南昌人。高祖愼修。爲翰林侍讀學士。祖輿。嗣自五歲得官。高蹈不起。韓琦、趙抃、張璪、唐介交薦於朝。用爲筠州軍事推官。辭不就。年八十餘乃卒。曾鞏、張商英書其賢。錄濤兄淳爲星子尉。蔡京用事。以淳與陳瓘親厚。又奪之。淳既死。趙鼎率江西乞還所奪一官。以爲廉退自守之勸。故有是命。

戊申。罷婺州市御熾炭。令戶部講究更有似此之類。並行禁止。時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炭。須胡桃紋鶉鴿色。會守臣王居正入爲起居舍人。面奏臣頃承漕司牒開讀至此。羣吏以目俄頃之閒。道路籍籍有司過舉。上累盛德。下擾百姓。臣以更不施行。而聞之傍郡。蓋有不勝其憂者。乞明詔州縣。如有似此之類。許之執奏。上曰。朕平居衣服飲食。猶且未嘗問其美惡。隆冬附火。只取温煖。豈問炭之紋色也。及是輔臣進呈。上蹙然曰。當艱難之時。豈宜以此擾人。可令速罷。故有是旨。詔吏部四選廣南窠闕。出榜一季無人

願就者。申朝廷破格差注。又一月無人願就。並送本路轉運司。時言者論。昨吏部闕少。權借廣南差遣。今未注之闕二百六十餘。而流寓及廣南士人。欲赴漕司。則無闕可得。理宜措置故也。

是月。閤門宣贊舍人知壽春府羅興殺朝散郎通判府事侍其鏸。叛降僞齊。淮西安撫使陳規卽遣使臣孫暉、廬州錄事參軍王彥融往攝其事。暉、霍邱人也。侍其鏸淳熙二年贈官推恩。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六

【紹興四年】五月庚戌朔。徽猷閣待制知温州趙思誠試中書舍人。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岳飛兼黄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以飛出師也。集英殿修撰仇悆知廬州。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言。閤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申備職邊吏。欲遣老母將妻子詣江外安頓。宏願以身效死疆場。詔宏宣力日久。今來所陳備見忠義。朕推赤心待人。並無疑閒。宜安職守。勿復有請。宏起於諸盜會羅興叛去。宏懼爲朝廷所疑。故有是請焉。

辛亥。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乞孫舊行宮以爲便殿。許之。建炎末。上幸建康。即以府治爲行宮。至是有旨撤其材以營新府。祉奏。今行宮在子城之西偏側不正。朝廷若欲別造行宮。謂宜當子城之中。營建正殿。令與宮門相直。其見存屋宇。昨來營造。費用朝廷錢物不少。一旦拆除。前功盡廢。殊爲可惜。故有是旨。

御史中丞辛炳言。竊見祖宗朝宰相執政員數稍多。每有所施設。必都堂聚議。參訂可否而行之。故仁宗皇帝時。雖有西夏元昊之叛。而晏然若無事者。以韓琦、范仲淹輩同心協濟也。臣得諸縉紳之閒。咸謂頃者駐蹕會稽。猶聞大臣每日會議。至三至四。自呂頤浩再相。專權自私。會食外往往各於閤子押文字。雖軍旅之事。差除之屬。亦有不同相關決者。顧同列閒情猶不通。況君臣之際乎。陛下遭時多艱。四方未靖。一日二日萬幾盡以付之二三大臣。閒有横議害政者。不旋踵而遂去之。政欲廟堂之上同寅協恭。可否

相濟以贊中興之業也願詔大臣上體宵旰之意每一號令之出一政事之施人材之進退賞罰之勸懲凡有涉於利害者必商確參訂審得其當然後言於陛下而行之盡復昔時會議故事以踵前古都俞之風僉論既諧宜無乖謬則鄭國之鮮有敗事何足多尚茲事體大惟陛下留意壬子詔劉與三省樞院川陝宣撫使奏敵自鳳翔退走詔劉與沿江諸帥神武諸軍仍出榜曉諭癸丑左朝奉大夫范沖守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前一日執政進呈上諭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兩朝史錄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當重別刊定著唐鑑范祖禹有子名沖者已有召命可促來令兼史事勝非曰神宗史錄添入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蔡京蔡卞之手議論多不公今蒙聖諭命官刪修足以昭彰二帝盛美天下幸甚先是參知政事趙鼎贊上尤力故以命沖鼎奏沖乃臣姻家雖沖召命在臣未到行在以前及今來除授並出聖意竊慮士大夫不能詳知謂臣援引親黨乞罷沖除命上不許會新除宗正卿蘇攜丐免乃復以攜直龍圖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鼎奏在是月乙卯攜得祠在丁巳）起居舍人王居正言伏見兩浙州縣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臘以前法禁尚寬而事魔之俗猶未至於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州縣之吏平居坐視一切不問則已閒有貪功或畏事者稍蹤迹之則一方之地流血積屍至於廬舍積聚山林雞犬之屬焚燒殺戮靡有子遺自方臘之平至今十餘年閒不幸而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仰惟仁聖在上視民如傷而民愚無知蹈禍至死竊意陛下所宜惻然動心而思欲究其所以然

之說也。臣聞事魔者。每鄉或村。有一二桀黠。謂之魔頭。盡錄其鄉村之人姓氏名字。相與誼盟。爲事魔之黨。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黨之人。皆出力以相賑卹。蓋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臣以謂此先王道其民使相親相友相助之意。而甘淡薄。務節儉。有古淳樸之風。今民之師帥。既不能以是爲政。乃爲魔頭者。竊取以瞽惑其黨。使皆歸德於魔。於是從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說。民愚無知。謂吾從魔之言。事魔之道。而食易足事易濟也。故以魔頭之說爲皆可信。而爭趨歸之。此所以法禁愈嚴而愈不可勝禁。臣愚伏望陛下念民迷之日久。下哀矜之詔書。使人曉然知以謂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此自然之理。非魔之力。而至於邪僻害教。如不祭其先之類。則事魔之罪也。部責監司郡縣責守令。宣明詔旨。許以自新。又擇平昔言行爲鄉曲所信者。家至而戶曉之。其間有能至誠用心。率衆歸善。優加激賞。以勵其徒。庶舊染之俗。聞風丕變。子子孫孫。咸被聖澤。實一方生靈赤子之幸。詔諸路帥憲司措置。毋得騷擾生事。是日。邵武軍卒蕭吉等謀縱火作亂。爲其徒黃嵩所告。同巡檢保義郎管遺直捕斬之。後以嵩爲保義郎。遺直遷一官。嵩十二月丙申補官。

甲寅。詔淮南帥臣兼營田使。知通縣令銜內。兼帶營田二字。州推判官縣簿尉勿並置。省路分都監巡檢監押監當等員。時言者謂。方今國家大勢。以東南爲重。自江以北。皆吾屏蔽。不可謂殘破之地。遂忽之。今淮南官吏。設員太冗。供給之須。必取於民。侵漁騷擾。爲害不細。兼所在皆有戍兵。別無捍禦。自可令爲屯

田。既未起稅。百姓來歸。正當勸督耕墾。在守令加意而已。於是大省冗官。且令監司守臣條畫屯田利便。限一月聞奏焉。詔都進奏院依祖宗法隸給事中。初。大觀間。有旨進奏官供報稽遲失措。並且情犯申牒提轄官相度輕重施行。二年八月。建炎末又申明之。四年十月二十日。其後吏部請誤報窠闕等。從本部徑送所屬。紹興三年四月十八日。後省以爲言。乃復舊制。九月十七日。至是權吏部侍郎劉岑復請徑送所屬。後省執奏不行。故有是命。是日。江西制置使岳飛復郢州。初。飛既出師。詔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發精兵萬餘人援之。飛率統制官王萬等自鄂渚趨襄陽。右僕射朱勝非許飛迄事建節。且命戶部員外郎沈昭遠往總軍餉。參知政事趙鼎請上親筆。詔監司帥守餉飛軍無闕。庶幾必濟。飛將發。命軍士毋得踐民禾稼。皆秋毫不敢犯。至郢州。諭僞守荊超令降。超不從。有僞知長壽縣劉某者。登城發言不順。飛怒。令軍士曰。城卽破。必生致之。城陷。超投崖而死。獲劉某磔之。遂引兵攻襄陽。軍聲大振。熊克小厤、徐夢莘北盟會編稱命司農少卿沈昭遠總其糧餉。皆承誤也。昭遠此時實以郎總餉。此月乙亥方有旨復置司農太府二少卿。克等不詳考耳。

乙卯。詔荊、浙、江、湖通接邊報州軍。並置遞舖。每二十里爲一舖。增遞卒至五人。日增給食錢。月一更替。文書稽違。如傳送金字牌法抵罪。提舉官常切點檢。翊衞大夫忠州觀察使神武左副軍統制李橫爲神武右軍選鋒統領。用都統制張俊請也。

丙辰。起復左朝奉郎祕書丞范同爲尚書祠部員外郎。　起復左中奉大夫直祕閣知揚州宋孝先、左朝散大夫直祕閣知靜江府劉彥適各貶秩二等。先是上命檢正官具宣諭五使檢察諸路事件最多去處。虞儡時以刑部員外郎權檢正。言明橐在廣西。削三十六事。檢察稽違詔令一百四十事。平反刑獄二十五事。孝先提點本路刑獄。彥適爲轉運副使。坐失案所部吏。故責及焉。日麻此日不書彥適降官。今以十月二十一日刑部檢舉狀增入。　詔僞造三省樞密院印者。雖奏裁。並依本法處斬。更不原貸。令所在榜諭。

丁巳。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綦崇禮言。檢會知湖州汪藻得旨編類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迹。本所見已開局。自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纂修日厤。竊恐更不須在外別行編類。乞下藻將搜訪到建炎以後文字。赴本所照使。從之。自天聖以後。史官遷徙不常。中經渡江。朝廷文書。悉行委棄。藻奉詔訪求甚備。未及修纂。至是。寄禮取而專之。俄寄禮罷去。後十餘歲。日厤始克成書。首尾不全。前後舛錯。不可勝數矣。　川、陝宣撫使王似等言。川陝監司帥臣闕官。或去替不遠。乞從本司一面選差主管職事訖奏。應轉運司知通窠闕。及簽判知縣。亦乞權許本司選官奏差。庶幾事宜之際。得人倚辦。詔如差待闕帥臣監司。前期每闕具三兩名聽旨除授。即非次見闕。不可待報。許一面擬差訖奏。其餘堂除及安撫茶馬等司辟闕。依已得旨一面選差。元繫逐路運司窠闕。即令轉運使依舊法施行。自張浚召歸。朝廷以寒士久不得祿。故條約之。　中衞大夫濟州防禦使孟涓知泗州。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樊序知楚州。主管沿淮安

撫司公事拱衛大夫岷州團練使許大同知漣水軍。先是知泗州徐宗誠既罷去而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楚泗漣水軍、招信縣、洪澤鎮五處皆係沿淮邊面。與齊地接界。水陸四衝要害去處。自來官屬皆未得人。所以前後斥堠不明。探報誣罔。大失倚賴。乃召直祕閣知楚州楊揆、閤門祗候知漣水軍丁禩還朝。而命涓等焉。翌日。遂以中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淮東宣撫使前軍統領張順充淮東兵馬都監。洪澤鎮把隘。左武大夫溫州團練使宣撫使選鋒第三副將兼水軍統領祁立充楚州兵馬鈐轄。招信縣把隘。皆用世忠奏也。日曆書此事。但云樞密院勘會。而末云。今欲差某人云云。有旨並特依所乞。則是宣撫使奏也。今修潤附入。既而金僞入寇。涓等率望風逃遁。卒不能保其境焉。

尚書考功員外郎孔端朝西建立政事。既有其實。感悟人心。必假於言。今陛下留神治道。刻意恢復。聽覽至勤。奉養至約。行宮不逾牧守之居。射殿止用茅茨之制。聲色無所親幸。訐直每加優容。臣叨備朝列。耳目所接。乃幸知此數端。則既有此美實矣。而播告之言。或未有以發之。四方萬里之遠。何自而知哉。臣愚無識。謂宜用陸贄所言。凡制誥號令。因事見辭。以謙抑爲先。必自引咎。收拾人心。且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求安。思雪大恥。圖復故疆之意。而侈大夸矜之詞。無所雜於其間。人非木石。誰不知感。誠如是。雖夷狄之彊。猶將憚而屏迹。彼盜賊叛逆。本皆吾民。其有不歸命者乎。疏奏。詔下示內外制詞臣。

戊午。翰林學士綦崇禮、試尚書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陳與義、中書舍人張綱皆上書待罪。詔令供職。

靖康初。端朝爲太學正。寇至而遁。坐停官。崇禮力爲薦延。召對改秩。遂除省郎。至是首以詞臣失職爲言。

蓋指帝禮也。議者薄之。此以紹興七年十二月戊寅李誼劾疏修入。詔監司郡守常切幾察贓吏犯法。巡尉失職。並仰劾奏。如失覺察。取旨重行。時禮部員外郎兼祕書省著作佐郎郭孝友言。今東南州縣。無水旱之災。夷狄之禍。而居無尺椽。爨無盛煙者。贓吏害之。盜賊擾之耳。郡縣有贓吏。乃煩朝廷遣使以黜陟之。是按察之官不稱職也。鄉邑有盜賊。乃煩朝廷命將以招捉之。是討捕之官不勝任也。願陛下申命有司。禁貪墨於未發之前。消姦宄於未形之際。監司郡守不覺察。當免。巡尉將校不斬捕。以重論。如此則贓吏革心。盜賊破膽。民安而物阜矣。故有是旨。

庚申。詔日厤所速行條具重修哲宗實錄事件聞奏。時已命官更修兩朝史。而言者以爲祖宗以來。法度具備。海內乂安。自熙寧中王安石爲相。盡取而變更之。當時有識之士。如韓琦、富弼、曾公亮、歐陽修、司馬光、呂公著、范鎮等。皆爭議於朝。相繼黜逐。及哲宗卽位。宣仁聖烈皇后垂簾。嘗諭大臣曰。先帝所立之法。民間不以爲便者。徇至公改之。又曰。餘可守者。不宜輕易廢改。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皇帝宜知之。然則元祐之政。乃是順人情。合公道。復祖宗之舊。成神宗之志也。其後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積怨造謗。痛加誣詆。指白爲黑。變是爲非。邪正善惡。顚倒交錯。馴致危亂。在紹聖時。則取王安石日錄。用私書改修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焚毀時政記日厤。以私意修定哲宗實錄。其間所奏事端。悉出一時姦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也。然神宗實錄。其間猶有朱墨元本。他日尙可考訂是非。至於哲宗朝事迹。載在時政記、日厤

者皆爲蔡京取旨焚毀滅跡紹興元年有進士黃縱者嘗繳進其父籍沒京家所藏之餘又皆殘闕不全若非及此之時尚有故家善類父祖傳習之書師友聞見之論使之刊正則雖今之縉紳習觀誣謗之史猶有信以爲然者況可使無惑於後世乎恭惟宣仁聖烈皇后以三朝母儀之尊抱孫臨朝保佑之德豈容異辭而蔡確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羣邪協謀公肆謗毀忠臣義士疾首痛心莫之能救姦人敗露公道乃明靖康中追貶蔡確其後竄逐蔡懋蓋爲此也陛下卽位之初首下詔曰宣仁聖烈皇后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蔑聖德著在國史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撫實刊修播告天下屬以車駕南幸圖籍散亡史官廢闕未暇舉行近雖再降指揮令史官看詳重修尚恐論者以爲朝廷方修武備指此爲不急之務又復悠悠則一代信史無期可成數年之後故家零凋耆舊老死傳聞訛謬載記失眞益難取信矣欲望睿慈特降詔旨明示聖意選擇史官責以歲月先令刊修哲宗實錄候成書然後取神宗實錄朱墨元本考正是非修定施行從之　詔故簽書樞密院事王淵歿於王事更特官其家二人淵之死也已用使相例官子孫八人又以其子幼錄其女之夫修武郎焦潔爲閤門祗候至是其家有請不已上特予之潔陝西人父安節嘗爲隴右都護潔除閤職在四月甲辰

辛酉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本軍統兵官武功大夫貴州刺史劉光弼乞陞差上謂輔臣曰光弼必光世之家茲事未便恐光世疑也世忠與光世交惡不已至是世忠自揚州入朝殿中侍御史常同言二臣蒙

陛下厚恩。不思協心報國。一旦有急。其肯相援。望分是非。正典刑。以振紀綱。上以章示二人。他日帶御器械劉光烈召帶御器械韓世良食。世良峻拒之。世忠見上。因及其事。上曰。世良等內諸司耳。設有不和。罷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寇恂、賈復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卽結友而去。卿與光世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頓首請罪曰。敢不奉詔。他日見光世。當負荊以謝。上以其語諭輔臣。然二人卒不解。於是光弼更領夔州路兵馬都監。兼知黔州。仍舊從軍。熊克小曆。世忠乞差劉光弼充本軍統兵官。蓋依日曆所書也。日曆。五月十四日癸亥。樞密院劄子。已降宣命。改差下項人充逐路兵馬副都監。依舊韓世忠下使喚。候事寧日。申取樞密院指揮。前去之任數內。劉光弼夔州路兵馬都監兼知黔州。普王宗道成資滿闕。與王勝呼延通等並命。則是光弼元在世忠軍中也。恐時政記微有差誤。今略刪潤。令不牴牾。更須詳考也。

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儴自吉州率宗室還居紹興。至是入對。士儴言。昨自陛下立極之初。首論大臣誤國。蒙恩寬貸。差知南外宗正事。臣旣離維揚。不旋踵有渡江之役。後來被旨召還。又自虔、洪度嶺。首尾五年。衰病日增。乞罷宗正司職事。除一在外宮觀。詔不許。士儴又言。靖康末。蒙太母密旨。遣臣管押張邦昌齎圭寶詣南京。其一行官吏。並已推恩。獨臣未霑恩霈。乃詔其子秉義郎不議換文秩。翊郎不抽換環衞官。

壬戌。詔李橫軍中文臣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趙去疾等十三員。並發歸吏部內借官人依條施行。

癸亥。日曆所乞關內東門司。取會禁中應出納更改事務。先是內東門司取旨不許供報。至是史館修撰

綦審禮復以爲請乃許之上因言禁中有事皆遵守典故不惟祖宗家法不敢輕議改更亦厭紛紛多事也熊克小曆在甲子今從日曆

殿中侍御史常同守起居郎新除起居郎胡寅別與差遣時趙思誠新除中書舍人會徐俯去位朱勝非薦吏部尚書胡松年爲執政同言松年乃王黼客宣和間劉光世復直龍圖閣松年在詞掖嘗醜詆之今乃營求欲爲執政可乎思誠、挺之子挺之首陳繼述實致國禍且與京、黼同時執政今公道既開豈可使其子尚當要路勝非不悅同坐是徒官思誠亦辭不至朱勝非行述云勝非爲宰相每薦士而言路輒不容朝士間勝非曰胡不辯之勝非曰勝非聞人以爲賢則用之言者論其否則退之初無容心也且言路久塞得人主聽言乃盛德事勝非若於榻前辨是非言未必不直然不知我者以爲壅塞豈宰相事哉聞者竦然案此所云與常同徙官事差不同今併附此更須祥之也既而復以

寅爲直龍圖閣知永州寅除命在八月甲午

尚書右司員外郎袁正功直祕閣知饒州以正功引疾有請也武功大夫藍珪爲內侍省押班

左朝散大夫直祕閣朱萬年特遷一官以往來關師古軍前計議有勞也

甲子參知政事孟庾兼權樞密院事時密院全闕官用故事而有是命

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復資政殿大學士知溫州

閣門宣贊舍人添差浙東兵馬都監劉綱充淮東兵馬鈐轄泗州駐劄

徽州進士汪仲卿言有二子汝賢、汝嘉習童子舉乞考試詔賜錢五十千罷之

乙丑襄陽府免解進士謝製補正迪功郎製在李橫軍中累經借補至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有請也

丙寅尚書左司員外郎虞濛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吏部員外郎晏敦復試左司員外郎

丁卯利州觀察使新添差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翟琮知壽春府琮以母老力辭不赴熊克小厤載琮除壽春府於今年三月蓋誤

戊辰罷諸縣武尉見任人並不釐務聽成資罷

辛未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韓公裔幹辦皇城司

壬申三省條上裁省細務一百十一事歸之六曹應合呈知文字令宰執廳輪日請筆民詞令都司簽貼始用虞濛請也上諭朱勝非曰朝廷所以多事者以六曹不任責每事取決耳自今宜專責長貳毋得循習苟且卿等當進退人材修明法度助朕圖恢復之計繁文末節非所以委付大臣者勝非頓首謝中興

聖政臣留正等曰大事關僕射者所以著唐制之得體宰相不親小事者所以議蜀臣之失職蓋執刀斧運斤鋸左右趨走者衆工之所服役而梓人則不過司繩墨正大綱餘無所事焉且天官雖均列六卿而以治典居六卿之冠明六卿分任庶務以逸夫大宰耳不然百官庶府條目如蝟雜然叢諸宰庭殆有不勝應者何以優游講究國家之大事耶太上皇帝高見遠覽清中書之務勵分職之官責六曹長貳無得苟簡而專以恢復大計屬宰臣可謂得任人之要矣傳曰揭裘者振領綱舉而目張其斯之謂歟

癸酉詔修國史日厤所復以史館爲名用修撰綦崇禮等請也密禮等又言神宗皇帝實錄自有舊來朱墨本係元祐年所修已是成書其朱本係紹聖年因蔡卞起請重修將舊書所載多所增損務要附會一時紹述議論深詆元祐史官之非其閒言語不無過當失實然亦有別行檢會引用照據以證墨本未盡去處并將二本參照修定委是詳備欲乞從本館先據朱墨本看詳重修如或尚有合行取會照對文字逐旋申明取索施行哲宗皇帝實錄係崇寧以後蔡京提舉編修敍事之外多是增飾語言變移是非殆

非實錄之體。成書之後。其當時時政記等應干文字。又皆焚棄。竊恐所載。不無更改。隱漏失實。卽難以便據舊錄。重行修定。欲乞從本所逐旋申明於諸路州軍。及舊臣之家。更行取索求訪當時文字事蹤。案據參照。看詳重修。庶無牴牾。從之。　起居舍人王居正兼權中書舍人。以張綱獨員故也。

甲戌。監察御史魏矼守殿中侍御史。　國子監丞王普上明堂典禮未正者十二事。其二。先薦牛後羊豕。其三。尊罍之數。其四。升祠祭法酒於內法酒之上。其六。禮官冕服。舊自七旒已下凡三等。今增爲四等。其七。皇帝未後詣齋室。非三日齋之義。請改用質明。其八。行事官致齋勿給酒。其九。以侍中中書令等侍立侍閤門官。其十。設席升煙奠册勿以散吏。其十一。樂曲先製譜。後撰詞。非是。請倚詞製譜。其十二。皇帝還位。當歌大呂以易黃鍾。皆從之。其一。請以玉爵易陶匏。其五。言三禮圖祭器制度不合古。請用政和新禮改造。未克行也。案宋史紹興四年太常寺看詳國子監丞王普言明堂有未合禮者十一事。並從之。其九。設神位版。其升煙奠册不當委之散吏。其十一。皆樂論。此本其九一條。文義脫誤。疑當併入其十條內。又其一其五兩條。皆未克行。亦與史異。

詔神武右軍選精銳軍馬三千戍虔州。專一措置虔、吉一帶盜賊。權聽江西帥司節制。　先是岳飛出師。已破賊首鍾十四等十餘寨。至是其徒周十隆等出沒未已。遂命將官趙祥、李昇以所部往討之。

左從事郎樞密院編修官田如鼇特改京官。以斬南安賊劉洞天之勞也。事見元年二月。

乙亥。權尚書戶部侍郎姚舜明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初。都督府旣罷。舜明引疾乞奉祠。遂不

赴行在。詔舜明江上宣勞日久。特除徽猷閣待制宮觀。言者論舜明詔事權臣。至同僕隸。去年韓世忠移屯鎮江。舜明盡刷江東一路財物以行。上下怨憤。刻薄苛擾。無勞可錄。又權侍郎未及二年。未應元降指揮。望賜追寢。以重名器。舜明由是改命。中書舍人張綱當制。改送刑房行詞。論者非之。改送刑房作責降人令。遇大禮不得奏薦。此言者論張綱章疏云耳。

丙子。命館職編集建隆至元符七朝制詔錄。用祕書少監劉大中請也。其後不克成。此據會要。

丁丑。詔秉義郎子彥特轉武翼郎。添差溫州兵馬鈐轄。左中大夫集英殿修撰新知泉州趙令廳特轉行左中大夫。初令廳奉詔選宗室子。至是復得子彥之子伯玖。年五歲。上以其聰慧可愛。命吳才人育之。聰明可愛。日曆所書上語云。爾紹熙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懷太常少卿樓炤劄子。吳才人位主管文字馮才申本位和州防禦使處年八歲云云。伯玖即處也。

前二日。上諭輔臣。且言向日賜名瑗者。亦令廳求來。可量與恩數。朱勝非曰。令廳見乞磨勘。有司以礙法方欲奏稟。上曰。凡宗室恩數。當從優例。況令廳又有此功耶。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於私第建閣。以藏所賜宸翰。乞賜閣名。詔名懋功。已而翰林學士綦崇禮言。祖宗以來。人臣之家。不聞有以所藏御書賜閣名者。始於蔡京崇觀間賜第城西。遂起君臣慶會閣。錫名揭榜。以侈大之。由是大臣貴倖之家。更相援比。以邀上賜。無間內外。兵火以來。所存無幾。今

陛下乃於世忠復有此賜竊探聖志蓋以寵光世忠勉其立功之志以啟豔諸將非若前日誇諛之風未有過舉然方京都淪陷官省汙穢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所藏七朝典訓一時委棄而陛下乃自以所賜將臣御書聽其建閣且爲製名顯示天下臣恐有識之士得以竊議而未以爲當也在世忠之分則被遇聖主感激眷知親獲宸翰煜耀私室寶藏崇奉唯恐不至實臣子之義顧陛下勿與焉斯可矣欲望指揮特賜追寢今後臣寮不許有請仍著於令以明陛下謙恭抑畏之德欲之。宗禮所奏在六月庚寅今併附此熊克小厤云世忠乞賜閣名見朱勝非閒居錄案日厤有世忠宗禮奏狀全文會要亦備載此事克不細考耳

戊寅持服人前直祕閣范寅敷卒。

是月江南西路舒蘄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引兵復襄陽府初僞齊將李成聞郢州失守乃棄襄陽去飛進軍據守遂復唐州。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十七

【紹興四年】六月己卯朔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援嘗例乞行移所部帥臣監司用劄子許之左諫議大夫唐煇言自來行移惟三省樞密院用劄子他司皆不敢用所以尊朝廷也軍興以來領宣撫使者皆見任二府故用劄子向因主兵官輒用此例已得旨總兵官行移輒用劄子者徒二年伏見昨來孟庾爲福建路宣撫使世忠爲副使是時以庾參知政事故行移皆用劄子今世忠非帶三省樞密院職事恐難用庾例乞付有司參照條例改正從之未幾復詔世忠於所部州縣聽用劄子。唐煇乞改正在此月乙未許世忠行移州縣用劄子在七月丁丑今聯書之。

癸未詔集英殿修撰新知泉州趙令廩轉左太中大夫指揮勿行上既遷令廩而中書舍人張綱言太中大夫非侍從不得轉行今令廩以庶官超轉侍從於法有礙且自崇觀以來士風不競叨竊官寵往往不循資任遂致紀綱大壞陛下慨然念治將欲大變其俗故前日冒濫之人大者追奪小者審量中外有識之士方竊欣幸以爲自是復守祖宗之法今乃緣令廩之故復違舊章超遷官秩臣所未喻兼令廩在宗室中廉聲不聞望賜寢罷疏入詔以次官命詞行下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王居正言庶官之不可轉行太中大夫乃祖宗之法萬世不可改易豈俟臣等反復論說而後知其不可若以一太中大夫爲不足

惜。則宗室之爲承宣使者。不旋踵求爲節度使。陛下是時何以卻之。上以爲然。乃寢其命。拱衛大夫同知觀察使胡忭、大閤楊戩妻姪也。靖康中已致仕。至是大將有薦其筋力未衰者。詔起舊官。左諫議大夫唐煇言。忭用戩恩澤補授。數年之間。共轉一十九官。任後苑作、製造御前生活所及主管御前事務。盜取恩賞。人所切齒。今一繫名軍中。便爲掌兵官。月俸不下數百千。忭可再任。卽童貫、梁師成、譚稹之徒。其親屬亦皆當任用矣。豈所宜哉。命遂格。日麻無忭落致仕之日。止因煇奏疏書之疏言貪緣請託。以爲筋力未衰。或是韓世忠所薦。亦未可知。當考。

甲申。饒州進士金覺言。覺到祕要天文太乙遁甲兵書等。未敢投進。望付三省呼召。容臣覺所有圖書謀策次第條陳。詔赴都堂審察。

乙丑。詔洪州鄉貢進士黃雲翼令引對。雲翼、豐城人。初名時起。嘗舉進士不第。後以入貲授官。至是更名上書。故得召。未幾。殿中侍御史魏矼言其本富家子。嘗殺人亡命。乃罷之。雲翼猶上書不已。矼力論其素行凶惡。愚弄朝廷。詔押歸本貫。雲翼上殿指揮更不施行。在六月甲辰。押歸本貫在八月辛卯。

丙戌。詔今後樞密院邊防兵機等事。令三省官通書檢時議者以爲侍從之臣。以論思獻納爲職。固亦無所不可言。矧廟堂二三大臣。爲人主股肱耳目。賴以圖回天下之治。豈容於事有不預聞者乎。今日國家之急。莫過於邊事。大臣任責。亦莫先於邊事。正須衆智協謀。今宰臣既已兼知右府矣。欲望檢會康定故事。應密院邊事之大者。詔參知政事同議。仍令書檢庶幾商確僉允。動無遺策。舊制。三省奏事畢。樞密院

別班再上。自渡江後。三省密院皆同班進呈文字。其密院邊防兵機等事。並機速房掌行。如事體稍大。三省密院官同議進呈。退同批旨奉行。密院官押草檢幷劄子。至是宰相朱勝非、參知政事孟庾並兼樞密院。言者嘗謂當國者不知兵。又乞密院令參知政事通知。蓋以屬趙鼎也。由是勝非忌鼎益甚。言者論當國者不知兵。據趙鼎事實云爾。詳見九月鼎除川陝都督注。案日厤。此月乙酉唐煇對。丙戌。魏矼對。此事疑矼建請。亦未可知。當考。熊克小厤載此事於五年六月庚戌。蓋差一年。是時孟庾、沈與求二參並已權樞。克實甚誤。今從日厤。

丁亥。左朝散大夫夔州路轉運判官楊仲先爲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用宣撫使奏也。

己丑。詔大理寺捕雄州人王友直治罪。友直、榷場大儈也。嘗上劉豫書。乞招李成歸附。有云。陛下若得李成。如漢得關羽。唐得尉遲敬德。又云。劉光世非中興之將。呂頤浩非中興之相。又乞令李成作江淮兩路制置使。只在淮南駐劄。陛下津置糧道。就兵取江、浙。其言多所指斥。莫州商人王孝謹嘗見其書。至是友直在平江。爲孝謹所告。捕得刑之。日厤。今年八月十三日庚寅大理寺劄子。根勘得王友直招。於劉豫上策及有指斥言語。乞據所招結案。奉旨依不知如何行遣也。

壬辰。詔川、陝合赴省試舉人。令宣撫使於置司州置試院。選差有出身清彊見任轉運使副或提點刑獄官充監試。於逐路見任京朝官內選有出身曾任館學或有文學官。充考試官。務在依公精加考校。杜絕請託不公之弊。先是詔省試並就行在。至是禮部侍郎兼侍講陳與義奏。川、陝道遠。恐舉人不能如期。故復令類試焉。日厤。十二日庚寅。陳與義已見進對。十四日壬辰。禮部狀勘會云云。以此知爲與義請也。

入內東頭供奉官鄭弼、西頭供奉官盧祖道各追二官。

東頭供奉官徐奕、高品徐申各追一官。先是弼等與入內黃門李廣並赴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私第會飲。廣卽座上刃傷弓兵事聞。詔以廣屬吏。弼等坐違制與主兵官交通抵罪。而奕、申與世忠連姻。故末減之。俄又轉弼爲敦武郎。出監宣州商稅。弼差監稅在八月癸卯。李廣七月戊午行遣。詔自今特添差官並作不釐務。其俸給傔從並減半。慶元隨敕申明。

甲午。詔明堂大禮所用逍遙子權往製造。其祭器什物。令禮官講究其可減者。先是御營院乞造逍遙子。工部言。約用金九十餘兩。詔以銀塗金代之。修內司又請雅飾朝殿及周迴宮牆至便門。左諫議大夫唐煇言。禮有隆殺。在於因時。陛下自南渡以來。服用之物。未嘗增飾。況親祠不出行宮門。而內外皆丹臒。此於欽祀何所補哉。今強敵蓄謀未已。叛逆竊據中原。日夜窺我邊陲。而朝廷百司。緣明堂大禮。講求儀物。大興土木之役。廣求雕鏤文繡。此皆有司之過。邇來霪雨不止。艱食可慮。若縱爲無益耗蠹金帛。他時但貽陛下之憂。望令有司照紹興元年體例。可罷者罷之。可減者減之。務存其實。庶爲盡善。時已罷雅飾朝殿宮牆。故有是命。

乙未。給事中胡交修試尚書刑部侍郎。中書舍人張綱試給事中。殿中侍御史魏矼言。竊惟陛下以霪雨未解。夙夜憂思。凡可以消弭災沴者。無所不用其至。而百姓愁嘆。或傷和氣。臣訪聞諸州縣催督夏稅。并和賣綢絹。急於星火。至有限五月數足。百姓閒關輸送。乃倍所賦。矧方遭此水患。妻子號泣。散佔田野。

忍以追科迫之哉。二月內戶部申明諸路上供令七月終以前起發數足。繼因臣僚論列。已奉聖旨展一月。今漕司州縣望風。故促期限。政苛刑酷。遂使元元重罹其毒。臣竊詳戶部元申明之意。本爲大禮賞給。然今府庫中豈無見存綢絹。儻一竊留爲冬衣大禮之費。俟過二事。方得別支。似無違礙。昨來戶部初不曾分今年冬衣大禮。及明年春衣所支各若干。又不曾量度諸道道里遠近。一概限七月終起發盡足。而監司守令。各非其人。吏緣爲姦。寖成大弊。夫農、天下之本也。軍旅資糧。官吏俸入。悉出於此。奈何坐視不卹。就使困苦哉。欲望特委大臣。會計冬衣大禮所用。參酌諸路遠近。量寬其限。事責憲臣。覺察州縣騷擾。幷受納官吏之弊。案劾以聞。擇其尤者重坐之。敢有隱庇。致臣僚論列。並連坐。庶使斯民仰懷陛下撫存之意。變愁嘆爲謳歌。實弭災之一也。詔專委諸路提刑司檢按察劾以聞。當議重寘典憲。時戶部尚書黃叔敖理財峻急。故矼以爲言。諫官唐煇亦論政事失於下。則天變動於上。望陛下勿以堯、湯水旱爲運數之不能免。勿以緡黃祈禳爲足以消弭。更詔大臣講求政事之實。無見於空言。斯爲盡善。又前日之雨浙右民田所損已多。軍食所須。正宜預講。此殆非細事也。詔劄與三省樞密院。詔楊華特補修武郎閤門祗候。添差臨安府兵馬都監。樞密院奏華已受知鼎州程昌寓招安。故有是命。五年六月十三日尚輔乞改正狀。稱程昌寓用本州添差統制彭筠權本路兵馬鈐轄。進兵攻討黃誠等是致楊華畏懼出降。當考。

右朝奉郎直祕閣新通判長甯軍李邦獻職名。令川、陝宣撫使審量追改。胡交修之在後省。援建炎討論指揮有請。故奪之。是日。金星晝見經天。

丙申。新除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沖辭免恩命。朱勝非奏曰。沖謂史館專修神宗、哲宗史錄。而其父祖禹。當元祐中任諫官。後坐章疏議論。責死嶺表。而神宗實錄。又經祖禹之手。今既重修。則凡出京、卞之意。及其增添者。不無刪改。儻使沖預其事。恐其黨未能厭服。上曰。以私意增添。不知當否。勝非曰。皆非公論。上曰。然則刪之何害。紛紛浮議。不足恤也。勝非曰。沖不得以此爲辭。今聖斷不移。沖亦安敢有議。上復愀然謂勝非等曰。此事豈朕敢私。頃歲昭慈聖獻皇后誕辰。因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昭慈謂宣仁聖烈皇后誣謗。雖嘗下詔辯明。而史錄所載。未經刪改。朕每念及此。惕然於懷。朝夕欲降一詔書。明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修史之本意也。勝非進曰。聖諭及此。天下幸甚。昭慈遺旨。詳具建炎四年十二月己卯。起居郎常同兼權中書舍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虞濛兼權給事中。詔增置祕書郎、著作郎各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宣和閒有詔祕書省自監少外。以十八員爲額。建炎閒罷去。近歲纔復六員。禮部侍郎陳與義言。陛下留神治道。急於人才。收召未已。而遠方之士。方且麇至。誠恐未足以待之。今郡縣添差之官。莫知其數。一通判鈐轄之俸。不啻養三四館職。一監當椽尉之俸。足以養一館職而有餘也。若更以一州添差之費。待天下之英才。誠未爲過。乞詔執事議益增館職之員。故有是旨。

丁酉。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席益復端明殿學士。知潭州。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折彥質知靜江府。徽猷閣待制新知靜江府程昌寓復知鼎州。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鼎州楊可輔充湖南兵馬鈐轄。潭

州駐劄。初荊南制置使王瓌自鄂回鼎奏已招到賊衆萬餘。然賊累殺瓌所遣持黃榜使臣裴彥晁遇等。且乞割州縣如溪峒故事而行在未知也。王瓌奏招安萬餘人以秋七月朔降出今并附此。彥質與瓌舊不協。請易鎮。不許。趙鼎嘗爲彥質辟客。至是改命之。左從政郎充敕令所刪定官謝祖信、左從事郎湖南安撫使主管機宜文字王鈇並改合入官。時二人以薦得召對。而祖信奏疏論名實之辨。以爲今國家之不競。在於士大夫無激昂奮勵之志。而以循謹自持爲賢。無捐軀致命之節。而以全身遠害爲智。知無不爲。則見爲生事。服勤州縣。則取譏俗吏。以至避言利之名。而常賦經用。寖以不理。要解事之目。而舊章故實。多所廢格。若此之類。其名甚美。其實無補。伏望官人賞罰之際。取其能濟時用有益於國者進之。察其虛名無實。欺衆要譽者退之。則好惡彰。風俗變。而眞賢實能出矣。鈇、元城人也。祖信已見紹興元年。左承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林季仲行祕書郎。季仲爲趙鼎所薦。召對而有是命。

戊戌。詔神武軍神武副軍統制統領官並隸樞密院。熊克小厤於此日始書改軍名。蓋誤。

己亥。左承事郎李公懋守祕書省正字。用劉大中薦也。詔今後除授館職寺監丞博士御史臺檢法官主簿在外監司帥司並命詞給告。承務郎已上差遣給敕命。惟選人止用劄子。先是建炎初有旨。非侍從除拜並出敕。元年十月丙午除旨。其後稍及貼職遙郡。二年六月辛巳。又及文武官六品。四年四月辛丑。至是職事官自監察御史已

上出告。餘止出劄子。議者以爲卑陋削弱。殊失國體。至如館職、天下之清選也。而用幅紙除授。反不若黃冠祝髮之流。以綾紙爲度牒。恐非所以奬士類。尊朝廷。事下吏部。如所請。而計議編修官如舊法。止出敕焉。進士石公孺特補右迪功郎。公孺以薦對而有是命。已而言者論祖宗朝白衣授官如蘇洵輩。數十年閒未有一人。屬者以進士召對錫官。殆無虛月。使果學識才行。悉如蘇洵則可。萬一有如胡蒙薦李杞。補官之命方下。而所屬捕獲私醞。乃不敢治。豈不傳笑四方哉。衆口藉藉。咸謂僥倖之門一啓。寖與異時八行之舉無異矣。欲望特降指揮。若進士隱逸。實有文武經世之才。方許論薦。其已收召。則願朝廷更加審察。取其上焉者官使之。次則錫以處士之名。下焉者量賜束帛。庶使人安義命。而入仕之門。不至僥倖。實今日治道所當先也。從之。（旦屏。臣僚上言在此月辛丑。今併書之。公孺初見紹興三年七月。）

故承信郎田承寬妻王氏特封宜人。承寬本歸明寓居廣右。王氏常遣家丁自備糧餉。助官軍討賊破之。提刑司上其事於朝。故得封。

庚子。吏部員外郎呂聰問上故相呂大防所撰其祖公著神道碑。且言臣猶記憶少時。親見大防取索當時詔本。日屏。時政記以爲案據。撰成此文。由是觀之。先皇與子之志。蓋已定於一年之前。豈容中閒更有異議。其所以召臣祖輔嗣君。欲更革之意。亦皆出於神宗皇帝之本心。後來臣祖與司馬光。乃是推原美意。尊奉初詔。卽非輒詆先帝。輕變舊章。當時若使更俟年歲。神宗皇帝當自更之。豈待元祐臣竊聞聖詔欲改修二史。所繫之大者無出於此。或恐有補遺闕。謹以投進。乞俟御覽畢。宣付三省史館。錄白以爲案

底。從之。

辛丑。詔祖宗正史、實錄、寶訓、會要。令史館各鈔錄二本。一進入。一付祕書省。以起居郎常同言。渡江以來。搜訪僅足。今三館祕閣。尚寄佛廬。一旦守護不謹。則累朝盛典。又復散落故也。　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孟揆再責白州別駕。本州安置。揆坐販私鹽議罪。至是始貶。事初在去年八月戊申。　起復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朱勝非言。奉制書起復。竊見明堂大禮。宰執例差五使。臣身有衣制。深慮不合陪侍親祠。望令有司討論典禮。付臣遵守。詔禮部、太常寺同共討論聞奏。

壬寅。作明堂行禮殿於教場。調紹興府、湖州卒二百爲增築之役。　詔秉義郎王評前差季州澉浦巡檢指揮勿行。先是評以內降得差遣。左諫議大夫唐煇上疏。引康定元年詔。及嘉祐中鎮海軍留後李璋內降指揮轉官。爲諫官陳升之劾奏罰銅。以爲祖宗之功令如是。今一巡檢不足道。恐此風滋長。自此攀援不已。當不止於求乞巡檢矣。望賜追寢。仍詔三省密院。繼自今應干請內降指揮。許執奏不行。庶爲後來之戒。上乃罷之。　初置史館校勘員。以右迪功郎鄧名世爲敕令所刪定官充校勘。　惠州牢城人呂頤許自便。頤爲南劍州同巡檢。坐殺苗傅之徒張政抵罪。至是始釋之。事初見建炎四年三月。　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押班李叔與在外宮觀。以疾自請也。

甲辰。戶部尚書提舉榷貨務都茶場黃叔敖充徽猷閣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殿中侍御史魏矼論

其闕葺老謬職業不修也矼言數易鹽鈔蔡京之亂政也自叔敖在戶部財用略不經意一有不足又變鈔法朝令夕改失信尤甚遂使富商大賈陰伺國用將乏則不復入納惟幸變法以規厚利朝廷舉措反爲所制而貲本無餘之人至有待次累年者怨嗟盈路所不忍聞此其罪一也鬻爵爲官戶童貫之弊法叔敖去年倡爲博糴自承信迪功郎低價以售遽理官戶蔭及二代應兼併之家遂與公卿無異悉免科徭而貧民下戶乃苦差役破家敗產在在有之罪二也叔敖性與小人合四司事務取決於胥魁毛漸吏緣爲姦莫敢誰何凡出麻交網之屬非厚賂不行罪三也夏稅物帛非皆給大禮之用也叔敖今春申明行下諸路令七月終悉至行在計江西道里兩月程方至若此者是五月當納足耳州縣望風急於星火民間買絹一匹至錢八千多至十千此在朝廷無毛髮之益而於百姓有邱山之害罪四也榷貨務利源所在頃者監官張純納賂狼藉叔敖公然容庇又縱其姪擇佳物而市之純既敗露朝廷委辟士夫有才者使爲監官叔敖不之恤也豈士大夫中悉無幹才以充是選哉罪五也廷尉者朝廷之獄天下之平也頃叔敖姻黨張覿以贓汙不法送寺根治俄干政府出之三尺安在哉罪六也伏望早賜黜責以警失職之吏後二日降叔敖爲徽猷閣待制奉祠　右宣義郎直祕閣張元亨乞知鬱林州　元亨初見建炎三年二月　制曰爾僭僞之族久冒寵榮乃敢請於朝爲郡嶺外吾忍以遠方赤子餌汝哉中祕清塗非爾所居其歸銓曹尚畀爾祿往圖自效毋重悔尤可落職送吏部　元亨免喪近三年至此方乞差遣當是因與朱勝非有連故敢陳乞也　詔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中

軍統制楊沂中將逐軍近日強刺人數。並給據令自便。自今違犯。統制已下重行停降。使臣行軍法。立賞錢三百千許人告。先是行在諸軍。多強刺平人爲兵。人有斬手指以自免者。左諫議大夫唐煇言。輦轂之下。人心必搖。乃命軍效權住招收。仍令樞密院給黃榜曉諭。

乙巳。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新江西兵馬鈐轄杜湛改荆湖北路兵馬鈐轄。依舊統制軍馬。鼎州駐劄。聽守臣程昌寓節制。太常奏謚故資政殿學士王存曰莊定。

丙午。執政奏事。上顧謂曰。岳飛已復襄、郢。尼瑪哈聞之必怒。況今正是六月下旬。便可講究防秋。儻敵人尚敢南來。朕當親率諸軍迎敵。使之無遺類。卽中原可復也。若復遠避爲泛海計。何以立國耶。權尚書吏部侍郎劉岑改戶部侍郎。岑乞依舊帶權字許之。左儒林郎建州觀察判官黃彧乞守本官致仕。以所得陛朝恩。贈其父意。一官吏部言。事干風教。望特依所乞從之。右儒林郎新紹興府觀察判官楊眞卿除名。潮州編管。眞、建安人。政和閒。以蜜煎遺梁師成得官。累爲本路漕屬。至是該討論。乃妄稱因進伯祖億言靈州事宜補官。都省以爲不合審量。遂得調言者論之。下大理鞫實而有是命。

是月。江西制置使岳飛復隋州。初。飛令前軍統制張憲引兵攻之。月餘不能下。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兼制置使中軍統制牛皋請行。乃裹三日糧往。衆皆笑之。糧未盡而城拔。生執僞知州王嵩。送襄陽府。磔於市。飛之復襄、郢也。選鋒軍統制董先頗有功。先、皋皆久在京西。故飛以爲將。初。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入辭。上召對於內殿。祉奏今日之事。當先定規模。使沿江上下。表裏之勢相接。祉至官。遂與左承奉郎通

判府事吳若、右迪功郎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克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至是上之。其說以爲欲守東南。則淮甸、荆州皆不可失。朝廷宜亟圖之。不可以遣使待報之故。因循廢日。以墮其計。今士氣未振。難以議戰。但當謹守封疆。如沿江一帶。自襄陽、江陵、武昌、九江而下。淮甸諸郡。如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等處。合屯軍馬。西與四川形勢聯接。使上下有備。表裏如一。庶幾可以抗衡。雖未翦去凶逆。南北之勢成矣。今駐蹕臨安。僻在海隅。諸將重兵。皆屯江左。相去遠矣。以臣觀之。必於沿江一帶措置。而移蹕向前。然後可以繫南北離散之心。慰四海來蘇之望。鼓作士氣。以待天命。其爲說甚備。克、晉陵人。有能詩聲。祉尤信用之。呂祉所上疏。不得其日。案建康知府題名。祉以去年十二月到官。而疏中有屯軍襄陽及遣使待報之語。當是襄陽已復之後。章誼未歸之前。故參酌且附此月末。

是月。熒惑犯南斗。此據趙甡之遺史。

是夏。僞齊劉豫以僞成忠郎許清臣主管殿前司公事。使清臣毀景靈東西宮等。僞豫傳。五年夏。毀折景靈東西宮云云。僞阜昌五年、卽今年也。

金左副元帥宗維、右監軍希尹自雲中之白水泊。右副元帥宗輔自燕山之望國崖。左監軍昌自祁州之麻田大嶺避暑。宗維、希尹尋入見金主。右都監宗弼自鳳翔還燕山府。率宗輔往會之。遷西京樞密院於歸化州。